茶文化

第二届九界文学大赛第一铭作品

台湾新锐作家唐小茶新生代佳作

寻觅之旅·跟随行走的茶让文明传

一茶传说，被重新赋予的茶文化传承之路

海峡出版发行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引子
- 第2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1)
- 第3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2)
- 第4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3)
- 第5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4)
- 第6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5)
- 第7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6)
- 第8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1)
- 第9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2)
- 第10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3)
- 第11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4)
- 第12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5)
- 第13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6)
- 第14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7)
- 第15节：第三章 阴谋(1)
- 第16节：第三章 阴谋(2)
- 第17节：第三章 阴谋(3)
- 第18节：第三章 阴谋(4)
- 第19节：第四章 脱险(1)
- 第20节：第四章 脱险(2)
- 第21节：第四章 脱险(3)
- 第22节：第四章 脱险(4)
- 第23节：第四章 脱险(5)
- 第24节：第五章 蓦回首(1)
- 第25节：第五章 蓦回首(2)
- 第26节：第六章 缘起(1)
- 第27节：第六章 缘起(2)
- 第28节：第六章 缘起(3)
- 第29节：第七章 邂逅(1)
- 第30节：第七章 邂逅(2)

- 第31节： 第七章 邂逅(3)
- 第32节： 第八章 暗涌(1)
- 第33节： 第八章 暗涌(2)
- 第34节： 第八章 暗涌(3)
- 第35节： 第八章 暗涌(4)
- 第36节： 第九章 为君一舞(1)
- 第37节： 第九章 为君一舞(2)
- 第38节： 第九章 为君一舞(3)
- 第39节： 第九章 为君一舞(4)
- 第40节： 第九章 为君一舞(5)
- 第41节： 第十章 帝都乱(1)
- 第42节： 第十章 帝都乱(2)
- 第43节： 第十章 帝都乱(3)
- 第44节： 第十章 帝都乱(4)
- 第45节： 第十章 帝都乱(5)
- 第46节： 第十章 帝都乱(6)
- 第47节： 第十一章 身世秘(1)
- 第48节： 第十一章 身世秘(2)
- 第49节： 第十一章 身世秘(3)
- 第50节： 第十一章 身世秘(4)
- 第51节： 第十一章 身世秘(5)
- 第52节： 第十二章 奴隶(1)
- 第53节： 第十二章 奴隶(2)
- 第54节： 第十二章 奴隶(3)
- 第55节： 第十二章 奴隶(4)
- 第56节： 第十三章 凤轩(1)
- 第57节： 第十三章 凤轩(2)
- 第58节： 第十三章 凤轩(3)
- 第59节： 第十四章 乘凤(1)
- 第60节： 第十四章 乘凤(2)
- 第61节： 第十四章 乘凤(3)
- 第62节： 第十四章 乘凤(4)
- 第63节： 第十四章 乘凤(5)
- 第64节： 第十五章 心机(1)
- 第65节： 第十五章 心机(2)
- 第66节： 第十五章 心机(3)

- 第67节：第十五章 心机(4)
- 第68节：第十五章 心机(5)
- 第69节：第十五章 心机(6)
- 第70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1)
- 第71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2)
- 第72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3)
- 第73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4)
- 第74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5)
- 第75节：第十七章 失羽(1)
- 第76节：第十七章 失羽(2)
- 第77节：第十七章 失羽(3)
- 第78节：第十七章 失羽(4)
- 第79节：第十八章 姐弟(1)
- 第80节：第十八章 姐弟(2)
- 第81节：第十八章 姐弟(3)
- 第82节：第十八章 姐弟(4)
- 第83节：第十八章 姐弟(5)

第1节：引子

引子

辘轳的车轮声碾过襄樊城西的官道，被四匹长毛青骢马驮运的马车上，四只泥金楠木箱挨挨挤挤靠在车内。尽管马车行得甚快，又一路颠簸，然而那箱里却不知装着什么，竟听不出分毫响动，而驮运马车的四匹马儿蹄声噔噔，速度毫不见缓，让人疑心那车上的几个箱子是空的。

时至初秋，百花枯谢，道旁两侧黄叶飘飘，偶尔掀起一阵秋风，将萧萧枯叶吹落到公主发间，策马奔在前方的白衣男子眼神一时荒茫。坐在车前驱马的车夫看着马上的白衣男子控缰的手陡然缓下，不由叫了声："公子？"

这轻轻一声，已将他的神智从恍惚的思绪中收回，白衣男子蓦然回首，望着他笑了笑。那眉目间的笑容清朗澄澈，又带着丝丝暖意，仿佛能融化冬日里的冰雪，然而，他看着自己时，笑的那个眼神--不知是不是错觉，竟让那赶车的马夫觉得，仿佛他的目光是穿透了自己，望着自己身后的方向……

这襄樊西郊的道路迂回曲折，他的身后，那林木掩映后、隐隐可见的极远处，却是菊花谷。那里庭庭院落都栽种着菊花，在这百花衰枯的季节里，却唯独这菊花开得清艳。

有花中之冠，名曰"帝女"。开在百花初谢的季节，婷婷独立，芳馨怡人。

传说，菊花谷真的就曾住过一位帝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民间有一说法，她乃慕士塔格雪峰之后、凤神的后裔；也有人说，她是当年玉螭国的景光皇帝与妖邪所生，因此被禁锢在菊花谷，乃因菊花最是清雅，可涤荡妖氛。

种种假说，空无凭证。但史书上唯一的记载是：这位未曾授封的公主，在八年前那场压覆帝都的战火中，亲手奉上景光帝的头颅，投

降了她国家的敌人--大凰国泰和帝凤轩。这位自幼因缺乏关怀而性子凉薄的公主，杀了自己的生父后，也遭到报应，不出三年，便跟凤轩的所有妃嫔一起，葬身在失火的皇宫里。弑父之女，该获此报，即便公主，也不应幸免……

高高在上的帝王家的丑闻，是百姓人家茶余家饭后的最佳谈资。

因此关于这位自幼便活在传奇中的帝女的传闻，一直在民间沸传不止。

如今，他们要见的人，便是当朝权倾天下的摄政侯秦翦。而他的深宅府邸中，居住着那位在玉螭国唯一能与他权势相抗的、当朝最后一位公主，亦是玉螭国现今皇上唯一的嫡亲姐姐--玉甄公主。

当奔行的马车转入最后一个岔道之时，身后的车夫清楚看到少爷口齿微翕，清冽的眸中犹凝了一层水雾。

第2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1)

第一章 玉甄公主

三百年前，嘉平王朝的姬天子被七位诸侯王废黜之后，天下便再无宁日。

那是数千年来最乱的时代，七国之间争霸称雄，争战不休。战乱延续了两百多年后，小国相继被吞并，或分割，最后中原只剩下东南的玉螭国，西南的墨虬国，东北的大凰国，与西北的银夔国，四分天下，君主相继称帝。

七年前，大凰国泰和帝凤轩不顾朝臣劝阻，向玉螭国发兵侵攻，因玉螭国边城守将早有叛国之心，毫无抵御，数月之间，玉螭国便连失北方三十二城，敌方军马直逼入帝都襄樊。

当年玉螭国恰值内忧外患之际，帝都很快便失守。嘉泰朝祈和廿年秋，帝都襄樊攻陷之日，景光帝散落民间的那位无名公主，取帝之头颅，向凤轩称降。而玉螭国太子玉璆与二皇子玉璋死于宫变之中，四皇子玉瑾流落民间，不知所踪。大皇子玉璜向大凰国割地千里，按岁纳贡。翌年初，在健康定都，改年号"太平"。

三年之后，凤轩薨于寝宫，玉螭国已被授封为定国将军的秦骞，这时派谋士公孙睿游说银夔国君主，联兵征伐大凰国。

而在彼时，因凤轩连年向诸国挑起战乱，大凰国百姓早已苦不堪言，恰正旱季，国中缺粮断水，几乎全无抵御之力，又因宫闱之乱，半年内，帝都燕京被破，建国三百年的大凰国终于宣告亡国。

与大凰国开战的一年中，秦翦与其弟秦翥趁机控制了玉螭国的兵权。大凰国灭国之后不过一月，秦翦便取出先帝当年临终所立的遗诏，迫玉璜让位，并以"乱臣贼子"之罪将相国李牧，及当年那场宫变之中、朝中大半官员关押入狱，宣布立先帝散落民间的四皇子玉瑾为帝，即是当今玉螭国这位年仅十一岁的皇上。

因小皇帝年幼，故玉螭国的朝政由摄政侯秦翦把持。两年前夺回帝都襄樊后，秦翦即迎娶先帝散落在民间的公主--那位据说从天山学艺归来，有着国中箭神之称，被喻为火神祝融弟子的玉甄公主，利用其神鬼莫测的箭术，广纳门人，以震慑因瓜分了大凰国大片土地，而声势渐威、野心日日膨胀、不断滋扰玉螭国边境的银夔国。

这位玉甄公主乃是玩弄权术的善手，广纳的门人中不乏成为她心腹者。而她离间群臣，助秦翦将朝中异己一一铲除的同时，更大大地笼结了自己的势力，免除摄政侯因皇帝年幼、而图谋夺势的危机。

两年来，玉甄公主与摄政侯几乎把持了整个朝政，相互利用、排除异己，然而又隐隐成竞抗之势，为年少的皇帝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之局。

玉螭国嘉泰朝永和年间，一辆装载了四只泥金楠木大箱的马车驶入帝都，马上的白衣公子递过通关文牒，看守帝都的士兵阅毕，遂放行。

自从踏入襄樊，公子的脸色就变得很奇怪，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目光分明在看着他，然而眼神却似乎总穿透了他身体，不知看向何处。

真奇怪。马夫搔了搔自己的后脑勺，忽然想起：公子当年在银夔国时，曾陪太子来此处做了三年的人质，那么，他是想起了什么陈年旧事吗?

第3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2)

如今皇上病危，墨虬国由太子执政，近三月来，墨虬国边境屡被银夔国侵扰，太子思虑良久后，终于决定派了原本在西南边境驻防戎守的公子赶来玉螭国的帝都襄樊，望能以这箱中之物，令摄政侯秦翦相信墨虬国的诚意，说服摄政侯施兵援助--倘墨虬国为银夔国吞并，那么，玉螭国也必会朝不保夕。无论为了削弱日渐狂妄的银夔国的气焰，还是维持如今三国鼎立的平衡，在局势上，摄政侯派兵援助，对维护玉螭国都是大大有益，更能促进二国邦交。

思绪纷飞间，却听公子的马蹄声陡然缓下，于是他也停下马车，抬眸只见朱漆门上那"定国侯府"四个金漆大字。

马车刚刚止步，公子即已翻身降马，步至门前，奉身递过拜帖，那守在门口的家丁看过，便转身入内通禀。

须臾间，便见一个低眉顺目的男人哈腰而出，见到公子，相互礼毕，便奉入内堂。那车夫却留在门口守着马车。

因连月来奔波未歇，待那管家上好新茶，他更觉口唇干哑，接过茶盏便一口饮尽。

入座不过片刻，已见卷帘微启，却是定国侯秦翦踱步走出，他匆忙搁下手中茶盏，狼狈起身，施礼道："墨虬国柳怀，见过定国侯爷。"

天下皆知，墨虬国当今皇上久缠于病榻，国政由太子萧朔代执，历今七载矣，柳怀乃最得太子信用的重臣，秦翦却只淡淡扫了他一眼，似乎根本未将他看入眼，口中悠然问："是姬将军引荐你的？"

他说的是姬彦，如今戎守玉螭国与墨虬国边境的大将军姬彦，亦是当朝玉甄公主的心腹重臣。

柳怀来此前便早已获悉此事，更闻听摄政侯与玉甄公主夫妻之间的不睦传闻，当下只得谨言答道："确是姬将军定要为子忻引荐的。"

秦翦不知有否听清他的话，目光恍惚是在望住他，也恍惚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随口问："唯你一人？"

柳怀又是躬身一礼，肃然道："今敝国战事危急，就只子忻一人便衣前来，若有礼仪未周之处，望请定国侯爷见谅。"见秦翦不语，忙又道："为表敝国诚意，太子命子忻备来薄礼，望请定国侯爷勿嫌弃礼轻。"

秦翦唇角微微上翘，语气飘忽："开来看看。"

秦翦柔和的声音并不好听，听在耳中阴森森，犹觉刺耳。

不过片刻间，那四只泥金楠木箱已抬入内堂，柳怀亲自蹲身开锁，箱盖打开，四只箱内，齐一色都是墨绿色成株的药草，香气馥郁，甚至覆过了堂中燃熏的檀香。

"太子早闻贵国皇上身患喘疾，特命子忻自北方极寒处掘来此种琼草，每一株都价值千金。子忻虽不敢妄言可愈治太子喘疾，但求能舒解病发之痛，已感欣慰。"

秦翦似乎漫不经心，轻轻拈起一根草枝把玩在手，柳怀看着一枚枚针尖般狭长的草叶自他纤长的指间随意拈碎，药汁从他指缝中溢出，蹙眉抿紧下唇，脸却已涨得通红：没想到自己拼死取得的琼草，竟被定国侯如此糟蹋……

第4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3)

便在这时，一阵轻逸的足声步近堂内，柳怀不由抬目望去，隐约瞥见珠帘后一道娉婷而立的身影，心料这便是玉螭国的长公主玉甄，不由垂下头去，不敢有不敬之举。思虑间，珠帘已被侍女高高挑起，柳怀低垂的目光已可看见那藏于宽广夹缬笼裙之下的脚步。

环佩声动，一阵幽风遥遥掠近，柳怀不知为何心生异样，不由闭了眼目，而那人的声音仿佛隔了千里的光阴传来："是姬将军引荐你的？"

她……

暗藏袖中的指节被柳怀掐得生白，她清润的声音如同一阵冷风袭过，柳怀顿觉四肢体骸都仿佛随她这番话语，一分分冰冷下去。

下唇在微微颤抖，他抿紧了唇，镇定答道："是。"如今摄政侯根本没有要借兵的意思，他不得不硬下脸皮，求这位在玉螭国把持了半边朝政的玉甄公主："这些琼草，是子忻……"

"搁下吧。"玉甄公主不冷不热地打断他的话，忽然婉声道，"抬起头，让妾身看看你。"

一位嫁入侯府两年的公主，断无与男子正颜相见的道理。听她唇中淡淡吐出这句话，语态平静，而柳怀竟也仿佛着了魔一般，听闻此言，便蓦地抬起头，刹那间，直感觉自己呼吸不能，耳鸣嗡嗡--

当年那个身着素服的小女孩，奔走在那片菊花簇拥的幽深庭院中，如身后菊花般娇憨甜美的笑靥、还有那清脆如铃的声音，仿佛隔着那些飞逝的光阴，传入耳畔：子忻哥哥……

"怎么？莫非你认得甄儿？"往昔的回忆纷至沓来，让柳怀一时忘记了思考，这时却听定国侯和声问了一句，话音中却似并无他意，纯粹好奇。

他抽不开目光，只得避开脸，低下头："不，我认错人了。"

一时的惊愕冲击，他竟忘记了礼仪，随口自称"我"。

秦翦仿佛并未在意，看着玉甄公主，脸上表情似笑非笑："甄儿，没想到这世间竟有人能生得同你这般相似呢。"

玉甄淡淡一笑，对秦翦的话恍若未闻，似乎真不认得面前此人一般，曼然步至柳怀身前。柳怀心中一冷，脚步不由便又向后退了去，玉甄的话音听在耳内，似乎漫不经心："既然只是认错了人，见我就不必心虚--人谁无错，不必太上心，这里没有人会怪你。"

她的话说得如同闲话家常，然而语中之意听在柳怀耳中却是另有他意，不由站住了脚步，敛下心神抬起双眸，镇定问："敢问，公主的意思是……？"

"这些琼草搁下，柳将军可以离开了。"玉甄转过身去，曼声吩咐身后的内臣，"将柳怀将军带来的琼草抬入宫里，若真能治得好皇上的身子，我们便也还礼，帮墨虬国度过这一次难关，又何妨？"

她的语气甚是柔媚，然而这话说得却毫不婉转，柳怀听在耳内，只觉心中甚是郁涩，只能默然开口请辞。

第5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4)

"送柳将军去驿馆，他若有何要求，你们都给我满足了。"玉甄不再看他，只淡淡吩咐另一侧的守卫。

柳怀一路默默跟着簇拥的人群往驿馆走去，隐约间听他们正说了些什么，然而却只是茫然点头，不知所谓。

来到玉螭国的帝都襄樊，不觉已过去了七日。窗外的秋雨从来到驿馆便开始下，也已延绵了七日。

那药是他早年翻越天山、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从极北极寒的"雪狱"觅得，西域人唤为"茕仙草"，在中原却另有名字，叫"琼草"。听闻从宫里传来消息，说皇上自服下那药草之后，缠绵多年的哮症真有了起色，近来亦见气色好了许多，晚间也不必玉甄公主抱在塌上靠着方能入寝了。

玉螭国的小皇上生来身子就弱，又有喘疾缠身，帝都天燥，每年只有宫里瑶池中那一塘荷花开得盛时，病情才稍见起色，不等秋风吹起，哮病便又要发作。每岁入秋之后，都要玉甄公主入宫陪着，晚间抱在膝上，方能就寝。

玉甄公主毕竟只是皇上的姐姐，不比皇上的母亲，何况小皇上今年也已年满十一岁，宫中对这一对皇室姊弟的谣言素止不断，流传入民间，就更是夸张。

柳怀对这些毫无兴趣，这些日子他一直只住在驿馆里，并没有出去走动，这些事情却是随他前来的那马夫打探得来，说与他知的。柳怀只是点头，也不知可有往心里去。自打那日出了定国侯府，公子的脸色就又难看了几分。

柳怀公子本是银夔国人，他父亲官拜枢密使，而他年幼时却在银夔国的宫里陪伴太子读书。

十一年前，银夔国太子邱世蘅被景光帝作为质子、携来帝都襄樊，柳怀为照顾太子，便也主动请命，随太子前来玉螭国。怎料那太

子天性娇纵，柳怀素来性直，一次失言触恼了太子，太子便要撵他走。景光帝见柳怀性子温善，便派人将他送往城郊的菊花谷，陪伴那个他在民间不知名的女儿。

据说那个公主乃景光皇帝年轻时被妖邪所惑而生，天生异禀，不人不兽，有四臂、双翼、额生一眼、身后长尾，宽头大脸，声如洪钟，只说一句话，便可震聩人的耳膜，凡人只稍望一眼，夜间便会噩梦不休，因此景光皇帝将她锁在菊花谷--那里本是玉螭国历代帝王的别苑，但因时值乱世，根本无暇入住，故而将那未授封的公主锁在那里。

后来在那菊花谷里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大家只是知道，三年之后，太子邱世蘅在玉螭国的皇宫中病发猝死，民间流传说邱世蘅是被景光帝施毒毒死，布成重病而死之状，送回银夔国。

得知爱子死在玉螭国，银夔国的奉暄帝一气之下便卧榻不起，柳怀福大，得景光帝恩赦回国，银夔国满朝官员皆指柳怀早与玉螭国有勾结，方得命回国，而柳怀只道景光帝并非外间传闻那般凶暴，乃是一仁义之君，太子重病之时他也曾入宫探视过太子，确是身患恶疾，求皇帝为了天下苍生设想，莫要向玉螭国挑起战争，危害万民福泽。

第6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5)

奉暄帝晚年被恶疾缠身，朝政日渐昏败，更有儇妃所生的三皇子背地笼结党羽，图谋造反，大凰国缕缕侵扰边境不止，时值多事之季，又逢在玉螭国做了三年质子的爱子在他乡猝死，在听完柳怀这番话后，一怒之下，当即下了此生最后一道懿旨--命人将柳怀的父亲，枢密使柳仲英一家满门抄斩，柳仲英教子不周、教出此等孽子，命施"车裂"之刑！

一道懿旨，便将三世忠良的柳氏满门打入牢狱。押入牢狱的第三日，便传来皇上驾崩的消息，然而懿旨一出，柳氏一家已注定落得满门被诛的结局。

因柳怀一言之失，祸及满族四百余口，父亲更因自己的过失而要承受"车裂"亟刑，当年之事，给十七岁的柳怀烙下的，是永世也无法解赎的罪疚。

在戴上镣铐押入牢狱的当夜，二夫人扑上来，在柳怀肩头狠狠地咬下--当时她那双眼里燃起的怨恨，似是恨不能啖他的肉、饮他的血！

十七岁的他一声未吭，咬牙默默承受，父亲却冷言喝止了二夫人的暴行。他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父亲肃目望住自己，平静问："子忻，你可知错？"

"孩儿无错。"他的语气毫无波澜，眼神执拗。

"既是无错，就不须愧疚。"父亲抬起戴着沉重镣铐的手，温和抚摸他的头，那是记忆中那个严父此生待他最温和的时候。"做人但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时至今日，父亲当初的话语依然历历在耳。让他后来在一次次身赴险境、在名与利的诱惑中，一直保持心志高洁。

当年柳氏一族那场浩劫之中，柳怀作为柳家唯一一个生还者活了下来。

因太子之死，三皇子方得以即位，他心知柳仲英乃当朝难觅的忠臣良将，然而先皇遗旨难违，柳仲英素来官居清要，从不与朝中官员拉帮结党，凡事秉公办理，不惜开罪了众多同僚，朝中大多官员亦早便对这位枢密使视作眼中钉，得此时机，还不趁机拔除?

太子猝死，先皇还未及另立太子，因此皇上登基，本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若是皇上不顾先帝遗旨，一意孤行，赦免柳氏一门死罪，只怕众臣难服。因此拖延了一年之后，皇上还是依遵先皇遗旨，命知院事谢青书将柳氏一门于城门下斩首示众，柳仲英依先皇遗旨施"车裂"之刑。

然而奉命监斩的谢青书，却是墨虬国太子萧朔派入银夔国的线人，虽与柳仲英立场敌对，却素来深慕柳仲英的胸钦才识，曾发送密函回国，对太子言道：若墨虬国得此人才，必是天待墨虬国之恩泽。

因墨虬国皇上卧病在榻，太子萧朔十四岁便执政，至那年已有三个年头。太子素来爱惜将才，曾希望能拉拢此人，然而未遂，引为生平憾事，却也只得作罢。而今得闻柳氏落得满门尽赤的收场，忙千里飞鸽传书，命谢青书见机行事，至少要为柳仲英延存一线香火。

第7节：第一章 玉甄公主(6)

谢青书深会太子心意，奉命监斩之时，在刑场上做下手脚，找替罪羊偷偷换下柳怀。柳怀逃往墨虬国，太子萧朔以上宾之礼接待，然而柳怀方见太子，便认出他正是当初从玉螭国回国，在墨虬国边境遇见过的少年--

原来当年柳怀回国之际，曾在墨虬国边境遇上一帮劫匪，拦路掳劫一个衣妆华贵的少年。柳怀那日挺剑相助，驱退那帮劫匪，救得那贵族少年。那少年甚是豪爽，为答谢柳怀救命之恩，便请他到一家茶栈入座。二人畅谈天下大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自报了姓名后，少年见他谈吐斯雅，举止从容，甚为钦赞，当下命茶栈的小二供上香烛，焚香宣誓，与柳怀结为八拜之交。他年长柳怀一岁，柳怀当下便认了他作义兄。

然而，原来这一切都是个骗局，当日与他称兄道弟的那个少年，连报出的姓名都是假的，原来他便是墨虬国传闻中，那位五岁便能文善武、十二岁帮父皇处理朝事、十四岁执政，素有国中"神童"之称的太子萧朔！

什么路见不平，什么肝胆相照，什么意气相投……原来自二人初见之始，他便一直都在骗他！纵然他有苦衷，纵然他于己有救命之恩，然而柳怀素来性子直烈，无法容忍他曾视作兄弟的人对他的欺瞒，当即便要请辞，任由萧朔如何婉言相劝，亦不为所动。

萧朔知他性子耿烈固执，再劝亦是无用，当下任由他离去。

柳怀不知去了何处，五年后还是回了墨虬国。太子大喜，依旧隆重礼待。

柳怀外出五年，不知遭逢了什么奇遇，剑术大进，朝野竟已无人能及。太子看他使完一套剑法后，大是钦赞。

太子当年为柳怀整顿的府宅，柳怀一步未曾踏足过，五年后再回，太子本待挽留他在帝都锦官多逗留几日，然而柳怀却主动请命，

前往边境，为太子平定西南蛮夷的滋扰。

太子其实也正有此意，再挽留了几句，见柳怀执意如此，便也不再多劝，当下授命他为镇国大将军，亲送出城门，为他酌酒行觞，满朝文武官员无不羡慕柳怀得太子如此礼遇。而柳怀却只是拜过，并不多言，便领兵出城。

两年来，他为太子三破蛮夷大军，守卫西南方边境，征战沙场，短短两年已立下大小军功二十余件；半年前，太子的三皇叔康仪侯趁太子病重之际，拥兵叛乱，柳怀又连夜不眠不休、从沙场赶回帝都，为太子平定国乱。太子曾笑言道："若没有柳子忻，便没有今日的太子萧朔。"

柳怀赧然一笑，却不置一辞。他本非善于言辞之人，无论被激出怒气，或是心情喜悦之时，脸上都是一红。当下太子半开玩笑半带挖苦，赐了他一个新的封号："玉面将军"。其后，每当同僚或下属这般谈论他时，都令柳怀大是窘迫。

第8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1)

第二章 玉碎瓦全

秋雨绵延了七日，到这日黄昏，才终于停下。

驿馆外青砖铺砌的大道上，依旧有雨声滴答作响，积留在檐顶的雨水顺着青砖瓦点滴而落，音声清澈悦耳。

柳怀素喜清净，不耐烦那车夫小厮跟着自己盘东问西，趁他今日外出打点、迟迟未归，便让驿馆的守卫留了话，让那车夫不必担心，诸事交待已毕，便独自出了城。

秋日天短，走到城门口时，天色便已全黑了下去。

走在襄樊城西郊的官道上，两旁枯叶凋落的枝桠掩映下，阴影在脚底游移不息，让他一时有种恍惚，不知这游移不定的是自己的脚步，还是周旁的一切……

这段路仿佛很长，他低头看着脚下的阴影，不知不觉间，已隐约闻见幽幽的菊花香气，他忙待转身，然而，那缭绕在四围的香气却似乎不肯散去，争先恐后汹涌而至。

他顿足朝前望去，晚间看不清菊花谷深处那座离宫的形貌，只隐约可见在幽深墙苑之内，那些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的柔韧花枝……

隐约间，当年那个女孩的话又响在耳畔：

你别看它生得柔韧，这上面的刺儿若扎起人来，可是很痛的。

她随手轻拈起一枝，素衣滑落，露出她手腕上那一双银镯，银镯上系着的两只铃铛因她手腕的动作，发出泠泠清音，银色镯子映着她指间轻拈的那支浅黄色花枝，在晚风中轻轻摇曳，而她衣袖下露出的、那玉脂般白皙的肌肤，半掩在这些温淡的颜色之后，如同北方初绽的纯雪……

他掌心一热，轻轻握住了她的手腕。触手温腻软滑，十四岁的女孩微微诧异地抬起脸，清澈的眸底照出他微红的脸，女孩抿口而笑，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紧忙侧开脸去，随手取下她执在手中那枝雏

菊，转过脸看着天边火烧一般的红云，不觉间握得紧了。只听女孩一声轻呼，他垂目望去，却见已有殷红的血珠从自己指间蜿蜒滴淌而落。

她慌张捧过他的手，捧在自己掌心里，轻轻在他的伤口处呵着气，看着那些血渍在她如雪的素衣上迅速洇散开，他不觉间轻轻挣开了她的手，俯身拾起那支跌落在花丛间的雏菊，护在袖中，竟不顾掌心又被扎出的血，也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喃喃说了一句："我不怕痛。"

红云衬得那个女孩秀丽的脸隐隐透出异样的潮红，女孩睁大妙目，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却见他又缓缓说了一句："我真的不怕。"

"我不会让你痛的。"女孩双眸清澈得宛似一泓秋水，眼皮眨了眨，随即笑了。笑靥灿若云霞。

转过身时，她似乎是看着一旁齐开的菊花，仿佛有沙尘入眼，于是抬起手背轻轻抹去，轻声重复了一句："我不会让你痛的。"

第9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2)

那一刻，那双清亮的眸中，仿佛除了天边的红云、周旁的花草，还盛放了一些什么别的颜色，可是他却看不真切……看不真切。眼前一切，朦胧得近乎不真实……

目光渐渐蒙眬，仿佛眼中渐被泪水充盈。不知是否是天候渐寒的关系，四肢渐渐冻得僵了，僵到麻木，连冷都感觉不到……周旁的一切，包括潜藏在内心深处、最深的那个秘密，都仿佛在这深凉的秋风中，隔绝去了另一个世界。

忽然感到背后一暖，一阵仿佛熟悉，又仿佛很遥远，遥远到记不起曾在哪里闻过的幽香，从身后转来，然而当他猛地从空茫中抽回神智，回眸望去，手臂却是一颤，刚刚搭在他肩头的风氅滑落在地。轻盈盈的，不带一丝声响。

然而在这般静谧寒冷的秋夜，他的心却蓦地一震，那胸臆间沸转不息的声音几欲冲溃了他的意识，好半晌，他才开了口，然而耳边传来的那个声音，却不是自己的。

他仔细聆听，耳边那个声音清澈柔润，真的不是他自己的："这个地方，你是来不得的。"

他恍若未闻，静静阖起眼，深吸了口气，方沙哑吐字，一字一句："眼枯泪尽，玉碎瓦全。玉甄公主，我早该想到的，你是……湮儿。"

那个名字自他唇间滑落之际，舌间已带了轻微颤抖，仿佛那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已早已离开这个世间，那个名字，根本不属于眼前此人。

玉甄公主似乎并未听出他话中的失落之意，轻幽幽地叹了口气："未想一别这么多年，你竟受了这么重的内伤--"言下之意，似乎甚为关慰，"难道，你那位好心的太子从不曾担心过你身子吗？还是，他舍不得将你留在锦官，怕没人为他效力，所以佯装不知呢？"

玉甄话音方落，柳怀便警惕地向后退开一步，避过她伸向自己的手，冷冷道："你究竟想怎样？你……"

"素闻墨虬国的玉面将军性子清高，不想竟是真的。"玉甄轻嗤一声，已笑口打断他的话，让他再也说不出后面的话，"不过你说错了，现在是"玉全瓦全"。"她幽幽地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倒不像是叹息，像是在挖苦，"至于你适才问妾身想怎么样--记得妾身好像说过的--只要你带来的药医得好皇上，那妾身自会借兵给你。但若不行呢--"她衣袖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枝菊花，拈在指间悠悠转着、转着，眼看着那菊花便在她手中被碾成碎末……

这里没有丛荫掩翳，嫩黄的花浆婉转在她一双净瓷般的玉手中，竟如琼浆玉液，在月色下流光溢彩，如梦似幻，连同她那迷离的目光，都飘摇在柳怀眼前，如同梦境般缥缈不实。

柳怀倒吸一口冷气，只感觉自来到这里之后，自己的脚步似乎都悬浮在地面间，完全踏不到实地。

第10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3)

"倘若你带来的药治不好皇上的病，那它纵使价值千金，对皇上而言也是无用。那么，恕妾身无能为力……"

一颗心瞬时冷了下去。柳怀本也无十成把握那药能医得好纠缠太子多年的顽疾，然而此刻听她如此道来，仿佛连同那最后一分把握也湮灭在她的话声里。

他淡淡侧开脸，转过头去，声音听在自己耳中，略微有些沙哑："既是如此，那柳怀先回驿馆，等候消息。"

言罢，柳怀转身便走。望住他的背影，玉甄公主莞尔一笑，亦未作挽留。

回去的路上，远远便见驿馆方向人影参差，却是一队官兵已将他居住的驿馆重重包围，出入人等皆需严加盘问。

心中泛过隐约的不安，柳怀匿身在驿馆旁一家客馆后的监街巷角，从人群杂乱的声音里，隐约听辨出发生了什么事，心头蓦地便是一凛：

皇上中毒了！据太医院传出的消息，他带来的琼草竟然有毒。因天时尚冷，毒菌尚在眠期中，然而一旦遇上阴湿天气，毒菌便会立刻苏醒，天晴之后，攀附在草茎中生长，便成为足以蚕食人命的剧毒！

眼睁睁看着马夫小黔刚从外面为他买来点心，便被那些官兵戴上锁链，押向皇宫、等玉甄公主亲自盘审。那一刻，他根本无心追究究竟是谁陷害了自己，脑中只是轰然炸响：是自己连累了他的！那一瞬，脑海中浮过那些沉埋在记忆最深处的往事，忆起了十七岁那年，因自己一言之失，祸及柳氏一门……

前方那个背影浸没在夕晖之下，此景依稀相识，如同七年前，他最后一次眼睁睁看着父亲在他眼前离去的身影--眼中腾起的泪光朦胧了那个四十岁的老人挺得笔直的身躯，模糊了他的双眼……

一阵窒恸感涌过心底，他当下掣紧腰间长剑，便待一步冲出之际，忽觉有人在身后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头，他一惊之下，蓦地回身望去--

身后之人一身黑色束身紧衣，斗笠上的面纱在风中微微拂起，露出面纱后女子冷峻的容颜，幽亮的双眼在夜色中宛如两颗黑曜石。

他一惊未定，待要开口，却下意识忍住了欲出口的话语，她的声音已响在他耳边："跟我走。"

话音甫落，她双足轻轻点地，借势窜起，身形已落在五丈外。柳怀只是怔了一刻，便沉气于胸，施展轻功追逐那女子身影，身形瞬即没入昏昧夜色中。

搜查的军队在城中挨家挨户地搜了一整晚，依旧找不出柳怀下落，疑是他趁着混乱之际，遁入了宫中。因担忧他威胁到皇上，秦翥将军当即下令，命人在宫内严加搜查，连皇上的寝宫安阳殿也不可放过！

其实皇上中毒并不深，经太医查诊，现已无甚大碍，但太医院却放出消息，说皇上自中毒起，便一直咳血不止，如今命已危在旦夕，命人定要将柳怀搜出来、交往御史大夫处提审。

第11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4)

当秦翥将军带人赶到玉甄公主寝宫玉璃宫外时，已有一行宫女迎了出来，齐齐跪了一地："将军留步，殿下尚在沐浴。"

秦翥的目光跃过她们、看向她们身后那尚开敞的幽深殿宇，隐约可辨重重屏纱，房内依稀有水声响动。

秦翥又等了一刻，便待挥手令人退下之际，耳廓一颤，竟似乎听到一声极细微的喘息声，那声音听在耳内，沉重粗嘎，不似玉甄公主的喘息，倒似……！

顾不得跪了一地的宫女，他也无欲再与她们为难，身子纵空一跃，落地已在那些宫女身后。众宫女齐齐一惊，惊呼声未起，却见殿内的门已无风自敞，雕暗螭纹的绢绘屏风轰然倾倒，摇曳的烛光中，一道红影骤然撕裂了内殿昏暗，迅速落定为一道婀娜身影。

暗影中的人缓缓回身，此时风烛未静，被红纱罗帷裹覆的身躯在烛光的颤动下有一种迷离之美。秦翥只是怔了一瞬，便当即俯低头，不敢再与殿内之人相视，右膝沉沉叩落地面："属下只为搜捕刺客，无意冒犯殿下。"

里面的声音带着些许讥诮，却又淡定不惊："将军不是想治妾身匿藏刺客之罪吧？"

秦翥深吸一口气，话音依旧镇定："现下既已确定刺客不在宫中，那么属下这便告退了。"语毕，又抬目向殿内望了一眼：原本悬在罗床顶上的帷纱现已空空荡荡，床底亦是空空荡荡，而公主寝居内的物设一眼便可尽收眼底。

眸光忽然一缩，瞥见屏风倒下之处、公主沐浴的木盆内，雾气氤氲如织。这里四处搜查已毕，那个人如不是真的躲在那只木盆里，便也断不会出现在公主的寝宫。而若……而若真的躲藏在那里，那么他今日撞见这一幕，以公主的诡谲毒辣，任他哥哥是定国侯爷，将来也

难保全自己……玉甄公主虽只为当朝长公主，但在朝中的权势，却是母仪天下的一国之后亦难匹及。

凤威不可冒犯，更况玉甄公主还是他的长嫂。

心念电转之间，他已带着随行守卫，退身离去。

待门外足声渐远，才听殿内之人轻喝一声："还在这里给我杵着做什么？"

原本在门口跪了一地的宫女刚刚被秦翥的唐突之举惊到，站起身欲待截阻已是不及，现听玉甄叱责，忙又接二连三在门口跪下，自有两个宫女入内关上内殿的门，随即躬然退出，关上外殿之门，将内间的一切全都阻绝在了咫尺之间的两重门内。

玉甄公主这时才终于轻不可闻地吐出一口气："你可以出来了。"

怎知话音甫落，却未见到水中有所动静，她心中一惊，只怕是他重伤之下溺水窒息，忙凑身到盆沿，方待将他扶起，却听盆中哗然而响，破裂的水面中冒出一个头来，在他身下，满盆的温水早已血红一片。

第12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5)

原来，方才从驿馆附近将他带走的人，却是摄政侯秦翦下辖的一名杀手。她自称是玉甄公主的人，柳怀那时的心思都系在小黔身上，竟一时并未洞悉对方身份。

待将他引至郊荒野地，趁着柳怀松弛戒备之际，那人忽行险招、招招夺命，柳怀毫无防备之下，身上连中两剑，方将她制服。

而在那时，城中四处尽是搜拿他的官兵，他深知自己已是无处可避，如今城门早已关闭，重伤之下，他的脚力却是再无法支撑着攀上五十丈高的城楼了。

百般无奈之下，他唯有赌上玉甄公主念及昔年旧恩，会向自己施出援手。因此才冒险深夜潜入皇宫。何况……他也有事，须向她当面质问清楚！

柳怀顾不得身上仍血流不止的伤口，甫一探出头，五指便微屈成爪，去扣玉甄的颈项，玉甄闪身避过，因怕惊动门口的宫女，身形只是退开了不过半步，堪堪以寸厘之差避过他的指风，怎知眼看柳怀步子虚浮，似气力将竭，却又横空探过另一只手来，玉甄本能地避过，但因担忧他的伤势，身形竟然倏地止住，任他翻指扣住自己颈部动脉，眼看他一口血从口中喷出，身形晃得几晃，便要跌倒，玉甄已抬手将他扶稳。

柳怀怎肯受她恩惠，二人一阵纠扯之中，玉甄背部撞上身后木盆，水声晃荡间，吱嘎声惊入耳内，殿外的门却又被推开了。

玉甄情急之间，忙以掌风带灭烛火，顺势拉着柳怀翻身入床，揭过锦被覆在二人身上。而在这时，内间的门果然已被推开，门前跪立之人，却是皇上的乳母，云姑姑。

柳怀此刻重伤，刚刚与她缠斗间又耗尽最后力气，此刻疲惫之中，并没有留意到身侧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异色。呼吸紧贴她的肌肤，咫尺间荡来阵阵幽香，柳怀不得不避过目光，将脸转向它处，然而还

是避不过她的身体……蓦然间，他黯淡的双眼骤地一亮：她肩头那粒殷红如血的守宫砂，在她裹衣的薄薄幔纱下若隐若现。柳怀只觉自己一颗心都要震出来了，慌急之下，不得不避开了眼，不敢再望。

"殿下，皇上他……"门外云姑姑话音未落，已听玉甄轻轻打了个呵欠，声音懒惫含糊，"我们堂堂玉螭国的太医院不是养一群废物的。告诉他们，若皇上有何三长两短，便叫他们自捧人头来见我。"

云姑姑在宫中资历颇深，又是皇上的贴身乳母，因皇上常在夜间发病，是以玉甄恩准她出入宫门不必通禀。

言罢，云姑姑只得欠身告退。

玉甄公主本来泰定自若，然听到她细碎脚步，心不由却是一跳，而在这时，柳怀却冷冷推开了她压住自己的手臂，挣扎着撑起身子，咬了牙道："公主，告诉我……告诉我……"一语未尽，却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

第13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6)

自云姑姑告退之后，玉甄公主似乎就一改先前的镇定，一直心思恍惚。此刻她乍见自己裹身的罗幔上，那一朵盛开的血花，忙俯身摸出压在枕下的白玉长颈瓷瓶，倒出其中药丸喂他咽下了，又点了他身上几处大穴，为他止定血，方扶他坐下。

这次柳怀亦不再反抗，深吸了口气，放和了声音，问："公主，为何外臣带来的琼草会有毒？是不是你……"

"未想柳将军竟会怀疑妾身。"玉甄面色似乎有些不悦，披起寝衣，淡淡背过身去，面色冷淡，话音也是冷冷的，"既然柳将军觉得妾身要害你，又来妾身这里？"侧脸看他，唇边掠过一丝讥诮，"将军不怕被妾身出卖？"

柳怀红了脸，低头沉默了片刻，终于讷讷答道："至少，我相信湮儿不会要我的命。何况……这种情形下，如若我不来找你，就唯有死路一条。"

"是这样啊。"玉甄慵懒一笑，终于回身望定他，幽幽叹了声气，"你清瘦了。"

你清瘦了。如此简单的一句问候，却听得他胸腔一热，只觉又有血气在喉中沸涌不息。他将喉中的口水和着鲜血一并咽下了，方哑声吐字，声音带着轻微颤栗："这八年来，你……你……"

"先别说这些。"自打重见之后，玉甄公主的声音从未这般温和过，这时见她靥边轻轻绽开一个笑容，极是清艳，一如八年前。

他微微抿了唇，低下头不敢相视，声音终于平定下，却仍是有些语塞："你……当年……在大凰国的皇宫……如何……获救的？"

"这些以后再说吧。"玉甄公主的声音像是在叹息，听在耳中却又甚觉冷淡。这房内本燃着暖炉，秋夜的风却仍是由门缝中丝丝透入，令柳怀只觉周身冰冷。他转过头，避开她的双眼，轻声唤了一句："湮儿……"

"嗯？"她的回答平稳淡定，如同当年夕阳下、蜷膝坐在菊花谷中的那个素衣女孩，在他唤出自己名字之时，也是这般轻声吐出这个字。

她是故意这般回答，引起自己伤感吗？心中莫名纠缠起阵阵酸楚，他竟生出这个念头。却只不动声色问："湮儿……无论外间如何说你，你一直都是湮儿……我只问你，你莫要骗我，你……"

"我不会害皇上的。"她静静地望着他，温声吐字，"瑾儿是我在这世上最后的亲人了，我怎忍心施毒害他呢？难道，连你也信外间传言--信我当年，真的杀了父皇，去换取那独守宫闱三年的孤寂？"

柳怀咬了唇，淡淡点头，然而眉目间仍有几分犹疑，却听她又叹息道："其实外人看我风光，可我今日这一切得来也并不容易。瑾儿还小，当年更小，秦翦他身为摄政侯，独揽大权，这几年皇室血脉渐微，若不是有我撑着，我怕他早便废了瑾儿，取而代之了。"话到此处，玉甄唇边含起一抹似是而非的浅笑，"我是父皇最后一个公主，而瑾儿却是我玉氏最后延存的血脉--为了父皇，为了我玉氏皇族，也为了玉螭国的臣民，我不学会点手段，如何能换得玉螭国的百姓这两年的太平安宁？为了稳住皇上的江山，我不得不嫁给秦翦。秦翦他是个阉人，性冷多疑，这么多年如不是我揽下朝中一半大权，与他抗衡着，以他凶戾的性子，我玉螭国满朝文武、至黎民百姓，只怕不会有一日安乐日子过呢。"

第14节：第二章 玉碎瓦全(7)

"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柳怀温声说了一句，然而却似乎不愿再听她下面的话。玉甄似乎看透他的心意，便也不再多言，望了一眼窗外灰朦朦的天色，温声劝道："天将亮了，你先好好歇会儿，我支开外面那帮宫人，找件内侍衣服替你换下了，为你易个容，然后送你出宫。"

怎知柳怀剑眉又是一蹙，迟疑了一刻，方摇头道："不要，若是出个什么意外，那会连累你。"

玉甄望着他的目光闪过一丝暧昧，轻抿了唇，幽声吐字："你不顾着自己的命，倒先顾念起别国的公主来了？"

柳怀蓦地一惊，下意识避开她的目光，肃容答道："湮儿……你还是顾着自己身份。这么多年，旁人……"

"你很在意他们如何说？"她忽然笑了。

柳怀忙摇头，摇到一半，却又点头："我……我只……"

"只在意我？"透过窗外渐起的天光，她看着他微红的脸，淡然一笑。看柳怀肃穆闭了眼，于是有些泄气地叹了口气，说起正事："不然你先在我这里歇着，待你伤养好了，自己应该能出得了皇宫吧？"

柳怀一惊之下，连忙起身："公主，这不可！"

"那就别再争了。我即刻送你走。你趁这点空，先歇会儿，我这便出去为你安排。"她淡淡丢下这句话，便转身而出，轻轻带上了门。

柳怀回眸看了一眼那张红檀木镂花床榻上凌乱的锦被，心中不住闪过方才的一幕，心绪凌乱，而蛰伏在心中那隐约的不安，也愈发强烈起来……

湮儿……玉甄。

眼枯泪尽，玉碎瓦全。他还能将这两个名字重叠在一起吗……？

还有他此趟前来的目的，如今玉螭国的皇上因自己带来的琼草而身中剧毒，自己是万难脱得了关系。想起太子托付的事，如今，纵使

玉甄肯借兵给自己，只怕那些朝臣也不肯吧？若毒不是玉甄下的，那便必是秦翦了，如自己这个时候再求她借兵，只怕她今后在朝中也不好做吧。

思绪杂乱之间，忽听门声响动，他转眸望定门口，却见玉甄正浅笑望住他，手中已多了一套淡蓝色的内监衣裳。

第15节：第三章 阴谋(1)

第三章 阴谋

玉甄公主的鸾轿迎出城门口时，恰好定国侯秦翦亦正策马回城。昨夜秦翥禀报时，刻意漏过了在公主寝宫发生之事，为防万一，秦翦亲自带了人在城外搜索，这时方才回城。

换了内侍衣装的柳怀易了容，默默随在公主鸾轿之侧，对面秦翦驻马之际，垂目望住投落地面斑驳光影中那道颀长的身影，柳怀只觉自己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去了。

与秦翦错身而过之际，柳怀连大气也不敢喘出一口，怎知秦翦一控马缰，马儿顿时长嘶止步，柳怀一惊之际，连忙低了头，不知是不是错觉，只觉那道犀冷如剑的目光直打在自己脸上，压得他透不过气。

而秦翦停住了马，却并不多言，玉甄公主的声音却从轿内传了出来："侯爷昨晚辛苦了，不知可有找到那位柳将军的下落呢？"

秦翦淡然一笑，答非所问："我真奇怪如今皇上病重，为何甄儿你不在宫里守着皇上，这大清晨的，却要急着出城？"

玉甄的声音透着笑意，话却是说得分毫不见客气："皇上的身子如何，妾身比侯爷清楚，也比侯爷更加关心。既然侯爷好像也没找到那人，那么便请侯爷先让个路。"

玉甄公主是公主，却也是他的妻子，她这般跟秦翦说话，柳怀的心都不由一紧，怎知秦翦却不打话，马鞭一扬，一行人便随他入城去了。

柳怀只觉心里惊一阵恐一阵，他方才看自己那道目光，分明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伪装，却故意不戳破，难道是--

难道是，忌惮玉甄公主？

玉甄虽为公主，但毕竟是他的妻子。她入夜从不回侯府居住也就罢了，如今天尚未大亮，她便起驾孤身出城，而秦翦竟也能不闻不

问……

想到皇帝还小，玉甄这些年独自抗着半边朝政，也委实是孤独了些。

刚出官道，玉甄便下令鸾车止步，命人将一早准备好的马匹为柳怀牵来。那马儿通身雪白，毛色光亮，肥臀体健，一看便知是匹良驹。

柳怀脱下那身内侍装，牵了马匹，又回头望了一眼玉甄，犹疑片刻，终于低头说道："湮儿，可不可以放了小黔？他家中还有一位重病的老母亲等着他回家的，他也无其他兄弟姊妹……"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心只懂得为旁人作打算。"玉甄淡淡一笑，见他红了脸，便也不再说笑，颔首道，"放心，等你回了锦官，一定能看到他平安出现在你面前的。"

柳怀心里一喜，唇颤了颤，却终又抿紧，低了头，口中似有什么话，迟疑着不敢吐出。

"你是想问借兵的事吧？"玉甄早已支退了下人，眼下这里四野无人，她也不怕直截了当道，"妾身很想借兵给你，可是没想到秦翦会使出这等阴毒招数。皇宫里有他埋伏的底细，如今太医院验出你带来的琼草有毒，你说，妾身怎能借给你--我若借给你，他们可会服？"

柳怀讷了口："可若是借不到兵马，子忻怎有颜面回去见太子？"玉甄还未及开口，却见他已"腾"的一声跪下，抬头时，目光灼灼如电，玉甄俯下身，欲将他扶起，他已蓦地叩首道："玉甄公主，子忻这条命是太子当年从斩刀下救回的，太子待子忻恩重如山，若是今次汉中失守……玉甄公主……若是我们墨虬国他日为银夔国吞并，那么你们玉螭国……"

"住口。"玉甄公主一反先前的温和，冷言叱了一句，柳怀自知失礼，于是抿口不言，顿了一顿，却又抬起头道："外臣知道绝非别无他法的，您要什么条件，您尽管开口，子忻一定为您做到！"

第16节：第三章 阴谋(2)

"子忻哥哥，你先起来。"玉甄轻轻扶他起身，口气也缓了下来，"瞧你，在沙场杀敌就是英雄，这会儿倒给我跪下了，成何体统？"

"您是公主，外臣该给你跪的。"看着柳怀有些不悦地侧开了脸，玉甄眸中波光闪动，凝目看着他，婉声道："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一个他国公主？"

柳怀锁眉敛息，涩声开口："今日确是。"温凉的泪珠滴落在他手背，柳怀顿感喉头沙哑苦涩，低头又道："都过去了……当年，当年是我对你不住。"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等你。"泪珠滑落，眼泪顿然便如决堤一般，顺着她脸庞淌落，柳怀喉结微动，不觉侧开了脸，却觉胸口一热，玉甄整个身子已软软地依入自己怀里，他伸手欲推开她，然而双臂却似酥软了一般，在这短暂的温存中，竟是再也无法动弹分毫。

"我一直都在等你，可是却一直、一直等不到你。"她双臂忽然用力，将他抱得更紧，柳怀无法推开她，只得仰起头看着在林木间飞走的鸟儿，好半晌才冷冷道："玉甄公主，你不必这样。我只不过是墨虬国区区一个将军，我没有太大能耐。"看着玉甄有些诧异地抬起脸，泪光涟涟地看着自己，柳怀唇边不觉牵过一个僵硬的讥诮，然而语至唇边，却声声苦涩："传闻或许传错了一些事，但是--"他猛一使力，终于推开她的身子，咬紧了唇，温和的脸上有冷毅的光，"但是玉甄公主，您果然不愧是玉甄公主啊。"

玉甄一惊，似乎不能会解他的意思，却见他微微一笑，蓦地扯裂了自己的长衫，一张轻薄的纸笺随之而落，从他掌心里摊开，柳怀缓缓合掌，看似随意一握，便将那张纸笺碾碎为齑粉，随风飞扬的纸末粘在她的脸上，玉甄轻抿了唇："原来你早便发现，我在你衣服里做了手脚？"

柳怀笑容清冷，"外臣原本一直未曾怀疑你--未敢怀疑你，不过方才你衣衫贴上我胸口，才让我察觉这里头有异物……玉甄公主，子忻自问没你那么深的城府，可我好歹也是在军中出生入死、闯荡到今日，外臣不怀疑你，是因为外臣念惜我们过往恩情，可是没想到……你竟要这般算计我！"

言已至此，玉甄泪痕未干的脸上也牵出一个冷笑，看着他的表情亦是似笑非笑："我便是算计你，又如何？--我只不过是想法子留你下来。"她轻轻侧开脸，叹了口气，话音尽显倦态："姬彦将军你想必已然见过了？原本守城的是他兄长姬枫。上月发病，说去就去了，我情非得以，将姬彦从帝都调过去，如今帝都我又失了一员心腹大将，很快这个帝都、这个玉螭国，就非我所能控制了。有我在，要我玉螭国同你们墨虬国订立邦交并不困难，可若是秦翦大权在握--"她的目光重新转回柳怀身上，黑玉般夺目的眼中却有一抹难言的哀凉："你知道秦翦的身份吗？"

第17节：第三章 阴谋(3)

话到此处，柳怀不觉得攥紧了自己藏于袖间的手，讷讷半晌，方点头："他们兄弟本是墨虬国的人。十五年前康仪侯欲图叛乱之际，皇上念惜昔日兄弟情谊，给他改过之机，放他一条生路，只将抓住证据的秦冒大夫定了罪。秦大夫事先获知消息，举家潜逃，怎知康仪侯为怕他走漏消息，因此连夜阻杀，一路杀尽了秦家的家仆女眷。秦大夫为了保护两个儿子，在身受二十余处剑伤之下，仍护着一对孩儿逃出墨虬国边境……传说秦大夫身亡之际，方有人发觉，他的心脉早已被斩断……而他的两个孩子，后来--"

"便是如今的定国侯爷秦翦，和大将军秦翥。"玉甄颔首接道，"秦翦生性凉薄，大抵也是因为此。自此，秦翦便恨你墨虬国恨入了骨，若不是你们事先知道玉螭国一半由我掌权，太子也不会派你来此吧？"

柳怀看着她一脸慵然笑容，微微侧开脸，茫然答道："是。"

"所以你今次来定国侯府，特意挑了黄昏，挑了我回府的时辰？"玉甄又笑，笑靥如花，却让柳怀心中一痛，不禁侧开脸去："是。"

一切都被她看破了。玉甄公主毕竟是女儿身，又身为人妇，他自然不便宣称觐见公主，也不能进宫，可他怎能说出是自己刻意为了求见玉甄公主，而挑取了那个时辰？所以，他只说是求见定国侯爷。却不料，向来宣称国事繁忙的定国侯爷，在他前脚方一入坐，后脚立马就到？如同算准了时辰一般。百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将计就计，不动声色奉上带来的礼物，怎知秦翦会在他面前如此糟蹋？

玉甄看他锁眉不语，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怎么？你们都能想得到的事，却怕被我想着了？"

柳怀脸上那个笑容让人看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是。是子忻太愚昧，低估了玉甄公主的智慧。"

听着他话间隐隐的讥诮之意，玉甄不动声色地转过了身，声音幽柔，仿佛带着叹息："子忻哥哥，你难道只记得太子对你的恩，就忘了我对你的情吗？你不是曾经说过，让我等着你吗？我一直记得你那时的话，纵然到了今日，人事变迁，我对你的心，也依旧未曾变过。我知道，你也是一样的，是吗……"

"公主，请自重。"有种心力交瘁的疲惫压得他几乎无法喘息，"当年的事，不必再提。我永远也不想听。玉甄公主，若是您真为您的国家设想，便请借兵与我，敝国上至君臣，下至黎民百姓，都会对您这份恩德永念在心。条件您请任提，其他的话，免谈。"

瞅住他有些烦倦的脸色，玉甄似笑非笑地绕到他身前，斜眼睇住他，一双秋波婉转出柔情万缕："若我的条件就是--要将你留下呢？"

"公主！"此语一出，柳怀的脸立时红了，那不是羞赧之色，而是被怒气激出的红晕，尽管面色通红，他的目光却如寒夜里的幽光，冷竣逼人："请您尊重一下外臣！也尊重一下您自己！"

第18节：第三章 阴谋(4)

他这一发怒，仿佛果然有了作用，玉甄叹了声气，终于收敛住语气中的轻佻，慵然道："既然你不念及我们的旧情，那我们就谈国事。妾身说过，这个朝政虽一半由妾身掌权，但是援请救兵这种事，却非妾身所能做主。若是你们太子付不出合理的代价，就算妾身今日在此答允了你，满朝权臣只怕也不肯服我。"

"你究竟想怎样？不怕开门见山说出来。"柳怀冷冷看着她。

"此事容易。"玉甄眉间一挑，"请恕妾身直言不讳。妾身自是知道贵国公子此次借兵之事刻不容缓。西南一方连数年深受涝灾之苦，灾后又逢蝗虫横行，近乎颗粒无收。此月间嘉陵江一带恰又疫病肆虐，即便贵国太子广施恩泽，也知病去如抽丝，断无一月之间便可至如初之理。银夔国素来以攻为守，不时侵扰贵邦边境，而国主亦有大志，长年图谋西进，这点咱们已然心照不宣。今墨虬国遇百年之灾，一有不慎，怕是会粮荒吧？贵国公子素行仁义，以德治天下，你我对话之时，他只怕早已开仓济民。公子心中，必忧银夔来犯吧？银夔强而墨虬弱，今又时运不济，若汉中告破，敌军先屠城，而辎重缓行，轻骑数千过巴山栈道，届时只怕不出一月，帝都锦官便会被围。"

看着他抿紧下唇，未出一言，玉甄不由有些得意，声音竟有些放缓，一字一句："你不必忧虑，妾身不敢冒犯墨虬天威，割城让地之事，是万万不敢想的。玉螭虽是南垂小国，然鄙下姬将军以天下苍生为念，对贵国百姓安危深感不安，早有率大军十万渡江协汉中抗敌之意。只是为了避嫌，故未曾妄动。素闻墨虬国织锦闻名于世，若得贵国公子以每年白银三千两，良锦千匹相赠，妾身自当冒天下之大不韪，令姬将军过江以谢这份厚礼。只不知，那位享有德义美誉的萧朔太子，肯不肯应允呢？"

她声音虽轻，却字字入耳，时已至深秋寒夜，柳怀却也觉得额前已有冷汗渐涌。深吸了口气，他终于一字字道："玉甄公主，您这分明

是……"

"啊，妾身不敢强人所难。"玉甄的声音轻悠悠的，然而那漫不经心的声音听在耳内，却让人觉得阴冷。

柳怀苦笑一声，回身不语。良久，终于长躬作礼道："那么不敢有劳公主，柳怀即便拼出这条命，也会为太子守住汉中。但求公主能记得您曾应承过我的，让我的马夫自去，柳怀在此谢过公主，如此，不敢再叨扰公主。"

语毕，柳怀再不复言，亦不抬头，退至鞍前，转身翻上马背。

望着那一骑白驹载着马背上的白衣男子消失在她视野里，玉甄竟怔在那里，枯黄的落叶在萧萧风声中飞卷着，有几片飘落在她发间，然而她的目光只是一直凝视着他离去的方向，默然无语。

第19节：第四章 脱险(1)

第四章 脱险

策马疾驰中，呼啸过耳的寒风宛如冰冷锐利的剑锋，寒凉刺骨，那些昔年征战于马背的岁月积压的旧伤，那些纠结了多年的伤痛，都从骨髓里争先恐后溢出，再一分分渗透到全身的筋络肌肉，仿佛马蹄每在地面踏过一声钝重声响，那样的剧痛便要在他四肢百骸走过一个周始……

伤重之下，倦意一波一波向他袭来，让他意识逐渐模糊，然而顷即又再度苏醒，他不能昏过去。因为，隐约的，他已听到后方传来的马蹄得得声响，那是--秦翦派出兵队来追拿他了吗？还是--玉甄？

湮儿不会伤害他，永远都不会。可是，玉甄她会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她随时可能改变主意，回来要自己的命，再用言语、或者行动将自己羞辱过一次、折磨过一次，才能消释她心中的怨愤吗？

很久之前，记忆里曾有过那样一个轻袅柔润的声音，曾在那样的绝境处，声声唤入自己的梦里，求着自己，去救她--她那时心里是否曾经怨恨自己，怨恨自己为何还不来？可是她如何知道，那个时候，他自知无力潜入大凰国的皇宫救她，他辞别了萧朔之后，便孤身翻越天山，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身赴雪狱，去火凤凰的家国，求她真正的"族人"，去救这个被火凤凰一族遗弃、被世人孤立的，身份特殊的公主。可是，他历尽重重艰劫才到达雪域，却不幸滚落一处绝谷中，绝谷四壁平滑如镜，却是万难攀援回去了。

便在他陷入绝望之际，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火凤凰，可是她却不愿化为人身与自己一见，只是给了他一把剑--那是火凤凰一族的宝剑，剑鞘上镶置一枚宝玉，玉泽温润，剑体冰莹，触肌生寒。然那剑重达三十余斤，他握着都嫌沉手，剑中更透出丝丝寒气……那剑，岂是人用得的。可是火凤凰只留下这一把剑，随即便没再说一句话，振翅远去，任他喊破了嗓子，亦再不回头。

剑身上刻着两个篆字："冷淬"，应是这把剑的名字。他猜想这剑中必是暗藏了玄机，于是日日捧抚在手，渴时，便吃雪谷中的雪，饿时，便挖掘雪谷中唯一的活物雪蛇充饥，连那蛇胆也一并嚼烂了吞下，似乎唯有那极苦、性极烈的蛇胆，才可融解身心如雪的寒沁。

雪谷中不辨昼夜，四壁如镜的冰面和那冷亮的雪光将谷中时刻都映照得亮如白昼。他不知时日过去了多久，却唯有一个念头支撑着，告诉他--要活下去。

谷中每日都有兀鹰徘徊，偶尔发觉到他的影踪，便向他发起攻击，他手边别无兵器，为了同那凶残暴戾的兀鹰斗争，不得不握起那沉重的剑柄，情急之间唯求躲命，哪里顾得什么剑法、什么剑招，时常与几只兀鹰厮打得头破血流，只知道挥剑狂砍。每与兀鹰一回搏斗，都被爪得满身伤痕……然而便这样不知过去了多少日子，他渐渐开始觉得，那剑握在手里，竟似乎一日日地轻些了，待到后来，那剑在他手中的分量竟与平常兵刃一般无二。

第20节：第四章 脱险(2)

谷里也时常发生雪崩，他困倦之时便枕剑而卧，偶尔从睡梦中被剧烈声响惊醒，却是雪谷崩塌、滚石纷纷从山头陨落，他掣紧宝剑，一面挥砍当头砸下的冰砖，一面躲避那些大块的落石，待到新一轮危机过去，他也早已疲惫不堪。趁着兀鹰再次来袭之前，他也顾不得寒冷，倒卧在雪中，便沉沉睡去。

时日渐长，偶尔入睡之前，他脑际便会不断回想起每日与兀鹰搏斗、躲避雪崩时，那些身法步伐，终于再也忍不住，将那些招式连贯起来，竟自创出一套剑法。

那时他尚未知道，长居雪谷极能助人修身练气，而他每日所食那些雪蛇，尤其是蛇胆，却是增强功力难得的宝物。

谷中不知时日，当他终于可以运起轻功，借助那柄火凤凰留下的宝剑冷淬，攀上百丈高的绝壁，外间却已是沧海桑田。

自大凰国覆灭之后，便再没有人听到过关于那个"传说中的公主"。

他总怀着一丝希冀，希望她能觅得一个良人，不介意她背后那对肉瘤般的翅膀，肯好好照顾她。然而却未曾想过，再见却竟是那样，竟是在那种地方，再见的她已嫁作人妇；再见的她已是独揽半边朝政、有名有权的公主；再见的她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她，她那双小小的翅膀并没有如她梦想中那般长出丰满的羽毛，载着她飞回她从未见过的、那个梦里的故乡。他的"湮儿"早已褪去了那双小小的羽翼，那双"丑陋"的翅膀。如今她姿容夺目，是高高在上的玉螭国的玉甄公主，再不是他曾经守护过的，那个孤寂的小公主--湮儿。

他什么都不想再想，只是一路驱马狂奔，然而过往的一切，那些纠结的心事，却如同潮水一般，一波一波冲袭着他。冷不丁背后一支冷箭挟破空之声朝他射来，他却早已没有力气闪躲，只感到痛到麻木

的背部猛然一僵，他两眼一黑，终于在极度的绝望与疲乏中，失去了意识。

睁开眼时，眼前陡然一亮，他的目光落在墙角处那堆干柴上。两眼直直盯住，目光无神，如同呆住一般。

他不想去回忆方才在他失去意识之前，脑中所闪过的一切，可是他不能不去答谢他的救命恩人。

当神智稍清，他便发觉身下是一张简陋的木床，他此刻保持着趴卧的姿势。

努力撑起身子--这个动作牵动起全身伤处传来一阵阵抽搐般的剧痛，两脚好容易套入靴内、踏上了实地，眼前一黑，脚下却又是一阵虚浮。

待视线渐复清明，却感觉自己的手臂猛然一紧，却是小二正撑住他的胳膊，将他扶稳了，轻声说道："客官，您伤得太重，还是别下床走动为好。"

柳怀轻轻抽出被他扶着的手臂，和声问道："是谁将我送来的？"话出口之际，他方蓦然醒悟一样事：这小二说话是蜀地口音。于是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何处？"

第21节：第四章 脱险(3)

那小二搔了搔头："是个仪表不俗的公子将你抬进来的。他给了银子，便走了。"

"至于这里--"那小二望着他的目光似乎有些诧异，"公子你难道不是在咸阳出事的吗？刚刚那位公子说他是在咸阳将你救起的。"

柳怀锁眉不语，转身便走，小二忙拽住他的衣袖："公子……你伤势太重，还是莫要到处乱走动为好。"

柳怀回身作揖道："伤不得事。这几日牢烦你的照顾了。他日若能再见到那个公子，劳烦你替我向他道声谢。"心里却暗忖：此处虽离他出事之地相隔了千里远，却仍是玉螭国的境地，一日未脱离险境，他都不能歇息。何况，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他。

语毕，柳怀再不理会在身后大呼小叫的小二，迈步推开房门。

外面的光线眩得他两眼生痛。环目四顾，见这青砖砌成一圈的外墙之外，远处便是绵亘蜿蜒的黄土坡子，而这乡间客栈却是坐落在窑窟里，四壁向南，远处那长长甬道外，便是外头了。

柳怀心中不由一惊：这是乡间客栈，可看那小二待自己的态度，甚是殷勤有礼，想必是受了人家不少银子。既是好心的贵公子将他救起，还给了这么多银子，却抬来这处乡间野栈，这似乎有些说不通。而更让他疑惑的是，当日他是身后中箭倒马昏迷的。他背后的箭伤虽重，入肉却只在一寸之下，并未伤及筋骨。习箭之人都应知道，发箭距离越长，箭伤便会越重。想来当时在后面追捕他的人，必定也无十足把握能射中他，是以到近前方才开弓。

如此想的话，是玉甄公主的人的可能性就很低了。因为玉甄公主的门生没有哪个不是国中箭术善手。思及此，柳怀心里不觉略有几分欣慰。

可是后面更大的疑虑却出来了：既然不是玉甄公主的人，那么无疑便是定国侯爷那边的人了。发箭距离这么近，以军中训练有素的将

领而言，只待他堕马之际，便立时就可将他擒住。如那人是在跌马到被擒之间一刻将他救起，再在万军追捕之下、逃来这千里之外的咸阳，这断无可能。何况，那时树林中也不可能藏得有什么人。

那他该是在被擒之后获救的。那么那位贵公子，会是她的人吗？想到这里，他双颊有些发烫，却不敢再乱想，只默默牵了门口的马，便纵身跨上马背，打马离去。

那马儿通体黝黑，又是一匹塞外良驹，竟是比先前那匹马脚程更快。柳怀途中一刻也不敢停留，策马直奔了两日两夜，待到第三日清晨，方停下马。

渡了长江，对面便是宜宾了。再走几日，便可以回到锦官，见到太子了。那日他虽一时意气，口出妄言，可是他心里何尝不清楚，他根本绝无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击退汉中敌兵。

第22节：第四章 脱险(4)

他能拿自己的命去赌，可是汉中的百姓不能，墨虬国更加不能。他定需先见到太子，再商议对策。此次前往玉螭国，请助援兵之事虽然不顺，但玉甄毕竟提出了条件，条件虽不易满足，但也总强过汉中失守。

若是每年向玉螭国纳贡，委屈的不光是皇上和太子，更加是墨虬国的百姓。早知如此，或许他真的不该主动请命前来的，早闻玉螭国的玉甄公主脾气最是阴晴不定，如今见来，果是不假。未曾念惜旧恩也就罢了，竟还开出这般的条件……

渡头果然停靠了一艘小船。柳怀请示过船家，付定银子，随即便将马儿牵上了船。

那船家当即便解开船缰，渡船破开滚滚长江水，在船家的摇橹声中、徐徐前行……

重伤之下更觉疲惫，他倒入舱中，顷刻间便昏昏睡下了。

柳怀经年征战，睡眠本来极浅，可这一觉虽在船只颠簸下，却睡得极沉。待到渡船靠岸，他牵了马儿下船，却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忙转身欲唤那船夫，可那船夫系了缰绳，不待他开口，已一步踏上岸来。

柳怀心怀戒备，掣紧了剑，肌肉寸寸绷紧，冷冷盯着他，眼里满是戒备："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船夫"并不打话，却抖开蓑衣，解下斗笠，露出斗笠下一张白皙俊秀的脸。此人生得一张娃娃脸，下颌很尖，白腻的双颊隐隐透出浅浅红晕，双眸漆亮如星，模样竟生得比女子还要灵秀。

见他一双乌眸将自己打量了一周，柳怀有些不自在地避开眼去，那人却笑了："柳将军不是说要单人匹马去解救汉中之危吗？在下怎敢在此耽搁你的行程？所以便直接将你送到这边来啦。你从这儿赶马，行不过三日，便可以到达汉中了。"

柳怀听得心头一惊，转目四顾，方才发觉：如今身处之处，赫然便是宜昌一带，若是直接从咸阳过来，只怕不消一日便可到达！

"你……！"柳怀心中有火，脸涨得通红，却是连一个字也吐不出--他、他果然是玉甄公主的人！

"怎么？你不感激我，反倒怨起我来了？"那船夫个头并不高，走到柳怀近前，扬起脸看着他，笑生双靥，露出唇角一对深深酒窝，"难道，你当日同玉甄公主说的话，只是一时意气？"

当日一时激愤之言，如今却是再也收不回了。柳怀也是性子清高之人，何况如今再折回锦官，只怕又耽搁了时日，汉中便真的挨不过了。

念及于此，柳怀当下翻身上马，回眸望住那船夫装束的少年，在马上深施一礼："他日见到玉甄公主，还烦请小兄弟为柳怀谢过救命之恩。至于援兵之事，已不敢相烦。"

那少年十分客气地还了个礼，他早已策马奔得远了。

少年却似毫不在意，看着他驾马远去的背影，一脸若有所思。

第23节：第四章 脱险(5)

待奔至城楼下，只听城楼上传来守城将领的声音："来者何人？下马。"

"柳怀。"柳怀勒定马，高声答道。

"快开城门！"那守城大将一喜，忙转身下令。

全身伤口因无暇处理，此时又隐隐灼痛，城门一开，骠骑将军冯珏已率领属下赶来迎接。

柳怀与他互礼毕，他还未及开口，冯珏已一掌拍上柳怀肩膀，刚好拍上他肩头的伤处，柳怀咬紧了牙，不敢作声，只觉得额下冷汗渐涌，却听他道："好你个柳子忻！这去一趟襄樊，倒真把援兵给请来了。"

柳怀一惊之下，也顾不得伤口撕裂般的痛楚，抬头望他："你说什么？"

冯珏纵使性子再粗犷，这时看到柳怀惨白如死的面色，也不由色变："子忻，你怎么了？"

援兵？她果然还是把援兵派来了。柳怀心里一松。

已经连续多少日未曾进食了？连日来奔波恶化的伤势这时终于又再度发作，周身传来的剧痛和疲乏包围住他，他两眼一黑，便失去了意识……

陷入昏迷之际，耳畔传来冯珏和一众将士惊慌的呼喝声，他的唇边却牵起一个浅浅的笑意：汉中终于能保住了。她，她果然还是……派兵来了。

第24节：第五章 蓦回首(1)

第五章 蓦回首

他不知自己昏迷了多少日。睡梦中那些回忆如同魇魔般纠缠着他，他既知是梦、却又无法自拔地沉溺其中……

外面仿佛很乱，低沉的号角声，士兵厮杀搏斗时的呐喊声，兵刃刺入盔甲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交击声，仿佛还有兵刃切割肉体发出的沉闷声响。肢体砍落的瞬间，士兵口中发出的凄苦呻吟，一声一声纠缠着他，硬是要将他从过去那一幕幕温馨，或痛苦的梦境中拉回。

而那些战场的声音，是真实，还是梦境中的记忆，他都已分辨不清。

他努力支撑着身子、想要爬起身，想要拿起剑，出去和他的同僚，外面的将士们一起搏杀敌人，可是他起不了身。只是觉得周身发冷，巨大的黑色漩涡钳制了他的身体，身体如泥沼一般深陷在内，眼皮无法睁开，连手指都无法动弹分毫。

他并不知道，此刻他全身都火一般地滚烫，伤口虽经过处理，但是有些溃烂之处，已经蔓延到了筋骨。

战事将起，镇守此处的司马将军本待将他送返帝都医治，然而冯珏担忧他的伤势在路上会加重恶化，所以让他先在汉中休养。

在潮水般铺天盖地的黑暗中，他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又陷入梦境，梦里似乎有一双清亮的眼睛，迢递在时光的彼岸，在浮华的虚空尽处，静静看着自己，那双眼眸温静如水，澄亮如镜。有双温暖的手将他的手握在掌心，那个柔润的声音在他耳畔轻声说着什么，可是他都听不清，女子身上传来的阵阵清香让他恍惚的神智蓦地一清，嗫嚅着嘴形，好半晌，才能从唇中挣扎出一个喑哑的名字："湮儿……"

他感到握着自己的那双小手蓦地一颤，他生怕这个梦境瞬息又要寻觅不复，终于从床沿撑起身子，怎知那双手这时却蓦地挣脱了自己的手臂。

他匍匐在床前，费力睁开眼来，只看到有一个娇小的白衣身影正站在自己床边，朦胧的视线中他看不清她的面孔，只看到她似乎是迟疑了一下脚步，便折身奔出门外。

湮儿，他费力伸出手臂，想要够向前方那个幻影，然而那个距离却离他越来越远，心陷入绝望之中，黑暗又将眼前的光淹没。

这般浑浑噩噩不知过去了多少日子，一日似梦似醒间，隐约听到士兵相互传递战事告捷的消息，他心里一松，真的想这般就此长睡、再也不要醒了。

而当他再度睁眼之时，房内仍是只有自己一人。转身只望见床头搁着一只药碗，药的味道弥漫在这间房里，让他从梦魇中初醒的这一刻，恍惚的心神稍稍安定。

他手颤颤地捧起药碗，好半晌才将药碗凑到唇边，一口咽下。

不知是否因为多日未曾进食，饥肠辘辘，这药入口的滋味儿竟并不觉得如何苦涩，反觉甘甜香醇，竟如花露蜜汁，沁人心脾。

隐约之间，他眼角的余光仿佛扫见有人影在他窗外闪动，于是轻手推开榻边半掩的长窗，眸光这时却蓦地一亮。

窗外星晖泻地，淡淡的月雾笼罩着一个朦胧的白影，那个白衣少女背对着他站在月光下，双臂高高平展，裙袂被夜风掀起，翩然如羽，整个人犹如一只即将展翅而飞的凤凰。

湮儿！

这个名字乍从心念间闪出，欲脱口而出之际，却见那个少女一身轻柔如水的白衣果然幻作了层层羽毛，巨大的羽翼陡然间自双臂后铺展开，包覆住她纤细的身体，而那双翼上的轻羽正一片片张开，光华炫目，红得似幽焰烈火。便在她双足离地、振翅待飞的一瞬，却听到身后一声男子的轻呼--"湮儿"

听到他的呼唤，她双翅似乎震了一震，终却未作停留，而是更加奋力地扇合翅羽，身形转瞬即没入黑浓的夜色之中。

柳怀感到脑际一阵眩晕，刹那间只觉天旋地转，待他凝定了双眼，只见那幽茫夜色中、满天星光辉映下，只有那一钩冷冷弯月静静高悬在天幕中，如同神祇半睁的眼睛，嘲笑着他的愚蠢。

一定是梦吧？他唇角微牵，合上眼。

一定是梦。他默默阖上长窗，轻轻卧下身，揭过被子，任由困倦的潮水再度将他吞没。

墨虬国康泰朝嘉丰十三年，银夔国大军横渡嘉陵江，入侵墨虬国边防要地汉中。

汉中北倚秦岭，南屏巴山，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楚得汉中而称霸，秦得汉中而夺天下。汉中一旦失守，届时银夔国的兵马越过巴山栈道，便会直逼帝都襄樊。

第25节：第五章 蓦回首(2)

为防奸细混入城内，骠骑将军冯珏与留守汉中的大将司马秣早已封锁城门，而银夔国大军却并不急于宣战，而是驻兵于嘉陵江畔。冯珏心知有诈，故不敢妄动，只将城内守得固若金汤，另派军队严守住秦岭之西的街亭与傍依街亭的柳城两处咽喉，便坐守城中，静待帝都运来的粮草送到。

彼时，墨虬国从帝都运来的三百车粮草运至巴山栈道，便遭到埋伏于山地要口的银夔国士兵突袭，栈桥被炸，运送粮草的士兵无一人生还。

而粮草截断的消息传入汉中的当夜，银夔国大军左右两翼趁夜突袭街亭与柳城，于翌日凌晨越过秦岭，驻兵于秦岭山腰，虎视眈眈的眼睛，睥睨着整座汉中城。

如此一来，汉中便陷入半包围的困境。银夔国的大将军梁子俊深谙用兵之道：如今汉中城内断粮一月余，正值军心惶乱之际，因怕汉中城内被困多日的士兵被逼至绝境，反会恶狼反扑，故不动兵。而巴山路险，栈桥已断，援兵难至，梁子俊以为，只待慢慢耗尽他们的粮草，介时汉中便会不攻自破。岂料便在城中缺水断粮的第三日，玉螭国姬彦将军竟率领二十万大军横渡丹江，将银夔国的军马从后方包围。银夔国所率大军也是二十万，但因连日围守不攻，士兵的士气早已消磨殆尽，而姬彦的大军乘风破浪而来，正值士气高涨之际，更有围困在城中多日的墨虬国士兵十余万，如今他们接到玉螭国援兵赶到的消息，均是军心振奋。若他们里应外合，银夔国根本毫无抵抗之力。梁子俊深知这一层道理，当机立断，命二十万大军尽数撤回柳城，却并不再退。

柳怀策马赶至城下的当夜，姬彦已派出使者来，向冯珏提出玉甄公主所开条件：要求墨虬国今后向玉螭国按岁纳贡白银三千两，良锦

千匹，并说条件是柳怀在玉螭国承诺了玉甄公主，今公主才派他出兵，解救汉中的燃眉之急。

冯珏与柳怀共事多年，冯珏生性粗犷，不似柳怀心思缜密。虽论官衔，他不在柳怀之下，可行兵之事，与柳怀共同策商，已成多年习惯。近些年二人一同戎守边防，如今汉中告急，柳怀素来冷静善于机变，故被派往玉螭国借兵，而他则被太子调来防守汉中。

如今汉中存亡一线，柳怀这个时候却昏迷不醒，但转念一想，如今蜀中旱情已得缓解，想来柳怀应是斟酌过，才答应了他们开下的条件，既是如此，他还有何可说的?

柳怀病卧榻中，不知何时方可醒来，而汉中战事危机，已无暇等他传书问过太子了，念及于此，他当下点了头。

墨虬国康泰朝嘉丰十三年秋，银夔国梁子俊率兵围攻汉中，玉螭国派大将姬彦率二十万军马横渡丹江，解救汉中之危。

梁子俊退兵至柳城，翌日趁夜折道而回，偷袭汉中不得，反被墨虬国与玉螭国大军内外夹击，退兵五十里，两国援兵反守为攻，直将梁子俊逼退回嘉陵江北岸。

由此一役，银夔国损兵折将过半，邱世芃大怒，叱责梁子俊有意延误时间。梁子俊自知此次战败皆因自己领军失误所致，故辞官归田。翌年初，其弟梁子陵被帝以"代兄偿罪"之名召返帝都。

同年夏，玉螭国少帝玉瑾在摄政侯秦翦陪同下，与墨虬国执政太子萧朔会晤。两国缔结盟国之约：墨虬国按岁向玉螭国贡纳白银三千两，良锦千匹。并保证太子萧朔在生之日，两国永不相犯。

而当日卧病在榻的镇国将军柳怀，是怎么也未想过，正是因自己一时疏忽，终究为所爱之人算计，墨虬国的史书上才会留下这一段耻辱的文字。

第26节：第六章 缘起(1)

第六章 缘起

那年入秋，我刚满十三岁。陪太子来到玉螭国，转眼半年将尽。

半年前，我还是银夔国枢密使大人的长公子，锦衣玉食，甚得父母宠溺，每日入宫伴太子读书，习惯了慎言密语。即便旁人看我如何低贱，太子每日如何想出新奇花招拿我取乐，但我一直谨记--我的父亲，银夔国枢密使大人柳仲英，他以我为荣。

长眉俊目，挺鼻薄唇，娘常说，我生得一副隐忍相，将来必是个能吃得苦的孩子。母亲在说出这番话时，那含笑的脸上，眼底水光微泛。

我抬手为她拭去，轻靠在她肩头，环起她双臂，语声故带几分撒娇："难道孩儿坚强些，娘不喜欢？"

"不，喜欢。娘很喜欢。"那个时候，娘会从我怀中伸出两手，为我理好鬓边的散发，眼角却又滚落两行眼泪。

我见娘这样，只是不动声色抿紧了唇，向她温颜一笑。我知道，娘她是想着当年相士为我批命的话语：说我姿色秀若女子，可是这张脸生在男儿身上，却不是福气相。又有人说，我将来必为女子所累。

真傻啊！若是这些相士说的话当真这么灵验，那皇上为何不找他们批批？看我们银夔国，何时才可以免受旱灾，北边的匈奴何时才能停止对我国边境的侵扰？

恭送母亲回房，我转身之际，没有让人看见我眼角的泪光。

大凰国国盛兵强，是当时的霸主，时而侵扰我国和玉螭国边境。那时银夔国与玉螭国互有往来，因为时常要抵御东夷的侵扰。玉螭国当年远没有如今这般强大，为了两国邦交，皇上便将最宠爱的太子邱世蘅远送去玉螭国做人质。原因无他，只因那时我国经年旱灾，而玉螭国地处江南水土肥沃之地，我国需要玉螭国的粮食接济。

从小娇纵奢侈的太子自是不愿去他国做人质，我心中不忍，于是主动请命，随了太子前去。怎料这一去，便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27节：第六章 缘起(2)

太子脾气向来蛮横娇纵，如今远离他国，更是百般不能适应。玉螭国的皇上念及他银夔国太子的身份，虽是派人严加看守，亦对他近乎无理的要求无不一一满足，连皇宫里的几位皇子和公主也没他这般待遇。

玉螭国的皇上并不在意，可是他那几位小皇子毕竟也是和太子年纪相差不大的孩子，太子在玉螭国享受这等待遇，自然是遭人嫉妒的。时日渐久，这些皇室里的孩子不免生出了报复之心，一次在御花园里，以言语挑衅，惹得太子与他们起了争执。太子脾气本就暴烈，率先便与他们动起了手，这正中了那几位皇子下怀，旁人俱看在眼里，都可作证是太子先动的手，若是太子因此而出了什么意外，讲理也说不过人家。

帝王家的孩子，果然个个都心思歹毒。我当时找到机会，便偷偷脱出人群，直向着皇上平日歇息的安阳殿奔去--我知道，那帮孩子年纪尚小，根本不懂邦交大事，下手也不知轻重，若是不找玉螭国的皇上出面的话，那么太子会被他们打死的！

怎知，他们却早料到我必会去向皇上求救，已派了几个贴身小侍卫当先拦截在去往安阳殿必经的角门附近，在路上设下埋伏，将我绊倒在地，便是一顿狠踢猛打。

自打出生以来，虽陪伴太子读书时，也常挨太子的杖责，可是我还从未被人那般往死里打过。

那日那些守卫们围着我昏天暗地不知打了多久，才终于撇下我，一溜烟逃散了。我挣扎着抬起头看了一眼天色，只见夕晖黯淡，天色已晚。

我担忧太子的安危，也顾不得周身伤痛，挣扎着撑起身子便往太子的寝居赶去。

而当我赶到时，守殿那侍卫担忧看着我，却告诉我太子现下没事，不过脾气有点大，让我进去要当心。

我略一点头，并不答话。然而不知是否错觉，在我转身之际，觉得他看着我的目光里，竟略透过几许怜悯。

我不喜欢，于是只能装作不在意。

从一踏上太子殿外的白玉阶，便听砰砰一声清响，只感到小腿腹部猛然一痛，我望眼脚下，却是一只花瓶在我脚下碎裂开来，我重伤之下，身法迟缓，竟未及闪躲，一枚碎瓷片转瞬已没入我小腿腹中。

看太子并未受到重伤，我略觉欣慰。想是皇上已及时赶到，保住了他。我顿觉仿佛自己这一身伤痛都烟消云释，我咬紧下唇在他面前跪下，等着听太子的责骂--或者一顿辱打。

默默听他捂着脸上的淤青处、歇斯底里发作完毕，然后语气蓦然冷静，开口吐出一字，让我全身一震，他说："滚。"

我以为是自己没有听清，或是执意恳求他改变心意，所以依然是那般僵然跪在那里，目光灼灼看着他。

第28节：第六章 缘起(3)

他猛然一个花瓶当头砸下："滚！你这没用的废物！"

废物？我苦笑，侧身避开他当头砸下的花瓶，任凭太子对我如何狠踢猛打，两腿依旧不肯挪动分毫。

他将我赶走，我便只能回国，这当然是一种恩赦，可是若将太子一个人留在这里，皇上如何能放心，我又如何能放心？

我捂着下腹和胸口，只盼等太子一顿辱打过后，能消减他心中怨气，终能允我留在此处陪着他。怎知不过一时，便有几个侍卫将我拖了出去。而在那时，单凭一个被打成重伤的孩子，怎能挣脱得了宫中这些持刀侍卫的钳制？

当我的身体终于落到实处，我的目光看到了迤曳于地的一袭褚色皇袍。目光顺着望上去，但看那袍上以金线纹绣着螭纹图腾。我顾不得仪节，蓦地拽住他衣袂，口中断续吐字："皇上，请！请！"

那时我毕竟唯有十三岁，受了如此重伤，一句话未说尽，喉头一甜，一口血已喷上他那褚红的衣裳，昂然翘首的螭龙被我的血染得凄红夺目，那对黑珍珠装缀的眼睛如同映入了我惊恐莫状的目光，更加煞气凛然。

隐约听到身后的守卫一声怒叱，便拎起我衣领、要将我拖出去，而我依旧死命狠狠抱着皇上的腿，咬牙一声不吭。

终于，身后动作滞住，我在心里暗松了口气，仰脸望住皇上，强自展眉，声音却已气若游丝："皇上，请莫赶外臣回国……"

皇上俯身看我，目露悲悯之色，蓦地抬手拉我起身。他的胳膊强健有力，我手臂一紧，终于挺身站起。

我抬头望他，只见他那双深沉的眸中映着十三岁的孩子坚毅的脸。

他忽然牵动唇角，似是随口说笑："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愣，随即躬身行礼："柳怀。"

这一动作，又牵动肋下伤势，火烧般地痛灼，然而我依旧咬紧牙关，面未改色。

"好！柳怀。"他沉声重复了一句，似乎记在了心里，目光望定我，唇际一缕似笑非笑，"留在我玉螭国，陪朕的皇子读书，将来朕封你做朕的大将军！"

我面色一红，满目惶惧，当下沉声应道："皇上的好意，外臣心领。可是外臣家在银夔国，国在银夔国，生是银夔国人，死是银夔国鬼，断不会背弃外臣的皇上，更不会背弃外臣的家国。"

"家在银夔国，国在银夔国？"皇上缓声重复我的话，忽然莞尔笑了，"说得好，说得好！"

皇上声音温和，令我心中微安，一时竟觉他的声音比我的皇上还要好听。然而此念方生，便被迅速消抹去。

"可是你的太子现在不想见你，而你又不愿回国，那你说--朕该当如何安置你？"在皇上话声中我脸色阵青阵白，听得耳畔传来他哈哈大笑，我忙长身一礼，极力维持语声淡定："外臣如今身在贵国，一切自当听从皇上的安排。"

皇上微微颔首，说出的话令我震愕半晌："那么，朕便派人将你送去菊花谷，今后你便在那里守卫朕的女儿。"

我惊骇莫定，抬头望他，他却只是看住我笑，幽幽目光深不见底。

然而，从他眼里，却看不到我半个身影。

第29节：第七章 邂逅(1)

第七章 邂逅

那日是我第一次见她。也是在那日我才知道：原来这世间上竟有这样一位公主，母亲被外间传为妖孽，自小便离群索居，在这空寂无人的菊花谷，过着幽禁一般的生活。整个玉螭国没有人知道她住这里，知道的唯有皇上和皇上的心腹。当然，此后还多了一人，便是我。

宫里所有的皇子公主，身后都跟着一群宫女内官，而她独居在这偏远无人的菊花谷，身边莫说一个侍卫，便连一个近臣也看不到。

皇上是派了几个心腹侍臣将我秘密遣送至菊花谷的。出行是在夜间，菊花谷立处帝都西郊，路程并不算远。很快他们便将我送入了离宫内，为我安排好住所，交代了一些事，便匆匆离去。

看着他们的身影没入深秋浓黑夜色中，隐隐听见远处铜锁一声清脆的交击声响，在这寂静寒夜中，那细微的声响仿佛也能漾开声声回音。

外面渐渐再无任何声息，只有这初秋的寒风一阵阵从我耳畔擦过，将我从身至心，都裹结了一层寒冰。

他们走了，这座离宫便也被彻底地禁闭了，此后再无人入得来，而里面的人，却也再出不去。

还有多久才能出去？我不知道。也不知皇上将我派来此处，用意为何。然我却深知，如今我的职责，是守护这个遗忘在世人传说之后的、玉螭国的公主。

我整顿好床铺后，便四下溜达了一圈。这里只有公主的乳娘照顾公主平日的起居饮食，而她却是位聋哑之人，我问什么，她不能回答我，而我说的话，她也听不到。

秋风袭面，只觉一阵阵寒意小蛇般游窜在我四肢百骸，我心底第一次对那位还未见过的公主、我将要守候的人，生起一股发自内心的

悲悯。

然而很快我便发觉，她并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也是自那夜之后，我再也不会怜悯她。

夜阑人寂，公主厢苑的灯烛却迟迟仍未亮起。

当我走近那处掩映在菊花后的厢苑，方察觉房中并没有人。如今夜已深了，公主不在自己房中，那她会在哪里?

漫无目的地走了约莫一炷香时间，我已置身在树林丛荫的小道间。此间各色菊花俱是名种，然而我并无心观赏，再走多一刻，小道尽处，却是一间简陋跨院，灰砖青瓦因帝王多年的弃置，早已残败不全，院内杂草丛生，一派萧索凄凉。

我忽感寂寥，紧了紧披在肩头的裘氅，缓步走入那跨院中，一阵秋风忽起，吹落满树黄叶，我脚下的枯叶随地翻卷，足过之处，只闻那枯叶脆裂声响。

第30节：第七章 邂逅(2)

而便在这时，我竟听见仿佛有一阵歌声自那院中传来。我蓦然驻足，凝神细听，那声音清润婉转，然那歌声中隐透悒郁，伴着满院在深秋夜色中飞卷的枯叶，更添苍凉。

"……时妆净洗，敛吾芙蓉……"

我择定了歌声传来的方向，轻轻向前迈出一步，心中已然料定我将要见到的会是何人。

"罗袖动香，宛若飞鸿……"

一步踏入月洞形的石门内，一叶黄叶随风翩卷着滑落我耳际，我抬掌拾过，低看一眼，便深深握在掌心。

"捧此华玉，且盼且羞……"

终于敛息抬眸，只见那满树落叶之下，一袭白衣的女孩迎风翩然起舞，裙袂过处，扫起黄叶飞卷，然而星月黯淡的夜色中，她那一袭白衣却是皎洁如雪，不染纤尘。

我缓缓踏前一步，驻足静望住她，天色虽黯，却仿佛有淡淡的柔和光晕包围着她，皎洁，却不夺目，清寒，却带着稀薄暖意。

"红蕖袅袅，醉乍摇风……"

她的嗓音清甜柔润，尚带三分稚气，然而那望月的目光，却显得那般孤独。只见她唇角含笑，笑容清浅，宛如一朵纯白的菊花。

"池边拂水，涟影重重……"

我看着她蓦然抬起双臂，高高平展，裙袂被风掀起，翩然如羽，而她的身子，竟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那一刻，我虽还未看清她容貌，然而只这一刻，心里某一处尚未苏醒的地方，却仿佛有火燃起，心脏在胸腔怦怦作响。

直至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刻我心中的感觉--那是惊艳。

不知是因为她身子太轻盈，还是那风势太疾烈，看着她双臂高展，皎洁的裙袂在风中翩卷，我直有一种恍惚--仿佛她下一刻，便要

飞出九天。

那一刻，我竟忘记了礼仪，脱口而唤："别走！"

别走，一个声音，在我心底无声呐喊。而我竟未意识到，何时那个声音便破口而出。

听见我这声叫唤，她竟果然放下了手臂，回眸望我。那眼神澈亮如莲池净水。

我敛息半晌不语，目光只是定定望住她。她亦无语，只定定望住我。

忽然，我见她提起衣裙，盈盈向我奔来。她的步伐轻盈灵动，而我却一时茫然怔住，无意识地朝后退去一步，感觉双颊蓦地发烫--在这冷夜寒风之中。

她浑不在意，奔至近前，忽然展颜一笑："哥哥你是谁？怎么会来这里？"

她的声音清甜柔润，亦如她的歌声。我讷讷望住她，竟忘了行礼，半晌之后，竟然脱口问了一句："你不喜欢我来？"

话出口时，方察觉唐突失礼之处，忙住口收声，怎知她立刻一急，一张小脸涨得通红，粉嫩肌肤下如欲沁出水来。

我心头一慌，刚待开口解释，她已蓦地握住我手，竟分毫不顾忌男女之嫌，急声道："哥哥你别走啊，你走了我便又是一个人了。"

第31节：第七章 邂逅(3)

我一愕之间，却见她咬紧了唇，目中凝起水雾，却是倔犟地抬头望着月色，隐忍住声音里的哽咽，断续吐字："已经好多年没人陪我说过话了……早些年，我娘还时常飞来探我，可是五年前，她便再没有来过……这么些年来，这里都只有我同乳娘两个人……"

听着她的话，我不禁心生酸楚，想起适才她的歌声，于是放柔声音问："你方才唱的歌，是你母亲教你的？"

她回头看我，笑生双靥，一双眼睛眯成了两弯月牙儿："哥哥你喜欢听？"

听她叫我"哥哥"，我心中终于一震：我竟一直忘了称她公主！可是，若现下我忽然改了口，或许她这番兴致也要随着那个生疏的词儿一扫而空。

因此，我并没有行礼，目光只望住她，点头道："我喜欢……"

喜欢听你唱。后面三字我忍了没说出口，却觉脸上又滚滚发烫，心中如被火烧，不由暗自庆幸：此刻夜深月淡，这副窘态应不至于被她看出。

怎知她却蓦地挽住了我双手，轻轻一垂眸："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我诧然看她，却见她正垂眸看着我腰间所系的那枚凤纹玉夔，目光似乎大是好奇。

我见她喜欢，心下自然欢喜，当下便要解下那玉夔送与她，但转念便想起，当年祖母临终之际将这玉夔交与我时，曾言及此乃我柳氏家传宝物，传媳不传女，并且只传家中长媳。我几个弟弟都还小，她当时将玉夔传与我时，我虽未谙男女之事，却也深知书中"延续香火"之意。

此时想起，我面颊烧红，刚欲伸出去解下腰侧玉夔的手蓦然又僵住，只感觉一颗心在胸臆间狂跳如雷，偏偏她又离我这样近。我生怕

被她察觉出我的异样，忙浅咳一声，背了身去，随口答："我叫柳怀，表字子忻。"

说是表字，其实也应是乳名，那是我祖父过世之前便为我取好的。而那时我尚在母腹中。这一层缘由，却不足为人所道了。

"子忻？这个名字我喜欢呢。"她的目光终于从我腰间抽回，抬眸看我，笑容隐现小女儿家的娇憨之态，拍手道，"那我以后叫你子忻哥哥，好不好？"

我心里一惊，刚待开口提醒她这样不妥，然而话到唇边，却又住了口。

或许暗自里，我也希望她能这般唤我，能这般，与我"平等"相待吧。

我自幼便陪伴太子读书，所见过的皇子公主自不算少，在他们眼里，在我自己心里，我都不过是个低低在下的臣子，一个在他们眼底--卑微的、可供玩亵的孩子……我平日与他们相处之时，连头都不敢抬高，更罔论，这般以"你"、"我"相称。

可是如今，不知是否因为这里只有这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尽管我知道她身上流着玉螭国皇族的血脉，可是现下此处并没有旁人，她又毫无架子，我不由少了一些平日的拘谨，心中竟然第一次萌生出一种奢望，奢望能和一个皇室的公主平等相待的念头。

她的衣袂乍在风中飒响，这轻微的响音已唤回我飘荡的神思。我抬起眼，看她在我面前翩跹起舞，白裙曳地，衣袂翩飞，舞步纤盈，舞姿如蝶，痴痴如醉。

第32节：第八章 暗涌(1)

第八章 暗涌

那日我才知道，她叫湮儿。湮儿是她的乳名，她让我这般唤她。而我，其实也喜欢这般唤她。

也是那日我才知道，她晚间很晚都不睡。她说她喜欢夜间的静谧，说她闭上眼，便能听到划过耳畔的夜风声，将好多好多故事带给她--还带来了，远方那个她从未见过的母亲要跟她传达的话。

说到这里，她嘴角含笑。我淡笑看着她，这个公主虽孤立于世，但天性开朗温和，并不如我先前想像中那般孤僻阴郁。她的一颦一笑，都如煦风拂面沁入心骨，如春光融暖在我冰冷心田。在那时，那个一路压抑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眼中，她几近完美化身。

然而，即便是再完美的璞玉，亦有其瑕疵和缺陷。她最介意的，或许便是自己的后背吧--她的背后，生着一对很小的翅膀，两胛各长出一只。翅膀如她的肌肤一般光洁无暇，却不生一片羽毛，所以她无法飞出这处将她幽禁之地……

她告诉我，她娘是一只好大的凤鸟，为了她的国家，所以不要她父皇了，却将她留在她父皇的国家陪她父皇，等有一日她长大了，张开翅膀，便可以自己飞回故国、去她娘那里了。

她说这句话时，满脸尽是笑意，娇憨笑容之下看不到一分阴霾之色，然而她那双点漆般的瞳眸深处，那一点隐隐的寂寥和哀楚，却没能逃过我的眼睛。

按照常理，若真是她母亲不要她父亲，又怎会将女儿弃在这里？若真是生性凉薄，不顾念女儿，又怎会在以往每年都不辞万里，飞回来看她？

我想这一层，她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她不愿相信罢了。

上天既然给她生了这一对肉翅，给了她火凤凰一族的标志，偏偏又不给她如同族人一般自由飞翔的权力；上天既已赐予她让人钦羡的

容貌和聪慧，但却又狠心让她被世人背弃。

她看起来似乎每日都很开心，常常一脸认真地跟我说：只要她背后那一对小翅膀长大了，长出丰满的羽毛，便可以飞回她的国家了，还可以飞出这里、去见她从未见过的父皇。

然而看着她满含憧憬的笑容，我心中却隐隐泛起酸涩。--其实她心里应是介意的，她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和常人一般：要么做一只完完全全的凤凰，要么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她从不表露出自己的伤感，所以我也从不说破这些。

自那夜之后，每一个黄昏或夜晚，她看我练完剑法，便将我拉进那座跨院。她说那座跨院是当年她母亲遇见她父皇的地方，总有一日，他们一家还会在那里重聚。

第33节：第八章 暗涌(2)

有时，我会不忍看她那双琉璃般的眼底闪烁的一丝希望--我害怕那唯一支撑她走过这十几年人生的希望，终有一日、当她梦醒时分，真如琉璃般破碎，那时，她又当如何自处?

然而，又是什么支撑她走过这些年的寂寞寒暑、冲刷尽眼底最后一丝阴霾?

是那一抹希望么?

她不喜欢看见我悲悯或怜惜的目光，她平等待我，也希望我平等看她。她希望和自己周围的人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在她的心里没有歧视，也容不得半分怜悯。

我渐渐发觉，她的确是个孤独的孩子，可是她真的并不值得可怜。她很会为自己寻找快乐。上天夺去了她的翅膀，那她就将翅膀寄托在梦想中。上天夺去了她亲人的关怀，那她就好好关心自己爱护自己、为自己寻找快乐。

这样一个女孩，何其柔弱，又何其坚强。

我时与她追逐嬉戏于菊花深处，每当傍晚，她便牵起我的手、拉着我去那处跨院，硬要我讲故事与她听。

其实我知道，她并非真的想听我那些故事，她不过是希望有人陪她说话、而她自己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莞尔，将从书中所读的那些故事说与她听。其实我所知道的故事并不多，有时一个故事我能讲上三四遍，她亦听得津津带味。

时常我也教她一些用兵之道，湮儿十分聪颖好学，到得后来，竟渐渐能够举一反三，旁征博引，如此才思，令我暗自钦赞，有时甚至觉得，若她是男儿之身，必能为玉螭国谋存福祉。

那年入冬，房外雪花如絮，她贪凉受了风寒，我不准她出去，为她在屋内燃起暖炉，砚好墨台，开始一笔一画教她认字。

她认字的速度也相当惊人。常常是我教她写过一遍，再教她念一遍，她便再不会忘记。来这里之时，我将我平日常看的书都带了来，虽然不多，但每夜就寝之前嘱咐她看，第二日检查，她便都能背得下来。我不由生起顽心，让他尊称我"子忻先生"，岂料她却知我有心逗弄她，怎生都不肯改口。

渐渐，我发觉自己已无什么书上的东西可以教她了，她便缠着我学剑。

小女儿家家的，学什么剑？我不由蹙紧眉，板起脸，故意做出一派老沉之态。

她干瞪我许久，第二日便在我菜食中下了泻药，害了我腹泻几日、全身脱力……

我最终还是拗不过她，于是撇下一截枯枝，递到她手里，自己也折取一枝，向她比划招式，待她练熟了，便开始与她拆些简单的招式。

可是渐渐的，她便不愿再跟我学了，眼神也日渐再不复初时那般明亮。其实我知道其中原因--平日我与她拆招之际，难免身形移换间，她背对于我，肩胛那鼓起的两处便暴露在我眼前。

第34节：第八章 暗涌(3)

平日即便她牵着我的手之际，亦从不让我行至她身后，便是因为她肩后那对小小的肉翅。从背后看去，便如同两个肉瘤一般，高高鼓起，甚是难看，而从侧面看，竟似人家身形佝偻的老妪一般。

随着年纪增长，她的身段渐渐丰腴，举止间已隐然有了豆蔻少女的风致，而她对自己背后的缺陷之处，也就看得更加在意。

我心里微酸，却不敢让她看出我的愁思，每日只是含笑对她，幸而她也深会我的苦意，便也不再在我面前流露出半分苦相。

便是从那时起，我暗自立誓：终有一日，我要凭自己的能力，为她的世界开辟出一方光明。

然而，便在我萌生这个心念的半年之后的秋天，玉螭国的皇上忽然急召我入宫。我不知所为何事，但看那侍卫肃重的面色，当下也已闪过一丝不祥预感。

皇上的命令，一刻耽误不得，然而我还是想先去同湮儿招呼一声。怎知她却不在房内，我心中忧急，几个侍卫早已等得不耐，不住催促，我终于铁下心，随他们离开了离宫。

入宫是在黄昏时分，他们并未带我去见玉螭国的皇上，而是直接引我去了太子的寝居。

我到时，见守殿的侍卫在殿阶前跪了一地，见这阵势，我心中更加忧切难安。

推开外殿的门，一室青烟缭绕，时隔三年，如今当我再度踏入这里，只闻满室除了太子平日喜燃的檀香外，且浓郁着药香。我阔步至内殿，欲去揭启垂帘的手却猝然被人钳制，我回眸见是平日看守此处的守卫统领姜铮，便收了手，见他面色凝肃，按住我肩，却不给我入内。我心中一跳，已隐约猜到几分。

我茫然看着缕缕烟雾自紫金铜鼎徐徐吐出，思绪空茫一片，竟忘了我在等什么、甚至忘了我在等待。

须臾后，只听垂帘拂动，帘后步出几名身着枣红官袍的太医，我方醒回神，慌忙让道，那几名太医走到姜铮身前，止步望住他，面露忧色。

我一颗悬在虚空的心，在看到他们这种眼神时，立时沉了下去，如同浮沉在海面的一叶孤舟，没入滚滚深漆色浪潮中。

我垂了头，一声不吭，只是快步绕过他们，奔至内殿，抬手掀起仍在风声中轻晃的垂帘。

帘幕在眼前揭起，将内间里的一切都清晰映入我眼帘。只见高挑的帷帐之内，太子面色恹恹，直勾勾望住帐顶的目光再无往昔的跋扈之色，双目晦黯无神，竟如同--如同一个行将死去之人。

姜铮和其余守卫见我踏入内间，终未拦阻。

我走到太子榻前，向他温颜一笑，仿佛什么也未发生过一般，软声请求："太子，让臣留下吧。"

我尽量带笑，尽管那声音听在我耳中，都颤抖难抑。而太子的目中也再无锋锐之色，他凝住目光看我许久，终于缓缓点头，口唇微动，却再吐不出一个音字。

第35节：第八章 暗涌(4)

太子年长我两岁，其实私心底，无论他如何待我、如何看我，我都将他当作我的兄长。我不曾忘记，七岁那年我刚入宫时，有几位小皇子欺辱我，是他出头为我解围。

便是那第一眼，我便感恩于他。无论他日后曾怎样待我，当日的恩情我都铭记于心，此生不忘。

最后那三日，我一直守在太子榻前照顾他。他跟我说了许多话，若不是我亲耳听他说，或许我此生都无法想象这些话会出自太子口中。

太子说他对不住皇上和皇后。他告诉我，皇上之所以宠溺他，只是因为他有一个曾经与皇上同甘苦共患难的母后，曾陪伴皇上在民间度过十载寒暑，在外戚掌权之时，是她借助家族在朝中的影响力，扶持当年流落民间的皇上重夺皇室政权，一切都是因为他那位贤淑的母后，而不是他……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依旧是含笑听他说下去：

他一直深深明白，自己所有的恩赐福泽都来自他的母后，而他深知自己论资质不及三皇子，论修养不及七皇子，论胸襟不及二皇子，可是因为母后的关系，父皇仍旧不顾满朝文武反对，执意立他为太子。

他起初并不希望将来卷入帝位的争夺中，却拗不过母后的心意，最终选择了妥协、选择了自我放逐，可是皇上毕竟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孩子，他的母后也没有。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那一刻，我都跪守在他榻边，未曾离开半步。他告诉我，他知道玉螭国的皇上是好人，待我来日回国，定要帮他向皇上传达他的心意：莫要父皇因为他，而向玉螭国挑起争伐。

我看着太子泰然若定的眼神，又回眸望向垂帘外那缭绕的檀香，心头灵光蓦现，一闪即逝。

玉螭国的众太医至今仍未察出太子的病因，只说可能是因气候不宜之故。然而，这时我却忽然想起三年前，太子赶我回国之事。那时就让我心觉异样，然却未敢深入细究。在我初见太子之时，绝想不到，当年那般乖巧安静的皇子，而后性格会渐渐乖戾暴躁得如同变了一个人般。

看着此刻太子奄奄一息间泰然的脸色，终于逐渐和很多年前的那个小皇子重合，我将前后种种串连于一起，心中一动，仿佛霎时明白了什么。

那个突起的心念电转而过，却惊得我心里一震，然而毕竟未敢多想，只是含泪劝他好生休息--尽管我心知，他这一睡下，恐怕就再也无法醒来。可是我实不忍见他如此痛苦。

他微微颔首，意识陷入最后的恍惚之际，只握着我的手，喃喃说了一句：

父皇，原谅儿臣。

我的眼前渐渐模糊成一片，他的轮廓朦胧在我的泪光之中。许久过后，视线才终于清晰，我看见太子脸色安详而平静，苍白的脸上挂着往生时的笑容。

玉螭国嘉泰朝祈和十八年秋，身为质子的银夔国皇太子邱世蘅死在玉螭国皇宫中，终年十八岁。很多年之后，再无人记得玉螭国当初那个纨绔娇纵的皇太子，史书中仅仅留下了这样寥寥数笔的记载。而这匆匆数笔的记述，只不过是为了奠定在它背后--即将在银夔国的国史上掀起的另一场巨大波澜。

而皇太子邱世蘅，这个在银夔国的国史中一闪而过的平庸的名字，最终只是作为陪衬它幕后的波澜而存在。

第36节：第九章 为君一舞(1)

第九章 为君一舞

那日，皇上亲送我出宫门，我却抱着太子的骨灰默然立在宫门口，一语不出。

皇上看我许久，终于长叹一声："若是可以，朕希望你能留下。"

我苦笑，对面前这位帝王如此厚爱却是无动于衷。然而，他接下去说的话却令我心中一震--

"朕希望你留下来，陪朕的湮儿。"我蓦地抬首望住他，仿佛为了印证我心中的疑虑一般，我看见他向我点头，蔼然而笑。

我心里微惊，随即立时恍然：谁家的父母不爱惜自己的孩子？即便生在帝王之家，即便真的所爱非人，生下凤鸟的后裔，可是这血缘至亲的羁绊，又岂能斩得断的？可是，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要舍弃自己的女儿？

仿佛是看出我此刻心中疑惑，皇上颔首而笑："你可知道，朕为何要送你去朕的离宫？"

我愕然抬头：他从未说过半句关心女儿的话，甚至这些年来从未出宫去看过她一眼，可是他却依然赐她锦衣玉食，甚至派我去守护她等等，皇上当年为何要派我去守护她的女儿？这是我很早便想问的，然而我当日未问出口，而如今，却是问不出口。

皇上唇角微牵，幽黑眼底暗藏深意："朕让湮儿等你五年。五年之后，朕便告诉你。"

我怔怔望住他，半晌不语，心中却骤然雪亮。他话中之意已十分坦白。他让我五年之后来玉螭国，来向他的公主提亲！

那一刻我心绪澎湃如潮。心底里，我是爱极了湮儿的，可是，如今我们银夔国的太子尸骨未寒，面前这位帝王忽然说起这番话，又是何用意？这三年来，我在离宫的生活虽过得温馨快乐，但心里却总隐隐感觉有些不安。

一个公主，在什么情况下，能名正言顺嫁给一个他国公子？我并非皇室之人，也并非皇上册封的王侯，就算他朝得幸封侯拜将，我亦难开口提出求娶他国公主之事。

念及于此，我只得疏淡一笑，不动声色向这位至少曾给了我三年温馨时光的帝王，提出我最后的请求："皇上，请恩允外臣再见她一面。"

皇上眼中笑容深不见底。他似乎已看出我对湮儿的心意。或许，自他将我遣往离宫的第一日，便早料到我们会有今日吧？

第37节：第九章 为君一舞(2)

看着他脸上凝起的笑容，我顿觉一股寒意渗透骨髓。然而我终是抿唇不语，按捺下心中忧惶，只等他一个颔首，或者拒绝。

我们不止有情，还有家，更有国。若是我的皇上和她的父皇不肯接容我们，若是两国朝臣不肯接容我们，那么身在乱世，任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也没有我和她的容身之处……

我面上不动声色，然而藏于袖下的手掌心微微温热，却是被紧握的指甲掐出了血。终于，我听到面前的帝王沉声回答："也好。朕派人将马车停在城西门外等着你。"

我心里一喜，忙躬身谢恩，却听面前的帝王低不可闻地叹了口气，缓声道："这一别经年，若是还有何想说的，便趁此机会都说了罢。"

我隐约觉得他的话似乎欲言又止，当时却并未详问。

待皇上返驾回宫，我便一骑快马，孤身直奔菊花谷。

也许这一别，便再无重聚之日，这三年来，我一直谨记她的身份，心中也不是不清楚：终有一日，命运会将我们分离。

时光不会为我们驻足，但我不愿我们这短暂的美好时光，被离别的阴霾笼罩。

我未曾想过，皇上会对我说出那番话。言下之意，却是让我将来回玉螭国，向他的女儿提亲。这样的恩赐令我受宠若惊，然思前及后，一切似乎却又在情理之中：

他的公主是凤凰的后裔，他的公主并非寻常皇室公主。他忍心将爱女弃置离宫，他并非寻常父母。他将我一介他国的无名子小卒悄悄遣去离宫守护他的公主，如此行事，也并非寻常帝王所为。所以，他肯将他那个身份特殊的公主许给我，虽不可依常理衡度，却也在情理之内了。

在西郊的林荫官道上，夜风透入我氅中，丝丝入寒，也许只有在这夜深人静之时，心思冷却过后，那些从前不敢去触及的疑虑，才能一一在心底里浮凸出来……

这一路之上，太子离去时的情形、我初见太子的情形，都历历在我脑际闪过……那些可怕的种种猜想，通过某样物事串连在一起，让我心悸莫名，控缰的冰冷掌心渐有冷汗渗出。

而那一切的关键，便是太子寝宫的檀香：

太子寝宫的檀香是稀世异品，香气清幽，可养神安眠。这檀香是太子平日用惯了的，因此玉螭国的皇上不辞千里，派人从银夔国为他运来。

那檀香香气虽然独特，又具养神之效，然而因为价格不菲，并且药性极烈，因此宫中无人会如太子这般日日点在房内。偶尔失眠之时点之，自可养精护神，可若时日一长，便会精神不振。

太子自幼体弱，十岁之前都是在皇后宫中居住。既是皇后提名要这味檀香，纳贡进宫时，便也未经太医院仔细检验。这味檀香自然也是皇后自幼给他闻惯了，所以离不得。或许便因太子长年闻惯其味，因此并未出现萎靡不振之状，可若是离了这香气，反更易脾性暴怒。

第38节：第九章 为君一舞(3)

不过我却觉得，这其间必定另有内由。宫中一直有个传说：我们银夔国现今这个太子，并非皇后所生。当年皇后所诞乃是一个女婴，因她早年曾随皇上南征北讨，太医曾预断她此生再难育得子嗣，因此她为这一搏，竟将尚书吕大人刚出世的公子与太子偷龙换凤。

皇上素来信任皇后，自是不会相信这等宫中谣传，更曾将那些散布谣言的内侍宫女处以极刑。可我今日深想，却觉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

我从未敢这般猜想，但若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若是皇后后来突然改变了心意，不愿再借这个挂名的平庸太子，为自己牟取权势，那么，她会如何为自己、为自己的家族，铺展后路?

她宫外的那个公主，也就是现今吕尚书的女儿吕仙芝，如今与三皇子素有好感。而三皇子的母亲儇妃，却是皇后曾经的贴身丫鬟，在朝野并没有势力，所以只能依傍皇后的夫家。

据说儇妃未入宫册妃时，曾衷情于皇后的兄长曹国舅。记得在我十岁那年，经过御花园的林荫路边，曾无意瞧见二人在秘处私会。我在宫中只求明哲保身，当下不敢张扬，只能不动声色匆匆离去。甚至回家之后，我也并未对父亲提及此事。然而此刻思前及后，发觉这一节却是不可略过的。

假若三皇子根本不是皇上的亲子，而是曹国舅的孩子，那他身上就流着皇后她家族的血。皇后既要牟夺权势，自然不得不依傍自己的家族，也自然……不会不早日为自己家族中的子嗣做打算。既然三皇子有幸生在宫中，有幸阴差阳错被当为皇子，那么，她何不能借助这位无论武艺、谋略还是手腕，都远胜过自己那个挂名"太子"的人选，为她排除朝中异己，助曹氏掌控银夔国天下?

如此算来，若是皇后后来改变了心意，要另立三皇子为太子，将来再扶持自己的亲生女儿为后--不，那不可能。当年三皇子还年少，

他跟吕仙芝至多也只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若要在那时培养二人的感情，她大可将机会让给太子，毕竟太子应是不知这其中隐情的。

可是--若她一早就担心太子有朝一日会背叛她，所以许久前便谋定了这个计划，为太子备下这种慢性毒药，而太子来到玉螭国之后，因为自暴自弃，将这种慢性毒药增加了分量，那这一切就能说通了。

想到这里，我猛然倒吸一口冷气--皇后怀疑太子背叛她，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太子早已知道自己的生母，并非曹皇后！

想来，檀香中有毒之事，太子早已心知肚明，然他至爱母后，却不忍揭穿这一切。虽然揭穿此事，他太子之位必不可保，但好歹可以保住性命。但若东窗事发，那么纵使皇上昔日如何爱惜这位皇后，得知她竟忍心布下重重阴谋算计于己，也必会震怒，届时纵使皇上要保她，但与曹国舅敌对的相国一党也不会放过她！换来的，必是曹家满门尽赤的收场！

第39节：第九章 为君一舞(4)

太子这些年一直将此事隐忍在心，心中血泪不为人道。想来他脾气暴戾，也并非全是那檀香所致。所以临去之际，他看我的那个眼神才会那般哀怨，那般无助……如同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心凉到极处，我突然想要纵声狂笑：我为太子悲哀，为皇上悲哀。更为这些自命尊大的皇室中人，高贵的面具背后、那自私冷漠的本性，感到悲哀！

若是有一日，我可以与她一起，避开这乱世里的烽烟战火，避开这尘世间的纷扰喧嚣，拣一处山明水净之地，从此过回我们这三年的生活，不知--湮儿愿不愿意。

可是我现在毕竟还不能带她走，纵然她身世特殊，纵然她早已被世间遗弃、至遗忘，可她毕竟还是玉螭国的公主，若我未能闯出一番事业，我又怎有资格求娶她?

菊花清冷寒香袭面而来，眼见昏昧夕色中，离宫的轮廓已在前方不远，我心中暗自下定了主意：纵然对我那视若兄长的太子有千般不公，然我仍不可将檀香之事禀报皇上，因为，我不能看着银夔国的宫闱斗争祸及我柳氏满门！

那幽深宫闱里，到底埋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那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却主宰了一切战场的成与败，是与非。

额前点点冰凉，当我倾身下马，方发觉自己的披风早已透湿，抬目望天，见天边已隐隐透出几分鱼肚白。

冰凉雨丝洒落我眼睫，却未模糊我的视线，黎明将至天地间朦胧的黛紫色，如烟雨勾勒出的深山远景。

离宫这时竟未上锁，我推开朱门，只见细雨空蒙中，满苑菊花随风轻曳，脚下所踏，皆是浅浅的、淡黄色花瓣。

厨房的烟卤中冒起袅袅炊烟，氤氲在朦朦雨雾里。琴娘这个时候已经起身了。

我推开厨房的门，见琴娘正在灶下生柴点火，我走到她身后，她一声未吭，皱痕满布的脸肃如一尊石雕塑像。

我不忍打搅，只是轻声说了一句："琴娘，子忻要走了。"

她依旧一动未动，仍是默默往灶下添着柴火。我明知她听不到我的话，也回答不了，可是我仍想同她说一句告辞，至少这样，我心里安然些。

推门离开之际，不知是不是错觉，我竟觉那位聋哑老妪在回眸看我。然而我毕竟未曾转身，仿佛生怕我一转身，这一刻的幻觉便会破灭。

抬目望了一眼湮儿的寝居方向，我终是折身往跨院奔去--那里是我与她初遇之地，在那里，装载了我们这三年来，所有的温馨回忆。

推开跨院的门，却未看到她的身影。我心中微凉，试探般轻唤了一声："湮儿？"

她未回答，可我知道她就在这里。

沙沙细雨如同她哭泣的声音，而此刻在我的天地间，仿佛只能听到这一种声音。

第40节：第九章 为君一舞(5)

她就在这里。

"湮儿。"我在雨中驻足，却并未四下寻觅她的身影，只是隔着重重雨幕，轻声呼唤她的名字。

回应我的，只有密密雨声，如诉如泣。

于是我便不动，仍雨水浸透了我的披风、至外衣、至中衣，直至我的五脏六腑，都似冻结在这雨水声中。我依旧不曾转身。

被秋雨笼罩的天色阴霾晦黯，我不知时辰地站在雨中等着。冰冷的雨水冲走了我心中最后一分焦虑，没有失望，没有感伤，只是时间每过去一刻，我的心也就更冷了一分。

终于，待阴霾的天色愈加黯淡，当道旁谢落一地的淡色菊花已与泥泞混为一色，我不忍再看，不忍再等，转身便走。

"子忻哥哥！"一声略带嘶哑的呼喊自我身后传来，我心蓦地一沉，驻足的瞬间，感觉到颈边一紧，我低眸看去，只见她冰冷的小手已缠住了我脖子。缠得那般紧，仿佛再不愿放手。

我握住她的手，欲待转身安慰，怎知她却死命不肯松开。我只觉那双小小的手愈收愈紧，勒得我几欲窒息。然而，我竟似迷了心窍一般，松开了她的手，任她揽紧我脖子，合上双眼，耳畔的雨声成为此刻这世间唯一的声响。而我，放逐自己，在这一刻的窒息中忘却伤楚，在窒息中麻木冰冷。

"子忻哥哥，不要走！"她的声音再不复平日的柔润，嗓音沙哑低沉，带着轻微哽咽。我耳鬓微凉，她唇中吐出的暖气让我冻结的心跳动不已，她身上淡淡幽香混合了菊花的清浅香气，缈缈如梦，将我萦绕。

我的背紧贴她胸口绵软之处，纵使大雨倾盆，依旧感觉口干舌燥，不能呼吸。缓缓掰下她的手，我深吸一口气，尽量缓和地告诉她："等我！我会回来。"

这短短的几个字仿佛已耗尽我所有的力气，我回身对她微笑，为她拭去颊边的泪痕。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眼泪。

她扬起脸，泪痕未干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然后踮起脚尖，将唇凑至我耳边，我一怔之间，只感觉颊边一片温凉。她已立定脚步，凝神望住我，漆亮眸中笑容清浅，却又似有无尽哀伤，在她那乌黑眸中闪动之处，在她半启未启的唇齿之间……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吗？"我尽量自然地一笑，声音却略透着沙哑，"我想再看一次你跳的舞。"

她点头而笑，在她转身之际，一滴雨水滚落我眼睫，在我颊边带下一道温热的轨迹。

天色黑沉下来，她踮起脚尖，舞步轻缓，湿透的白衣随着她的动作，在风中扬起一道道雨线。

她的身影在我视线中渐渐模糊，我转过身去，一步一步出了跨院，再未回首。

身后，她轻袅的歌声却似隔绝了千山万水，隔绝了百世的光阴，传入我耳边：

为君一舞，转吾红袖；
时妆净洗，敛吾芙蓉；
罗袖动香，宛若飞鸿。
捧此华玉，且盼且羞；
红蕖袅袅，醉乍摇风；
池边拂水，涟影重重。
君且莫笑，君且高歌；
此情无寄，巫山转愁；
此身长念，寂寂吾忧。

第41节：第十章 帝都乱(1)

第十章 帝都乱

君且莫笑，君且高歌；此情无寄，巫山转愁。此身长念，寂寂吾忧……

看着片片菊花自我指间辗碎为泥，缕缕清香散入风里化为虚无，我只觉仿佛自己往后的岁月，也将似这指间干枯的菊花般，渐渐苍老。

我才十五岁，他离开只才半年。从前不曾觉得时日漫长，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每一日都仿佛望不到头，而等待之中的每一刻之于我，都是沉重的孤独。

自他离开以后，我便再没踏足过那间跨院。于我而言，那间跨院不仅寄托了我对娘的希望和儿时的憧憬。其实我很早便已知道，在见他之前我便知道，我这双翅膀是永远也飞不起来的，我只不过一直为自己存留一个幻梦。人生太过漫长，难免要有所寄望，就算是梦醒时分，这一切终将化作尘碾为土，至少还有那些梦，伴我走过又一个漫长的白日。

对我而言最真实的，不是儿时的憧憬，而是所有和他一起的回忆。

不知是否为了留给我以作怀念，那些书他并未带走。于是漫长的时日中，每日除了回忆，幸而还有些书籍可以消遣打发时日。

他让我等他，却没告诉我要等多久。五年，十年，还是一辈子?尽管从小被幽禁在这所离宫里，可我却深知我的身份，我是玉螭国的公主。纵使我被世人遗弃，被族人遗忘，我仍旧是玉螭国的公主，在我的身上，流着玉螭国皇室的血，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他要带我走，就必须证明，他有足够迎娶一位公主的资格。

在他身上没有书中男儿铁骨铮铮的杀气，唯有一颗良善之心；他的目中没有钢铁淬炼后的坚毅冷定，唯有一点明亮、一抹温暖；在他

的脸上也看不到凛冽的霸气，清秀的轮廓中唯有一缕淡淡柔情，似江南水墨勾勒的线条。

这样一个男子，何其平常，然在这人命贱如草芥的乱世之中，在这人情凉薄如纸的浮世里，又何其难得？人情凉薄，那是在后来，我才懂得。

他既让我等他，能否等到，都不再重要，唯有他所守候我的那一点温暖，我必会永生铭念。

抬手轻轻抚摸他房里的事物，仿佛还能感觉到他余下的气息。他走以后，我每日都来这里擦抹打扫，然而这房中的一切，我却未移动过分毫，总是在心中存留希望：希望有一日待他回来，纵使看到我韶华已老，容颜不复，这房间里所熟悉的摆设，仍旧能够令他回忆起从前那个伴他在这所寂寞离宫中度过三年时光的女孩。

第42节：第十章 帝都乱(2)

念及于此，我不由有些想笑：记得当年我时常告诉他，我是雪狱的凤鸟，总有一日会张开翅膀，飞回我的家园。看着他莞尔微笑，我又不由暗生出几分懊恼--子忻哥哥，你可知道，纵使有一日，我的双翅真的被厚厚的羽毛覆盖，只要你一句挽留，我便会为你留下……

抬手拂过眼睫，仿佛已成为这些日子以来的习惯，入手温热湿润，看着铜镜中那个少女如含苞待放的花朵般日渐娇艳的容颜，我却觉这朵花还未开启，便已待要谢了。

便在那年入冬，琴娘离我而去。

琴娘是我的乳娘，从小便是她在照顾我。相对于我那个来去无踪的母亲，和我那个从未见过的父亲，她在我的青春生命里，留下了更多的回忆。

当她在榻前合上眼的一刻，我心里竟没有一丝伤感与牵痛，只是感觉心中那处曾经温暖的地方，蔓延起无穷无尽的冷意。如同灰茫茫的窗外，冰冷的寒雾在窗台上凝为水珠，然而却看不到半分将要落雪的迹象。

这样极冷的空气，压抑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我渴望一场雪，或者是雨水，将那雾茫茫的阴霾冲散，可是我没有等到，只有那沁骨的冷意，带着钝重沉闷的声响，一声一声，透心传来，似将我心底最后一分绵软也消磨净尽。

那一刻，我忘记了哭泣，只是埋首在琴娘渐渐僵冷的怀里，感觉仿佛唯有她身上的寒冷，才能消融我渴望温暖的热切。

我仿佛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中雪花纷飘，洒落在我发间，清冷中透出一抹绵软。我抬手轻轻接起一朵，看着它在我掌中渐渐融化，如要将心底这份麻木，一并融解在掌心。

犹记去岁最后一场雪落的当夜，我拉着子忻哥哥的手说，来年要和他一起玩雪，如今又落雪了，子忻哥哥--你今，却在何处?

从琴娘僵冷的怀中醒来之时，我恍惚听到屋内有什么奇异的声响，一惊之下，我急忙转身，步至门口，却默立一刻，方推开那扇沉重的沉香门，眼前却蓦地一亮--我看到门口一只赤羽金翎的小鸟，小半个身子掩埋在雪中，汩汩鲜血自它羽翅间流出，洇红了它身下的雪地。

那是一只奇异的鸟儿，我恍惚觉得它的身形依稀有些熟悉，却又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

不知为何，看着它，我便想起了母亲。虽然它小小的身躯完全不能和母亲华丽的羽翼重叠在一起。

我小心翼翼将它捧入掌中，它的身子那么小，蜷身躺在我的掌心里，羽毛都覆不满我的手掌。

它殷红的羽翼在雪中浸得没有一丝温度，我的手也是僵冷，于是将它护在怀里，向着厨房走去。

走到灶边，我生好柴火，便蹲身坐下。我小心翼翼捧着它的身子，以手指轻轻梳理它湿冷的羽毛，间或低下头，对它轻轻呵出一口暖气。

第43节：第十章 帝都乱(3)

我感觉到它仍有很微弱的心跳声，于是手掌一遍一遍顺着它的羽翼抚下，终于，它心跳的力度在我指间下加重。我心底莫名泛过一丝喜悦，俯身看它，却见它眼睑缓缓睁开一线，那一线之间，我看到它粲然目光静静凝视我，红眸如血，却又纯澈明净。

母亲！我依稀记得，母亲的眼眸也是这般璨红如血，纯澈明净，我手一颤，它轻软的身子便跌落在地，我欲伸手接住，却终是迟了一瞬。

我看它小小的身躯跌落在地，伤口的血早已凝涸，然而却有湿润泪珠在它清亮红眸中凝定，瞬即淌落。

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轻轻拨开它的羽翼，待要查看它的伤势，却又看不见它伤在何处，于是唯有将它紧紧抱入怀里，一遍一遍同它喃声道歉。

面颊骤然一暖，却是它被我烘暖的羽翼在我颊边轻轻扫过，那举动，竟似在抚慰一般。

不知是不是错觉，只那一刻，我竟觉得它望着我的目光中，竟带着几分安慰，我从未见过鸟儿有它那般的眼神，竟似人的目光一般灵动神转。

我紧紧抱住它的身子，如同置身冰窖中，汲取那掌际仅有的一点温暖。

苍天夺走了我的一切，却在我最孤独茫然的时候，带了这只鸟儿来陪伴我，这便是对我的怜悯吗？我苦笑。

玉螭国嘉泰朝祈和廿年秋，是玉螭国建国三百年来，国史上最乱的一年。

在这一年，父皇外出春狩之日，遭刺客伏击，在秦翥将军舍命相护之下，得幸回宫。然因此一劫，父皇身受十二处大伤，伤口切入筋骨，自此再也无法下床，精神亦日日委顿。

父皇有四个皇子。大皇兄玉璜，二皇兄玉璋，三皇兄玉璆，和我那刚满六周的小皇弟玉瑾。然而父皇至今仍未择定太子人选。

玉璜哥哥虽为皇后之子，然而父皇与皇后感情疏离，皇后乃相国李牧之女，父皇为怕他朝玉螭国大权落入外戚掌中，故不敢立其为太子；玉璋哥哥的母妃晔妃生前在父皇六宫之中，最是得宠，然玉璋哥哥却资质平庸，每日只知紧随在玉璜哥哥身后；玉璆哥哥虽得父皇颇多宠爱，但玉璆哥哥生母乃宫中身份低微的婕妤，若立为太子，只怕满朝文武难以心服。而玉瑾乃首辅之女秦妃所出，四子之中，父皇最是偏爱于他。玉瑾虽资质聪颖，然自幼体弱多疾，兼且年纪尚幼，皇上一直将太子之位空置，朝中传言纷纷，说将来的皇位便是为四皇子留的。

自此，朝中分为两大派系，相国与秦首辅各执一政。

当然，这些都是在我后来才知道的。我独居离宫，只是父皇散落民间的公主，原本宫闱所发生的一切争斗都与我无关。然而那一年，我的人生因那场劫变而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第44节：第十章 帝都乱(4)

自父皇缠绵病榻之后，朝政便落入了皇后和相国一党手中。我玉螭国无后宫不可干政之见，何况四位皇子之中，唯独玉璜哥哥方成年，因此玉璜哥哥便名正言顺代父皇执政。而父皇则被皇后软禁于宫中，派贴身侍卫严加看护。

便在眼看皇后一党大权在握之际，玉璆哥哥着内官服连夜偷潜入父皇寝宫，执父皇在榻前立下的密诏，带出宫中，翌日上朝之际，公诸满朝文武。

密诏乃父皇御笔亲书，册立玉璆哥哥为太子。

首辅秦忠贤但因在朝中与相国素来不合，在玉璆哥哥受册为诸君后，便竭力辅佐他，借此排挤相国一党。而原本皇后一党中有人见大势已去，亦倒戈于玉璆哥哥。

秦忠贤重新得势之后，便欲放出被软禁的父皇。然而权势诱惑之下，玉璆哥哥亦存私心，因担忧一旦父皇重获自由，秦忠贤便会趁机削弱他的诸君之势，而父皇久病之下，已无力约束朝中权臣，若是一旦受首辅大人胁迫，罢黜他的太子之位，另立玉瑾为太子，那么，他穷尽心力所夺得的这一切，都将化作乌有。

于是，我的玉璆哥哥竟然再度将父皇软禁。

秦忠贤不敢与玉璆哥哥公然反目，毕竟他已被父皇亲册为太子，何况秦首辅亦忧心国政，更怕他在朝中多年的死敌相国一党有隙可乘。

然而，便在秦忠贤与玉璆哥哥暗自相持不下之间，李牧为了动摇玉璆哥哥已坐稳的太子之位，竟狠心与敌国谋和。

于是，以后的史书中多了这样一段文献记载：玉螭国嘉泰朝祈和廿年七月十六，大凰国泰和帝凤轩，率二十万大军，挟乘风破浪之势，横渡黄河，大将军朴邱率兵出城投降。泰和帝一路挥兵南下，一

月之后，逼入帝都襄樊，景光帝沦落民间的公主弑父降敌。公主无名，被泰和帝接回燕京，后下落不明。

然而这短短一句话的背后，埋藏了多少血和泪，又有谁知?

黄河北岸的大凰国厉兵秣马，已运筹两年之久，本镇守虎牢关的朴邱为相国李牧的门生，竟大开关门，纵虎入山。短短一日内，洛阳失陷，大凰国大军兵分二路，分左右二翼相继攻陷豫州、许昌后，便并合南下。而战事将即之日，李牧与玉璜哥哥宣称身体不适，携家眷往健康而去。健康乃玉螭国旧都，在玉螭国开国三百年间，因贸易之便，其繁华富庶竟是不逊于帝都襄樊。

因为相国李牧的叛离，短短一个月内，大凰国军马直犯帝都襄樊，为开国三百年的玉螭国掀开了第一场"乱"之序幕。

战火蔓延到襄樊的当日，正值中秋，我那时尚在离宫内歇息，其实外间发生了何事，都与我无关。

然而，看见远处火芒闪跃，隐约听到外间传来奔走呼号的人声，我心下仍不免有些忧恐。

第45节：第十章 帝都乱(5)

我自幼独居于此，外间人如何，本来都应无关我事。可是心底里，我终究是不忍，甚至不忍去想见书中所写那些杀戮、那些鲜血。

我抱着怀中那只赤羽小鸟，透过铁一般沉冷的灰墙，踮起脚眺望外间，然我只能隐约看到远方的火光，如毒蛇口中血红的信子。

我的目光已到了外面，无奈我身却在这青瓦灰墙之内，一刻也出不去。我垂首低眸，黯然苦笑，我毕竟只是一只被困在囚笼里的鸟，无论怎样挣扎，终究只是徒劳。

感觉到颈边一阵温热酥痒，我蓦地睁眼，却见怀中的赤羽小鸟正仰起它丰软的羽翼、温柔地摩挲我颈项，如同亲人温暖的手，抚平我枯寂的心。

我低头轻轻抚摸它的羽翼，酸涩的心底深处，却泛起微秘的动容。

半年过去，它已不复我初见时那般弱小，如今我要将它捧在怀里，才能抱得住它了。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亦未给它取过名字。正如我这个传闻中的无名公主，外间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何况，它有自己的意志，它是我的朋友，我不觉得我有为它取名的资格。

便在我将待折身回房之际，忽然听到远处的烈火嗤嗤声中，隐约夹杂了急促的马蹄声。那声音似在极远之处，却似正向这边赶来。

多年来，我常听见马蹄声响在菊花谷外，却都只是匆匆来去。我从未有一刻如此刻这般强烈的直觉：那个声音，是向着离宫而来的。

我立定脚步，却未回首，只觉我冰冷的手掌心里捏得满满的都是汗水。

马蹄声渐渐近了，我深吸一口气，阔步推开房门。

是--他要来接我了？难道，战祸真的已经蔓延到帝都了？父皇他在这个时候见我，难道是?

我心底一凉，那个令我极端忧恐的想法只如电光般在我脑际一闪即逝。

我心底确是曾有些怨过父皇的，但我一直都知道，只要有一日他肯与我相见，往昔的一切，我都不会再去计较。毕竟他是我的父亲，是将我带来这个世间的、我最亲的亲人。

如今外面火光大作，百姓的哀哀哭喊声声入耳，恍惚中我竟觉得眼前这道灰墙，竟是将我与外面的炼狱隔绝的屏障。

那急促而沉重的马蹄声，似从天际遥遥传来，我极力镇定，回身入房。

当我再度推开房间的沉香木门的一刻，原本蜷身躺在我怀中的赤羽小鸟轻盈地自我怀内飞出，而我竟然第一次对它毫无所觉。

我坐在铜镜前，执起犀角梳，一丝不苟地梳起头。

那是我第一次梳妆打扮，即便如今战事危殆之际，我亦须维持皇家风范，切不能辱没了父皇的颜面。

也许，那一刻我只要稍微抬头便会看见，立在窗案前默默注视我的赤羽小鸟，朱眸中那一抹一闪即灭的哀戚。

第46节：第十章 帝都乱(6)

待我梳整完毕，马蹄声已是清晰可闻。我甚至能感约到，那马蹄声仿佛正应和着我心脏的每一下跳动。

我深吸尽一口气，回身之时，眸光扫过窗台--那一刻，我的目光与窗台前那双朱眸恰好错过。

当马蹄声终于停定在门外，我心里一沉，深夜风寒，我披起裘氅，面色从容地步出房门，秋风恰正扫落几片枯叶，月影中映着树下执剑而立的将军峭拔的身影。

我抬眸看见将军面容优雅，那副银甲铁胄在冷月光下折射出冷冷光辉，竟比月色还要清冷。而那挺俊的眉宇衬得一双寒眸幽亮如剑，他整个人亦如天际月色，冷芒四射。

我唇角略牵，缓步向他走去。

乍见我时，他竟似怔了一瞬，旋即宁定神色。我向他颔首之时，他已躬身行了一礼："臣秦翦，见过公主。"

我未曾授封，因此他只称我"公主"。

我那时尚不懂得宫中礼矩，见他如此恭谦之色，不禁深吸了口气："将军不必多礼。"声音微窒，竟却不知下面应说什么。

他俯低头，刀削般的薄唇中吐出的字句冷静异常："皇上命臣接公主回宫。"

他的回答简洁明快，没有多余的话语，而他身边更没有带多余的人。

我步至他马前，侧脸看他："将军，上马。"

他不再迟疑，退步跨上马背，遂将我拉上马。待我在他身后坐定，只闻鞭起风响，片片黄叶打着旋儿贴上我发间，我感到有些冷，不由将身子往大氅内缩了缩。

眼见前方幽深道路如同无涯深洞，仿佛在向我预示我他朝的命运，我不由频频回首看去，目光却再也搜捕不到那只曾经熟悉的鸟

儿。

当我的身体覆入黑暗之际，只觉冷风在道旁呼哧作响，我仰起脸，任疾烈的风吹刮我的面颊，仿佛唯有那刀锋切割面颊般生冷而直入的疼痛，才能释尽我心中最后一分迷惘与徘徊。

这处我曾无比熟悉的地方，正在马蹄声中离我远去，而我身畔这个男人，却是我后来的夫君，秦翦--也是将我捧上权力的顶峰、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人。

第47节：第十一章 身世秘(1)

第十一章 身世秘

生于帝都，长于帝都，可那日，却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片我生长的土地。

想象中的帝都应是繁华喧嚷，而现在也的确是。繁华的是漫天火光，是携老带小、四处逃逸的百姓；喧嚷的是利刃切入肉中的沉钝声响，是满城百姓的奔走哭嚎。

看着那些混战于一处的士兵鲜亮铠甲上竟然都镌刻着螭纹图腾，不同的只是服饰的颜色，我微微诧异间，眼前银光一闪，秦翦已一刀斩下两名阻截我们去路的士兵，拉着我夺路而逃。

狂奔的路上，所有迫近我们的威胁皆被他一一逼退，我看着他殷红刀刃带出蓬蓬血雨，感觉面颊温热一片，血腥气萦绕在鼻间，仿佛再也不会散去。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目睹杀戮，第一次被人带着、在这修罗场一般的街道上奔逃。可是我竟无分毫畏惧。不知这是否预示着，我命中注定该是一个能肩负别人生死之权的冷血之人呢?

茫然之中，我听到耳畔传来秦翦淡淡的解释。这一切叛乱的祸源，在他道来，竟平淡有如闲话家常：

原来父皇缠绵病榻已有多日，今日黄昏，当得听大凰国攻入城门的消息后，宫中本由大皇兄玉璜哥哥的心腹执掌的禁卫军便再也按捺不住，与敌军里应外合，大开城门。现下原本互有芥蒂的太子玉璆哥哥和秦首辅不得不以大局为重，暂时重新站在同一阵线，奋起抵御外敌。而玉璜哥哥早已于两月前前往健康，怕是等帝都攻陷、父皇与几位皇兄命丧于帝都这场战祸之后，便要在健康称帝。

玉璜哥哥竟宁可开城纵敌，出卖我玉家的半壁江山，也要夺得那个皇位。耳听秦翦一面拉着我狂奔，一面面不改色说起当今朝堂宫闱

之事，我心下一片凄凉，眼看遍地狼藉的尸骸血肉，仿佛已预见到自己他朝从容在尸体堆中的命运。

不知何时，身旁那些厮斗声竟然弱了下去，我环顾四周，却看到在渐渐淡散开的硝烟之后，琉璃金瓦在月光中闪动冷冷辉光。我一惊之间，方恍然：我们竟已脱离混战于城内的乱军和守军，进入皇宫了。

此刻的帝都，由禁宫到城中街道，皆陷入荡乱，秦翦不知带我由哪条路入的宫，当我缓醒神之际，只听"轰"的一响，我如自寐中惊醒，抬首只见朱门金匾上三个金漆大字："安阳殿"。

门内一盏长灯，烛影幽幽，黯淡光线却将室内一切映得清晰可见。这便是父皇平日的寝居吗？重重帷幔随着秦翦一个推门的动作，飘飘迤荡，透过月色望去，那白纱帷幔竟如同蛰伏在黑夜中的幽灵一般。

我回望住秦翦，见他已止步默立在一旁。我吸尽一口气，便不再发话，提起裙裾，穿过一道道阻隔我视线的帷幔，向那黑暗深处奔去。

我大凰国素来不喜多养宫人，如今动乱在即，宫女内侍纷纷逃逸出宫，而那些禁军守卫现在要保护的，是我身为太子的玉璆哥哥，而并非如今早已不复昔时雄姿的父皇。

诺大一个帝王的寝宫，唯有我卧病在榻的父皇，心中隐隐牵痛，我强作平静，不敢让里面那位帝王--那个我从未见过的父亲，见到我的沮丧之貌。

待步入内室，我却蓦然缓下脚步。透过明黄的床幔，我已能够隐约看到父亲睡卧床榻的侧影。

足下如有千钧重，我一步一步走至他榻前，不敢发出半分声响。罗幔内的人此刻睡容沉静，我不敢惊扰到他，却又迫切着希望能听到他的声音。

外间本隐约可闻的金铁交鸣之声，自我迈入内室的这一刻起，都已隔绝了千重远。我敛息静气，透过影绰不定的床幔看他侧影，幸而至少能模糊望清我父皇的轮廓，其实在我的心里，从未将自己当作公主，而我的父皇在我心中，也只是一个"父亲"，如此而已。

第48节：第十一章 身世秘(2)

良久静默之后，里面的人忽似被噩梦惊扰，喘息愈加急促。我忙转身剪亮烛灯，刚回过身，便见一只苍白消瘦的手从床幔后探了出来，掌心微蜷，遥遥伸向我立身之处。

我一怔之间，忙搁下手中烛剪，疾步奔到父皇榻前，倾身握住他颤动不已的手，只觉喉头凝噎，万语千言都如冻结在唇中，竟是半个字也未能吐出。

眼见父亲抬起僵直的手臂，指了指我面前帷幔。我立时会意，竭力压抑下澎湃心绪，面含微笑，抬手撩起父皇的床幔。

明黄罗幔一分分在我面前挑起，借着逐渐明亮的灯烛，我终于看清了他，我的父亲。

纵使岁月在他脸上催磨下道道浅淡刻痕，然依旧隐约可辨他年轻时的俊朗风华。只是，父亲那双漆黑眸子却深深凹陷下去，黯淡无光的眼眸，竟濒如一个垂暮老人。

我喉中一酸，再也克制不住多年来对"父亲"的思念，身子一软，便匍匐跪在他榻前，将脸深深埋入他温暖的怀中，仿佛如此便足以弥偿我缺失了十多年的父爱。

父亲任凭我在他怀中嘤嘤哭泣，轻轻拍着我单薄背脊，指间有意无意抚摸着我背部凸起的部位。我察觉他指间微颤，然我却并不抗拒。在这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皇上，而只是我的父亲。纵使他这十多年来，真的已将我这个女儿遗忘，但在如今危急之际，还能想到见我一面，还能想到让我守在他榻前，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我已别无所求。别无所念。

待我屈抑了十多年的泪水在父亲怀中泄尽后，父亲轻轻抚摸我的头，掌在手心，然而他那黯淡的目光却仿佛穿透了我的身体，看着彼方另一个遥远的身影。

"朕负你。"我听他沙哑吐字，语声轻幽，却字字入耳。

我垂眸，凝住眼中最后的泪光，平静摇头："娘从未怪过你。"

见他黯淡的眸光蓦地一闪，我叹了口气："父皇，正是因为娘她对您没有怨气，所以女儿，即便您将女儿幽禁在离宫十多年，女儿至今也未真的怨过您。"

他长长叹息，唇角落下一丝苦笑，声音凄凉："是朕负了你们母女二人。你娘她，她一直很好，纵使朕再如何待她，她也不曾怨过朕。可是，朕害怕负上"为妖所惑"的恶名，朕放弃了她，竟连她最后一面，都未曾见到。"

最后一面？！父皇说，说最后一面？

我没有听清，或是未敢听入耳中，仍旧是怔怔看着他，却见他怅然一笑："凤鸟是为爱而生。若是得不到所爱之人的爱，那么生命也会枯竭。她是不是有很多年，未去离宫看过你了？"

我心头蓦地一跳，双膝霎时如浸冰窖，好半晌，方点了头。心中虽已会意，只是，我还不愿相信。

父亲抬手轻抚我面颊，我侧开头，然而泪水仍是不争气地顺着脸庞、滚落在他粗糙温暖的手掌中。

第49节：第十一章 身世秘(3)

许久后，我方僵声问他："难道，只是为了您的朝臣，您忍心……不再见她？"

父亲沉默许久，方苦笑一声，唇角微勾，目中却似有幽怨火光在他晦暗的眼底蠢蠢燃动，我看在眼内，只觉全身都在一瞬间冷了下去："是朕的好皇后，拆散了我们。"

他缓缓叹息，目光变得渺远："在邂逅你娘的那年，我还只是先皇的太子。"

那一刻，我竟听见他无意识地自称"我"。

眼见他眸光微微一亮，唇边含起一抹浅笑，目光亦不再看我，而是看向长烛在墙角投落的阴影，如同在叙述一个久远的故事一般，将那些存封在他记忆深处的往事缓声道来：

"那时每年开春，父皇都要在皇陵外举行春狩，满朝武将侍卫皆要随行，而我身为他的太子，自然也要跟去。父皇在太子时期便已武艺卓绝，当朝的王孙贵胄之中，骑术与箭术皆少有人能及。我的骑术和箭术都得父皇亲授，虽不能与父皇相较，但在朝中却也算是佼佼者。那时我只是一个少年，心比天高，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露一手。"

语至此，父亲唇边笑意渐深，目光柔和，仿佛沉浸在回忆的温馨中。我握住他的手，依偎在他肩头，不敢出声打扰他，只是认真听他说下去：

"见父皇一箭双雕，年少的我心中有些不服，那时恰闻树林间似有动静，我回望父皇一眼，便策马追了上去。我听见父皇在我身后哈哈而笑，百官亦随声附和。我不回眸，脸却涨得通红，心中暗自下定主意要狩到林中野物，令父皇对我刮目相看。"

那时父亲脸上流露出少年人才有的朗朗微笑，潋滟烛光映在他眸中，让他黯淡目光含着依稀暖意。

"那日我追着小鹿，追至林荫深处，忽然发现四周的丛林中弥漫起茫茫雾气，我乍然一惊，策马又赶了许久，方惊觉周旁这些道路方才我已走过。这片丛林我从前来过多次，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雾气，我微觉不妥，于是策马朝来路奔回，怎知半晌后，却发觉仍在原地。"

我心中微惊，记起柳怀曾与我说过有一种法术，叫作"幻术"，莫非……

却听父亲只是缓声叙道："我在林中不知时辰，待我座下的御驹都已迭声喘息，我方勒马止步。茫然之间抬目望天，我看见弥漫在头顶的迷雾后夕色隐现，心下惊惧之中，却忽闻头顶一声鸟鸣，竟是一只赤羽金翎的凤凰在我头顶上方盘旋不去。

"我只道是它在作祟，立时搭弓拉弦，它一惊之下慌忙掉头，然而却没有躲过我射出的箭矢。"

"它在空中悲鸣一声，便坠在地。我在马上收起弓箭，默然看它许久之后，心下忽然有些不安，于是下马查看。只听它气脉奄奄，喉中不住吐出断续呻吟，仿佛在怨我一般。我心下竟莫名感到歉疚，随即撕下自己衣襟，俯身为它裹好伤处，便将它抱入怀里。那时天色已晚，幽幽迷雾中，咫尺外的事物亦不可见，我只觉背后寒意渐起。欲去系好马缰，怎知那马儿忽然受惊，我刚牵住缰绳，它便长嘶一声，挣脱了我，自行奔远。

第50节：第十一章 身世秘(4)

"我自小生在宫中、长在宫中，不想狼狈之际，连我的坐骑都要弃我而去。然而实在困顿不堪，我抱着怀中受伤的凤鸟，侧身躺下，头刚一落地，便昏昏睡去。

"第二日醒时，林中迷雾并未散去，怀中凤鸟却已不知所踪。头顶传来一声长鸣，我抬首之间，见它在我头顶上方盘旋，我愣了一刻，它见我已醒来，当下便择定一个方向，振翅飞去。我心中一惊，茫然追上，却发觉它飞得并不高，并有意无意缓下等我。我心中揣测它是为我指引方向，当下便再不迟疑，紧随而去。

"若不是它，或许你父皇多年前便已困死在那迷雾重重的树林中了。"父皇见我听得入了神，慈和一笑，"而那只凤鸟，便是你娘。"

"那树林中的迷雾是……"我心中有些好奇，脱口而问。

父亲当时并未回答我，或许因为时间所剩无多，他不愿说，也或许是因为，他并不想让我知道一些事。

可是后来，我仍是知道了--在我有一日站在权势之颠，俯瞰着朝堂宫闱里的一切，那些原本我不懂的，在一夕之间，我不单是全都懂了，更深涉其中。

那日父皇同我说了很多，我母亲后来变身为人，在烟雨江南与父皇相遇。父皇登基之后，将母亲带入宫中，册她为妃，六宫之中，独宠于她。而皇后，那个身为六宫之主的皇后，因担忧她诞下皇子，威胁到她皇儿的地位，竟不惜散布谣言，请来僧侣，迫我母亲当众显露原形。凤凰是大凰国的圣兽，在我玉螭国却被喻为妖兽，皇后威胁父皇将母亲逐出宫门，否则便将父皇与妖物勾结之事散布出去。

我父皇那时方刚登基，皇位尚未坐稳，不能不倚靠皇后的父亲，当朝相国李牧。千般无奈之下，只得舍弃了我母亲，却暗自派人将她接去菊花谷内的离宫。

可是父皇又怎是甘受人胁迫之人？母亲了解他，知道让她暂居离宫不过是权宜之计，迟早有一日，他会夺回被相国一党操握在手的大权，届时他便不会放过皇后、不会放过相国一家，而谣言早已散入民间，待皇后与相国一死，那么民间的百姓、以及后世之人，便会将他传为暴君。当然，他是一国之君，权力可以压制一切，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他想要谁死，便可赐谁莫须有的死罪，甚至可以派出杀手暗杀。

自登基之后，父皇便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开朗不羁的少年了，他的手段、他的心机，母亲怎会不清楚？可是她不要他为自己负下罪愆，于是在诞下我之后，她便孑身离去。

而她的乳娘却未追随她走，而是留在此间服侍我。而她当年留下的乳母，便是琴娘，多少年来，她诈聋扮哑，只是为了能留在离宫中服侍我。

第51节：第十一章 身世秘(5)

我娘回雪狱之后，险些被族人以族规处置，而我父皇终究没有将我接回宫中--他无颜见我，正如他无颜见我母亲。

他亦未派人来离宫服侍我，原因无他，只因为琴娘不愿我的心受到虚伪的世人污染。

可是那三年前，父皇却将柳怀派了来，凤族向来善于洞察人心，想必琴娘也看出了柳怀一颗赤子之心吧?

十几年的恩怨纠缠被父皇历历道来，自那一刻起，我便替我母亲、替琴娘，原谅了父亲。

外面的厮杀之声不知何时竟已渐渐迫近，彼时，我听到门外秦翦的脚步正由远而至。他的脚步虽刻意放缓，可是我仍能从那沉缓的步伐中听出他内心的忐忑。

父皇这时亦察觉出门外动静，当即停了口。我侧过身，让父皇转身望住默然立于门外的将军，轻声问道："他们来了？"

"是。"秦翦抿口答，"只怕不一时便要攻入安阳殿。"

我心下一惊，父皇却是浅淡一笑，说话竟有如谈论闲话家常一般："瑾儿如今可安全了？"

秦翦低了头，声音冷定："家弟已带他平安脱险，请皇上放心。"

父皇颔首而笑："很好，你可以走了。"

父皇话音甫落，秦翦已屈膝俯跪门前，深深叩首。礼毕，便不复言，决然转身退去。

我惊愕未定，怔怔望着他的背影之际，却觉父皇已转脸看我，我忙回过目光望住父皇，我看见他目中流露出几许悯爱，更多的却是冷厉绝决。

我见他黯淡的眸中忽有寒光一现，而接下来出口的话语更是犹如一道惊天霹雳，震得我浑身一颤："湮儿，答应父皇，要活下去。"

我不解他的意思，诧异看他，他已淡然一笑，忽然将手探入枕下，我惊疑之间，他已自枕下抽出一把短匕，递与我手中。

我茫然接过，困惑望住他，父皇却是不再看我，而是举眸望住头顶的明黄帷幔，唇角轻扬，我看在眼内，心中一惊：如今大难将至，父皇目中不但毫无绝望之色，黯淡眸光更似带着淡淡希望，仿佛穿越了如今被战火压覆的帝都上方阴翳的天空，看到遥远的一线曙光。

我未及开口问明，他已冷淡吐字："皇儿，你要活下去。你要记住，父皇会在上面看着你，朕要看着--看着我的皇儿，有朝一日，重返这片土地，亲手帮朕夺回我玉氏的皇权、我玉氏的江山！"

我全身一凛，背脊倏忽冷却，继而冷至周身。我张大了口看着父皇，唇间却吐不出半个字。

便是那一日，在那改写了我一生命运的安阳殿内，在父皇最后离去的地方，那个名为"玉湮"的平凡少女从此死去。而从此往后，在菊花谷内，在茫茫尘世中，再也没有那位无名公主。她从此归于传说，而她的生命也止于传说。

没有人知道，在当日帝都变乱之际，在那朱檐碧瓦的皇宫中的安阳殿内，父皇跟我说了什么。很多年后，野史对菊花谷中那位无名公主、那个因这个无名公主而闻名的平凡帝王，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为他们的一生划下了传奇的句号：

景光帝有女散落民间，玉螭国嘉泰朝祈和廿年秋，帝都襄樊失守之日，帝女取帝之头，降大凰国泰和帝。

太子玉璆与二皇子玉璋死于宫变之中，四皇子玉瑾散落民间，不知所踪。

大皇子玉璜向大凰国割地千里，按岁纳贡。翌年初，在健康定都，改年号"太平"。

第52节：第十二章 奴隶(1)

第十二章 奴隶

玉螭国嘉泰朝祈和廿年的中秋，我被父皇召入皇宫。

那是有生以来，我第一个有父亲陪伴度过的中秋。

当然，伴我一起度过中秋的不止有他，还有守卫在安阳殿外的秦翦将军，以及皇宫内外冲天的血腥气，和那漫天的杀伐之声。

当我手托父皇的头颅，踏出安阳殿的那一刻，只看到在琉璃华瓦下，宫中流淌成河的鲜血映着天际那一轮渐隐入云层后的圆月、冷芒闪烁。我踏着我玉螭国子民的鲜血，缓步走下白玉铺砌的长长石阶，走在决断我命运的道路上，只觉脚下那些残肢碎体、那些模糊的血肉，是我毕生未曾见过的美丽景象。

一夜之间，我仿佛变了一个人。一夜之间，那个名唤"湮儿"的少女已经死去。

我神色从容，一步一步，目不斜视地在丹犀前跪下，跪在面前那个大凰国君王身前--跪在那个屠戮我族人的仇人面前，双掌高托上我父皇的头颅。

我听到一串长笑自我头顶上方传来，我双唇紧抿，垂眸不语。

"抬起脸来，让朕看看你！"我听见那个令我欲呕的声音在我上方高喝。

我扬起脸，看着他刀锋般冷亮的眸底映出我那淡然一笑，我看在眼里，犹觉阵阵嫌恶。

然而我只是不动声色地将头低埋下去，随后只觉高高抬起的掌心蓦地一轻，我低垂的眸光看见身下的血水中，那个身披银光铁甲的帝王扭曲的身形，和脸上那几近狰狞的面容。

铿然声响中，眼前寒光一闪，我两手已被他挟制，手腕翻曲间，一副明晃晃的镣铐扣上了我的手腕，镣铐的铁环内那一根尖刺，血淋淋扎进我的手骨，在我身上烙下了相伴一世的耻辱枷印。

面前那个王者策马转身之际，忽然倾身俯面，拎起我长发，迫我的目光与他对视，恶狠狠在我耳畔吐出一句话，便即拨转马头，扬鞭离去。

片刻之后，那句已消散在空气里的话语才在我耳中重现："此后，朕便是你的主人。"

那位铁血帝王沉重的马蹄声声声践踏在我心底，我麻木的心底凝起一丝冷笑--那个自诩神勇的帝王，即便血洗了我玉螭国的皇宫，都不屑踏入我玉氏的皇宫半步！

第53节：第十二章 奴隶(2)

心中那个笑声渐渐扩散，犹如神祇在高高的天幕中嘲笑我的卑贱。我看见身下的血水中映出我僵结在脸上的淡定笑容。

周围投来无数鄙夷或是嘲讽的目光，那些人在看着--看着那个玉螭国的公主，冷冻在晨风中的麻木身体，看着她缓缓撑地爬起，拖着沉重的镣铐，一步一步、在睽睽目光的注视下，以一个俘虏的姿态，走向她的征服者。

而在这一刻，父皇临去之际的话语，父皇最后凝在眼中的目光，犹如毒蛇一般，窜入我心底，开始它迟来的噬咬。

当我自父皇手中接过那把镌刻着螭纹图腾的匕首之际，当父皇温热的鲜血从断裂的颅腔内狂涌而出、染透我素来洁净的白衣之际，我的心里竟然没有分毫感觉。没有一丝隐痛，也没有一丝愤恨。

便在几个时辰前，我以一个皇室公主的身份，被人护着踏入这座皇宫，而现在，我却以一个俘虏的身份，告别这片我生长的土地、告别我的故国，还有……那位从此真正死在我心目中的父亲。

在我淡漠的目光下，心里唯只余下冷笑。

我的脚步，距离正驻马停留在宫门外的那位大凰国的帝王，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程。我一步一步、迈得很缓，任凭手上的镣铐反复撞击出尖刺声响。

玉螭国嘉泰朝祈和廿年中秋翌日的凌晨，景光帝那位散落民间的无名公主，取帝之头，降大凰国泰和帝凤轩。这便是后来民间对她留下的最后记载。

当然，那已再与我无关。

大凰国永泰朝光贞十二年，泰和帝攻占我玉螭国帝都襄樊，并将我押回大凰国的帝都燕京。那个作为征服者的帝王，依照他们大凰国对女俘虏的处理，以生铁在我的手腕足腕上，烙下了永世不会磨去的

耻辱枷印。当然，那两个枷印，不止烙在我血肉中，更深深烙入我灵魂里。

随那个征服者返回燕京的两个月的行途中，他刻意将脚程放得很缓，让我拖着沉重的镣铐，尾随在大凰国远征的兵马之后--如同一个得胜的勇士，在向天下人炫耀自己的战利品。

当然，我还不配成为那个骄持的帝王的战利品。然而，他对我的羞辱，便是对我玉螭国的羞辱--对敌国的羞辱，便是这位作为征服者的帝王，除了征服之外的、更加至高无上的荣耀。

每当他们扎营的时候，便将我背手捆绑在帐外的树下。我的主人，大凰国国君凤轩，扬言下去，只要是大凰国的将士，都可以随意凌辱我。将一个敌国公主当作营妓，那于他们而言，真的是显彰国威的好方式。

当然，那些低贱的士兵怎么敢碰我？在他们心里、眼里，即便我这个卑贱的公主如今已沦丧为他们的俘虏，他们至少也不会忘记：我是他们国君的女人。那个叫凤轩的征服者，之所以这么宣扬，无非是要借机羞辱我玉螭国的国体罢了。可是他怎么知道，我无法代表玉螭国的尊严，在我的国民眼中，我也不过是一个丑陋的怪物罢了。

第54节：第十二章 奴隶(3)

而那个自诩尊贵的君王也没有碰过我，他后宫之中美女如云，一向不施粉黛的我自入不了他的眼，何况，我的背后还生着那对丑陋的翅膀，裹在厚重的衣物中，形如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妪。

我不知父皇最后此招是何用意，但我那个一生深谋远虑的父皇，即便因一次的失误，酿下我玉螭国百年的遗恨，他也不惜祭上自己的性命，利用他这个最无知、也是最敬爱他的女儿，布置下了他身后的这一切，也一手安排了我今后的命运。

我不知父皇是否高估了我的能力，但是我却深深知道：作为一个帝王，他虽平庸一生，但这一生却都踏踏稳稳，所行所做，半步都错不了。

我的父皇，从那日之后，我想起这个称呼，便感到可笑。我甚至再也分辨不清中秋那夜，在安阳殿内，我跪匐在他的榻前，他跟我说的那番话，其中有几分是真，另有几分是假？我甚至分不清他口口声声对我母女二人的爱，其中又有几分真情，几分假意？

然而，即便我这个公主做得再如何卑贱，我也不会忘记，自己身上毕竟流淌着玉氏皇家尊贵的血统。哪怕如今，我的所有尊严都早被这些敌国的入侵者蹂躏，被践踏，我也要忍辱负重走下去--我不会忘记父皇临终的话语，他的眼睛会在上面看着我，一直看着我。

我的手上已经染满了我亲生父亲的鲜血，那一夜自此成为我永世无法摆脱的魔魇，我必须以我当初夺走他生命的那把匕首，取到我仇人的性命，让我天国的父皇尝到他仇人的鲜血--他的愤恨、他的怨戾，才能够平息；那每晚纠缠我的梦魇，才能够平息。

深秋漫长寂夜，寒意侵人髓骨，我望着灰霾天际，脑中不住闪起雪花纷飘的幻影。

我想起往年雪落之日，那个卓立雪中，一身白衣、不染轻尘的少年。然而目光垂落在自己身上，却发觉我的素衣早已不再洁净。

他当日的话至今仍历历在耳："等我……我会回来。"

可是他的人，早已不知身在何方。

我真的害怕，今生今世，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消息。

我努力将身子往火堆处靠了靠，任火舌舔舐尽我眼中蒙结的一层水雾，仿佛唯有这样，才能瞒骗住自己心底里那最后一分软弱。

那次睡至夜半，我突然被阵阵寒意惊醒，感觉到寒凉的夜风，刀锋般吹割我的肌肤，然而让我背脊生寒的，却不是那刀锋般的寒风，而是……

我闻到我身后咫尺之处，强烈的男子气息。

与子忻哥哥分别之日，他还是个少年，在他身上并没有这种气味。而我，也是第一次如此近地，闻到这种令我极端不安的气味。

我敛息睁眼，发觉自己此刻被草荫覆盖的身体光洁如羽，全身竟是一丝未挂。我看到赤红色火苗在我身上跳动闪烁，惊起我全身阵阵战栗。

第55节：第十二章 奴隶(4)

我努力压抑住眼底暗涌的波澜，将目光转向我身后那个男人，大凰国的国君凤轩--我国家的征服者，也是我的仇人。

他正借着火光，双目一瞬不眨地望住我一丝不挂的背部。我想到我背后那对丑陋的小翅，心中无端生出异样的抵触，然而内心深处、竟又暗暗生出几分侥幸……

那是我此生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身体。尽管那时，我只才十五岁，但或许是因为我太过敏感，竟隐约预知到了、这代表着什么。

他双掌轻抚过我两侧肩胛的敏感之处，我抿紧下唇，目光却是一闪未闪。

许久之后，他方将目光自我身体移开，我身上一暖，一件纯白裘氅已覆住了我的身体。

我看着他缓缓起身，在火光下凝眸端详了我许久，忽而俯身，我心中牵起一丝惊颤，他已抬手捏紧我的下颌。他唇间温热气息令我心中惊惧不已，而我的身体、连带我的目光，都似已冻结在这冰寒的夜风里。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直面地正视他，也是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容貌：那张脸不算英俊，却凛然生威，我从他幽亮目光中看到自己平静的脸、淡定的眼神。我看到他刀削般的薄唇微微勾起，带过一抹似是而非的笑意："原来是个美人。你是凤吗？"

你是凤吗？他这么问我。那一瞬，我的目光迅速掠上他玄色丝袍上的凤鸟图腾，脑际似有灵光闪过。我依旧淡淡望住他，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稳无波："我是凤的女儿。"

我没有骗他。我是凤的女儿。但我是不是凤，我却也不知道。

他颔首而笑，幽深眼底忽而勾过一丝暧昧的光："跟朕回皇宫，做朕的妃子，好不好？"

他的口吻像在哄一个小孩子。那一刻，我似乎忘了，自己只才十五岁，在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王者眼里，正是一个孩子。

心中似有一道极细弱的明光一闪即逝，我从他眸底看到自己唇角轻牵，似笑非笑望住他："不好。"

他似乎怔了一瞬，眼神中竟闪过一抹迷惘之色。我望在眼底，心下微微一定：原来面前这个征服者，即便被流传得再如何神勇，也终究是个"人"啊。

然而他那目光里的茫然神色一瞬即定，他唇际随之吐出的话语亦是喜怒莫定。

"那么，便做朕的奴隶。"

我蓦地倒抽一口冷气，然而心底某处，却隐秘地、缓缓松了一口气。

第56节：第十三章 凤轩(1)

第十三章 凤轩

大凰国永泰光贞十二年寒冬，帝都燕京寒风刺骨，霜雪纷飘。我拖着沉重的镣铐，尾随在那个征服者的马后，听任手腕上的铁镣在我每迈出一步的动作间，撞击出令我倍感耻辱的尖厉声响，而我的双腿，早已僵硬麻木到不再像是我的。

通向皇宫大道两侧的百姓，不住挨挤推搡着，争先一睹他们英雄的风采。当然，更令他们期待的，是可以欣赏到我这个公主沦为俘虏的风姿，以平衡这些卑微的人们心底那可怜的一丝虚荣。

我听见在前方那个银光铁甲的帝王马蹄声踏过之处，周旁的大凰国百姓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欢呼声，刹那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即便是血洗我们国家的入侵者、酿下无尽杀戮的魔鬼，在他臣民的心里，他也是英雄。

我刹那间想要牵动唇角，以冷笑回应那些刺耳的声音。

然而，我笑不出。眼眶早已干涸，竟是连一滴泪水也挤不出。

那个高傲的帝王偶尔会回过身，目光仿佛不经意地自我身上掠过。我坦然抬眸，迎上他那带着几许挑衅的目光。我看到他们的英雄薄唇微勾，两声极其刺耳的"哈哈"大笑由他口中，传入我耳际。

我仰起脸，神态从容地与道旁那些轻辱我、辱蔑我国家的目光相对视，我看到我的目光扫过之处，那些轻蔑的眼光逐渐变成诧异、变成惊讶，甚至敬畏。

我昂首挺胸，走在我仇人的马后，就仿佛我不是一个俘虏，而是一个胜利者。

我看到马上的帝王回眸望住我的目光，在那一刻微微透过几分惊异，方才那轻蔑的大笑声不知何时已从他唇际散去。

那一眼之后，直到车驾返回皇宫，他都再未回望我一眼。

我以坦然微笑，面对他们加诸在我身上的耻辱，我要这位帝王及他的臣民，从此记住：我玉螭国可以输，但是，我玉氏、我玉氏的子民，却容不得他们半分藐蔑。

在那个我生命中雪落得最大的冬天，我被凤轩带回他的皇宫。自那日起，我每日都戴着沉重的铁镣，在我仇人的寝宫，做着数不完的繁重活计。

他的寝宫内每日都有做不完的事，也有差遣不完的宫女和侍卫，而在他的皇宫中，却唯独没有内监。

在他心里，这世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他容不得有不男不女之人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这个戎马半生的帝王啊，他以铁血压制一切，也以铁血订立了自己国家独有的一套秩序，并以铁血手段维持着他所订立的秩律。

权力足以决定一切，足以压制一切。你若不想被别人践踏，不想活在别人的秩序之下，你就唯有站在最高处。愚昧的世人不会在意你用了什么手段，他们在意的只是你有没有能力控制他们，压迫他们。若你有一日不幸从云端跌了下去，也无人会对你施以怜悯，他们所记住的，唯有如今正奴役着他们的人。

所有的光明之路都是践踏着万人的鲜血走过，泪水无法指引迷途。

而这些我以前从不会懂得的道理，都是我从这个铁血国家的铁血帝王--那个夺走我父皇和我族人的生命、剥夺我自由的"主人"身上，学获的。

当宫中侍卫将扫帚递交到我手里、我垂眸接过的那一刻，高冠玉带的帝王路过我身前，驻足停步，目光流连在我的身上，似一个看客，在望住他豢养的小丑。

第57节：第十三章 凤轩(2)

我抬首对他淡然一笑，我平和的笑容令他扭曲在唇间，那带着玩弄意味的笑容，瞬时冷却。

他不再看我，只是挥手制止了其余正扫雪的宫女手中动作。

我的笑容蓦然凝结在唇间，我看见他嘴角轻扬，缓缓逼近我身，炯亮目中透出刺骨的寒光："你是朕最尊贵的奴隶，朕怎可委屈了你，让你和他们一起做这些粗重的工活呢？"

我心头一紧，却见他薄唇微牵，针尖般森冷的目光直望入我瞳眸深处，刺得我心里一寒："等到天暖雪融以后，这里便交给你一人。谁若是敢用手帮你，朕便斫下他的手；用脚帮，朕便斫下他的脚！"

我分不清在听到他这句话之后，自己心底究竟是何样的情绪，而我只是敛衽垂首，淡然道："承蒙皇上的恩赐，奴婢无甚惶恐。"

他悠然走过我身旁，临去之际，却回眸一笑："能奴役到堂堂凤鸟的后裔，是天对朕莫大的恩惠才是。"

凤鸟的后裔吗？我苦笑：不知多久以前，我竟已忘记了自己这个身份。

他不提我玉氏皇族的身份，只提延续在我血液中、那一半凤族的血脉。看来玉螭国在这位帝王眼中，根本不值一提，他甚至都不屑继续挥兵南下，夺取我玉螭国那仅存的、由我可怜的大皇兄守住的半壁江山。

开春之后，我每日都跪在他寝宫冰冷的地砖上，为他擦洗砖面，而他寝宫里的那些宫女，已经形同虚设。

不知何时，足下的镣铐在玉石砖面上敲击的沉重声响，竟成了我单调生活中最佳的玄音妙律。

那个帝王偶尔会无视我的存在，与那些宫女在寝宫中寻欢纵欲，他放肆的举动让我在不经意间，竟已明白了一些、我以前从不曾懂得的事。

当我察觉到他在与那些宫娥缠绵之际，目光有意无意自我身上掠过之后，我便刻意扭开头，回身离去。

透过宫烛投落在地面、那个娇瘦的身影，我在心里猜测，我映入那位帝王眼中的背影，一定有些寂寞。

冬雪初融，是一年气温最寒冷的时候，我却在这座富丽奢华的帝王寝宫里，不分昼夜地做事。

每当夜晚，为了提醒里面那个酣睡中的帝王记住我的存在，我都会放大动作，刻意让手足上那沉重的镣铐击出有规律的响声，以此惊扰到重重罗帷之内，那个王者的清梦。

不过一个月，不分昼夜劳作的我便病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拖着病体回到我平日居住的那间跨院，翻出宫人为我准备的貂毛裘氅和蚕丝锦被，丢到火塘中，看着它们的绒毛羽絮欲图逃离这灰飞烟灭的命运一般，在火塘内片片飞卷，却被我手执木条，将每一片逃出火舌舔噬的绒羽掸回火塘，直至看到它们被火魔烧化为灰烬，浓浓的焦臭味弥漫在房间内，我方踏着虚浮的脚步，推开门和四面的窗，任凌晨刺骨的冷风带走我房内所余下的最后一分温暖，看着最后一星火光在疾烈的寒风中跳跃挣扎了几下，终于熄灭，我方端过平日净面用的铜盆，将火塘内烧化的灰烬盛入盆中，随即缓步走到我门前那株柚木树下。

第58节：第十三章 凤轩(3)

俯身之时，我只感觉脑颅剧痛，眼前一阵阵的发黑。我咬紧牙关，不让最后的意识消散，握起铁铲，在土中掘开一个小坑，将铜盆中的灰烬尽数倾倒进去，掩上土后，方端起铜盆步回房中。在我房内仅剩的一只盛满水的木盆中洗净了铜盆，方才关好门、拉上窗，躺回床榻，一时只觉天旋地转，意识瞬息间已被黑暗填平。

那位平素故意冷淡待我的帝王来我居住之处看望我，已在我的意料之内。

我看着他厉声训斥看管我的宫人，他们默默垂首，不敢出声解释，生怕激怒面前这位素来暴戾的君王。

我叹了口气，开口替他们求情："皇上，他们并无错。"

他回眸看我，我抿了唇，心中泛起一丝隐隐的不安，却依然是声色未动，坦然回望住他的目光。

果然，在我垂眸之际，我听到那个暴戾的帝王向我挑衅一笑，当即下令将他们杖责三十，逐出皇宫。

听着那两个可怜的宫人蓦地在凤轩身前跪下，哀声求情，却被凤轩身旁的几名守卫拖了下去，我悄悄在心里松了口气：方才，真是险呢。

他那日并未多作停留，只是走到我病榻之前，俯身看了我一眼，牙缝中蹦出的话语听不出分毫感情，然而我分明看到有依稀暖意在他眸底酝酿。

"后悔了吗？"我听见他这样问我。

我从他眸底看到自己苍白枯槁的容颜，我看到他眼中的那个我薄唇轻抿，淡淡吐字："没有。"

"是吗？"他的语气依旧听辨不出喜怒，却倾身为我掖好锦被，望住我的幽黑瞳眸深深一敛，"可是，朕后悔了。"

在几年前，子忻哥哥教我用兵之道时，就曾告诉过我：是人就一定有弱点。兵家所谓的"战无不胜"，不过是因为对方阅历比你多，更能掌握住你的弱点。如若能更好掌握住你对手的弱点，你便能轻易打败他。

我赢了。三日之后，这位大凰国的末代帝王，便派人将我接入"朱凤宫"。

朱凤宫本是凤轩少年时代初即位时，所爱过的一个奇女子，朱璇的居所。凤轩虽未立她为妃，却为她修筑了这处阆苑仙境一般华美的宫阁。

凤轩甚至还派了个名唤"翠珠"的丫头来服饰我。翠珠是他昔日的宠妃蓉妃的丫鬟。

说是"昔日宠妃"。那是在我之前。

然而，他却并未亲自来看过我。但是，恐怕如今整个宫中的人都知道，作为他国俘虏的我，正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

我不是傻子，自然也懂他的意思。他希望我先妥协，只是，我还没能做好准备。或者在我心底，还是隐隐有些惧怕--惧怕接受那个将要面对的"准备"。

和子忻哥哥分别的那一刻，我便知道自己此生再不会为除他之外的任何男人动心。不过当然，要让这位骄傲的帝王以为你对他动了心，其实很容易。

但是很快，我便不需要再做那个让我心畏的"准备"了。

第59节：第十四章 乘凤(1)

第十四章 乘凤

大凰国永泰光贞十三年寒冬，我已在朱凤宫住了将近一年。

燕京的冬天分外寒冷，尤其是这座仙境一般的宫阙。

这座仙境一般的宫阙内，除平日照顾我的翠珠之外，便再没有一个人。

凤轩疑心深重，他的皇宫素来只有宫女，没有内监，而在他的后宫，更是连妃嫔都数目寥寥。听翠珠说，早年他至爱的那个名叫朱璇的女子，曾背叛过他。

我不置可否，脸上也没有流露出分毫讶异。自打入了宫后，我在凤轩寝宫接触的宫女也不算少了，这个宫女的话也委实多了些，不过，话多自有话多的好。

住入朱凤宫以后，凤轩并不曾亲来看望过我，却时常派几名宫人为我送来一些补品，偶尔也有绫罗宫缎、珠钗首饰。

我俯下身、轻轻捻起一支花钿碧玉环，看到环上所刻、那昂然翘首的螭龙，不禁在心中暗自冷笑：不知这些琳琅满目的珠钗首饰上，又沾染了多少来自我族人的鲜血?

那几个宫人看见我俯身细拣许久，将那些钗物手镯掌在手心细细抚摩，似是对他送来的每一样都爱不释手。

可是他们却看不见，那刺目的珠光映出那双浸没在仇恨中的冰冷瞳眸，幽黑得几乎映不出珠光的华彩。

第二日，那几个宫人便又奉命为我送来了几盒胭脂水粉，并悄悄对我说，昨日皇上心情大好，我掌中这几盒胭脂调制极难，每一盒都价值百金，是平日他的妃嫔们最受宠时也无幸获赐的。

我抿唇浅笑不语，将胭脂递给翠珠，第二日便吩咐翠珠为我梳头上妆。

镜中之人眉似峨黛，眼如水杏，颦眉之间那双乌漆眸底映着她鬓边的金丝璎珞，璨亮如星。

镜中之人的容貌日渐艳丽。以往我从不喜欢施妆抹彩，而今日，从前我所不喜欢的那些，全都必须去习惯。

我早便不再是我。我如今只有一个身份--我是我故去的父皇最后一个女儿，是玉螭国最骄傲的公主。

我的身份看似由一个奴隶，变作了帝王的妃嫔。然而未变的，是那位铁血帝王施加在我身上的镣铐，每日随着我行动间撞击出的声响，直至每晚梦中，都提醒着我，要我记住--记住我的仇人加压在我身上的耻辱，提醒着我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

凤轩希望我记得这些，从而记得他。而他又怎知，再多的耻辱，都抵不过我父皇、我族人的血海深仇。

翠珠很是体贴我，因我身上戴着镣铐，行动甚是不便，故平日里我有何需要，都是她为我办妥。

这年才刚入冬，她一双纤纤素手竟已生满了冻疮。

或许因此间环境清幽，竟让我寻回些许当年在离宫时的感觉，竟对这个年少的近身侍女生出了恻隐之心。

第60节：第十四章 乘凤(2)

朱凤宫虽只有我俩，但平日诸般琐事却是不少。纵使我身在朱凤宫，我亦只是一个卑贱的奴隶，并不是妃嫔，更不是这皇宫的女主人，她却肯尽心尽力照顾我侍奉我。自她被派来我身边，我有何要求，她无不满足，每日更要为我洗衣、做饭、收拾打扫，几乎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她弱小的肩膀扛下了。

她才只十四岁--十四岁，多单纯呢！

那一刻我差点忘记，在两年前，我也只才十四岁，而我十四岁时，也是像她一般的单纯。

我不顾她的反对，逐渐开始帮她分担一些琐事，并渐渐开始相信：在这世态冷漠的浮世中，在这趋炎附势的皇宫里，至少还存留那么一点温暖与温情。

深冬的清晨，天未降雪，而窗案上，已凝起了一层寒霜。

在这么冷的冬天，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裘氅与火炉，不是温暖的软榻和熏香萦绕的锦被，而是雪。

我步出门外，望住门前那几株茕茕孑立的梅树，满树梅花开得虽艳，然在这凛冽寒风中，却令人倍觉清寒。寒风挟着几瓣寒梅落在我肩头。我抬掌拈过，耳边镣铐撞击出的清脆响声掩去了翠珠的足声，当我察觉过来她在我身后时，一件银狐裘氅已悄无声息披上我肩头。

我回身望住她，嫣然一笑，却并未出一语。

这时，忽听一声清鸣自重重宫阙之外遥遥传来，音极轻极渺，却听得我心中蓦地一沉。

我双眉轻颦，目光看向寒风中的几树落梅，随口说道："以往我在菊花谷时，每年秋天，都会采摘菊花，酿制菊花酒，可是今年……"

眼角余光督见翠珠清灵灵的大眼睛俏皮地一转，脱口而道："公主，我们大凰国的娘娘们都喜用梅花烹酒，如今宫里梅花开得正艳，若公主您想喝，奴婢这就去为您采集花瓣。"

尽管我早已是他们国主的奴隶，可是这个伶俐的丫头仍还是口口声声唤我公主。事实上，我也习惯这个称呼。从前我并不喜欢，但现在，似乎唯有这个称呼，才能令我感觉自己还是玉螭国的公主，而不是大凰国一个卑贱的俘虏。

我淡然而笑，目光望住她："别傻了，采花酿酒，甚费功夫。何况，朱凤宫的梅花也不够。"

我看到她涨红了脸，悄声告诉我："我可以去梅苑里采。那是昔年皇上玩耍之处，自皇上登基之后，那里便很久再没人去过，也没一个宫人看守。"

我迟疑一刻，终是摇头："我也只是一介奴婢。你这般费功夫为我酿制梅花酒，只怕皇上会难为你。"

她听我这么一说，一张圆圆的小脸立时涨得飞红："别这么说，公主。"我看她咬紧下唇，支吾道，"奴婢自打入宫以来，便被人差遣惯了。从没人待奴婢像公主这般好过。在奴婢心里，早就已将公主当作自己的亲生姐姐了，奴婢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只要公主开心，奴婢便开心了。"

第61节：第十四章 乘凤(3)

真是可爱的孩子呢，我心里微微动容，不禁握了她的手，和声笑道："既然真当我是姐姐，那以后也别"奴婢"、"公主"的叫着，你也莫在我面前自称"奴婢"，以后，你就叫我……"

说到这里，我语声微顿，她眸光闪了闪，似是在等着我说下去，我沉吟一刻，望着寒风中瓣瓣飘零的寒梅，心里猛地一揪，涩然笑道："叫我玉甄姐姐。"

"奴婢不敢。"她有些惶恐地垂下眼睑。我故意板起脸，不悦道："那么翠珠刚刚跟姐姐说的话，都是假的？"

"不，奴婢……"她抬起双眸，看见我的脸色立时沉了下去，当即改了口，细声道，"那么翠珠……谨听姐姐的吩咐便是。"

我莞尔："这才乖了。"

"那么，那么玉甄姐姐先在这里等着，我去采足了梅花，黄昏之前一定回来，和姐姐一起酿酒。"她一张小脸在寒风中涨得粉红，竟是比身后的梅花都要娇艳。

我颔首而笑："也好。你去采来，我们一起酿梅花酒，酿好了，一起尝。"

看着她笑吟吟地转身离去，我含笑不语。

许久之后，直到看着她的背影转过幽深迂拐的回廊，我方深吸尽一口气，目光越过那层层叠叠的朱檐碧瓦，看向缈缈云层之后，暗自叹了口气。

玉甄。为何会突然想到这个字？若来日我有幸能重归故国，从前那个名字我是万万不会再用了。就让她随我的过去一同湮灭吧。

也让那个只属于"湮儿"的名字，在"那个人"心里，永远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曾经那朵清莲终将腐作泥朽为土，再不属于那个叫"湮儿"的女子了。

凤轩从未唤过我的名字，在他和他臣民的心目中，我都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奴隶、一个囚徒，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唯独那个叫翠珠的女孩，才真的当我是一个"人"吧?

不知是因为心底深处终于生出一丝动容，还是因为感到凄凉，耳畔吹刮我面颊的刺骨寒风带出我眼中一圈水雾，我正欲抬手抹去，手臂却蓦地一颤--那一刻，我心中都为我那乍然闪过的想法震骇不已。

玉湮。玉甄。

眼枯泪尽，玉碎瓦全。--那，会是我的命运吗?

思绪恍惚之间，我的目光终于看到一只赤羽大鸟展翅飞过影影绰绰的宫阁殿宇，身形在我眼前渐渐扩大。

我心中一喜，敛定心神，目光追随它的身形，直至它缓缓在我身前降落。

又是一年过去了，如今它已再不是当初被我捧抚在掌间的那只小鸟，它已长得比我还高了。我眼眶微微湿润，只见它身后白影闪动，一个白衣少年从它背上一跃而下，在我眼前立定。

那俊雅少年年纪与我相仿，一身白衣飘逸如仙，朱红眼眸明亮如星，在它身后，这座仙境一般的华美宫殿都仿佛黯然失色。

第62节：第十四章 乘凤(4)

我淡笑望定他，眼中郁悒在他明亮目光下，融化无痕。

他朱红眼眸流连在我身上许久，乍惊乍喜，口唇微动，却又吐不出一个字。我微垂眼眸，不愿再与他对视，婉声问："雪岚公子，不知今次秦翦将军又有何事嘱咐？"说完这句话后，我便抬眸与他相视，果见他眼中的痴缠已敛于平静，依旧是怔怔看着我，轻声答："秦翦将军今次并无吩咐，只是，我担心你，所以来看看你，过得可好。"

他说话还是这么吞吐呢。他的样貌与我初见他时，并无太大变化，不过去岁我们初见时，他那稚气的声音已几乎褪尽了。

初见……

那是今岁刚入春，我初住入这座朱凤宫时，在宫中时常看不到翠珠身影。那时我猜测因为我身体尚未康复，她怕是入太医院帮我抓药了，便悄然起了身，在朱凤宫四处漫步。

那日我在宫内四处走着，忽然听到极远处传来一声清鸣，似鸟而非鸟，我心里一震，目光随那声音传来之处望去，却看到一只赤羽大鸟，正飞过宫墙重檐，向我飞来。

我看着那只在天幕间展翅飞翔的大鸟，只觉呼吸都为之一滞，心口阵阵揪起：它、它……它！

直至它在我身前停下，不待它驻定足，我便蓦地奔到它身前，俯身跪下，轻轻揽住了它柔软的羽翼。

在我心里，很早便已将它当作是我的亲人。如今离我离开离宫才只半年不到，我与它分别了才只半年不到，然而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半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竟颠覆了我从前的一切。

我轻轻抚摸它的羽翼，想起和它分别这些时日，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心中揪起一阵阵的酸楚，隐忍许久的泪水，终于顺着我脸庞滚落。或许只有对着不能说话的它，我才会流露出自己心底最孤独脆弱的一面吧？

感觉到颈边一阵温暖，我以为它仍是同以往一样，以它丰满的羽翼摩蹭我的颈项。我一喜之下，忙去抱住，然而触手温软，我手蓦地一颤，一惊抬头，竟看到是一个白衣少年，正跨坐在它的背上，伸手抚摸我的脸颊。

我顿时倒吸一口冷气，直退出数步后，方才站定身，惊魂未定地看着他，脱口便高声叱问："你是谁？你怎么……"

而在这时，我感觉胸口一紧，他的身形竟如此之快，我连看也未看清楚，便已被他捂住了我的口，将我拽到假山之后，我慌忙挥打他的双臂、奋力挣扎，却竟怎样也挣不脱他那双苍瘦的手臂的钳制。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内狂跳如雷，然而至他缚住我、背靠假山站定，都未再有动作，我抬眸之际，发觉他一双朱红色瞳孔温和如水，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看，从他唇边传来的温热呼吸如一阵和煦的风，让我惊骇不已的心，渐渐在他的气息中宁定下。

第63节：第十四章 乘凤(5)

甫一定下心神，我便将目光移向它处。然而，目光移过之处，我竟看到翠珠的一袭翠绿宫裳转过回廊尽头，消隐不见。

方才跳动不已的心，这时却蓦地沉了下去，我一时竟差些忘记呼吸，便要在他怀中窒息。

后怕的感觉，往往比"害怕"更令人惶恐。

他的双臂这时方松开我的肩膀，目光却仍是痴痴流连在我身上。我深吸尽一口气，平静望定他，淡淡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转眼望向身后的赤鸟，却发觉它也正匿身在假山之后，而方才他带着我一转身的距离，竟已穿过一道回廊！

我惊疑不定地看着他，眸光忽闪，趋步后退。他却一脸诧异地看着我，竟似乎不解我为何要后退一般，我退一步，他便逼上一步。我情急之下，忙蹲身抱住身旁的赤鸟，将它呵护在怀中。

而在这时，我却惊骇地发觉，它的目光仿佛失了灵魂一般，我一惊之间，看向面前的白衣少年--在这一刻，我才惊异地察觉：他的眼睛，他的朱红色眼眸，与我怀间赤鸟，竟仿若一对孪生兄弟！

"你……"一个极其惊异的念头在我心中电转而逝，我终于平静了呼吸，颤声问他："你和它……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在我面前蹲下身，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被我护在怀中的赤鸟，忽然温和一笑，笑容竟带着几分孩子气："你……"顿了一顿，他才艰涩地、一字字说道："我是它的主人。"

在他话声中我心蓦地一跳，我低头看了一眼我怀中的凤鸟，又看着他，奇道，"你……你是……？"

"我……"他话至口边，却又不知为何抿了唇，朱红瞳眸微微微一黯，旋即抬起双眸，一字字道："我和你一样，是人。我叫雪岚。"

"你，为何会来这里？"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问。

他低了头，由怀内摸出一封信笺，那信上封蜡的图案竟赫然是一条螭龙！

我一惊之间，一手夺过信笺，便不再理他，拆开信，回身一目十行看下，心头蓦地一紧，再一字字看毕，方转回身，未及多想，便握住了他的手："是秦翦将军派你来的？"

他张了张口，看到我忧急的脸色，终于低垂了眼，轻声答了一字："是。"

我隐约觉得，他说话的声音听在耳内，有些古怪，竟然如同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

然而我并未多想，抬眸望了一眼天色，见天边残阳如血，朦胧了远方殿宇檐角的轮廓，我心头一紧，忙握起他的手，轻声叮嘱："时候不早了，我的婢女快回来了，你现在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不要！"他这时却蓦地牵过我的手，紧紧握在掌中，说话声音仍然如同一个孩子，然而略透出稚气的声音，却因为急切而带着颤抖，"秦翦将军说……他说你现在，在这里很危险，我……我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保护你！"

与他担忧的目光对视时，我的心没有来由地一跳，迅速将手从他掌中抽开，目光望定他，瞳仁深缩。从他那双朱红眼眸中，我看到自己满含戒备的脸。

终于，我板起脸，侧过头去，声音也瞬时冷了下去："不行。"

"让我陪着你！"他说话依旧是一字一顿，话音却已拔高，一字字都透着颤栗。

"我说不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陡然拔得更高，声音里透着不容抗拒的绝决，"你这样会害死我的！"

这句话令他微微一愕，我看到他眸中朱红色的光彩微微黯了下去。终于，他转身跨上凤鸟的双翼，在我的目光注视下，那只凤鸟在空中几个盘旋，终于向着天幕渐渐远去……

而那双朱红眼眸，却依旧久久在空中凝视着我，让我心口一窒，侧开了头，不忍再看。

第64节：第十五章 心机(1)

第十五章 心机

那日秦翦的信笺中提及，我那刚满七周的小皇弟玉瑾，已被他隐去了皇子的身份，寄养在一户民舍内，暂时性命无忧。

我知道，他所谓的"暂时性命无忧"，究底是何用意。我那位素未蒙面的小皇弟，自幼体质孱弱，这秦翦曾跟我提过。--他跟我提过的，我三位皇兄和这位小皇弟的事，我都牢记在心。

当今相国李牧以每岁向大凰国进贡的代价，换得玉螭国稳守江南的半壁江山，继续做着苟延残喘的美梦，而我那位大皇兄，至今仍在江南做着被外戚把持了朝政的傀儡皇帝。

当日帝都变乱之际，秦翥护了玉瑾逃出帝都，将他寄养在江南一户普通民舍内，而当秦翦跪别了我与父皇之后，便下江南与秦翥会合，投奔健康的李牧。

昔年子忻哥哥曾对我说：历古至今，当逢盛事，则偏文轻武，而今时值乱世，自然重武轻文。如今玉螭国的朝政由李牧一党把持在手，而他的门生中亦有从武之人，控制了现今玉螭国一半的兵权。然而，秦翦在书信中亦有提及：李牧所控制的那一半兵马，常年偏居江南，安于享乐，在战场难当大用。而他自己本就是文科入仕，他的门生自然也不精善用兵之道。当年，秦首辅一党的武官，早在帝都那一场变乱之中折损殆尽，纵使生还的余党亦被他们一一铲除。在这种时候，正值秦翦他们这些武人大显身手之际。

秦翦兄弟因本是墨虬国人，在我玉螭国朝中并无可以依靠之人，完全是凭着能力一步一步走至今日的。若说秦翥多少还沾上一点他兄长的光，那么秦翦便真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爬上如今这个高位。

秦翦年纪虽轻，但早年其父因夺位之争惨淡收场，对他影响至深。他吸取亡父的教训，与秦翥置身在这微妙的朝局之中，却又置身在相国与首辅的天平之外。

当天平两方尚有力可支撑时，自然可以周旋其中，任其左右摇摆，而这天平一方如今早已失衡，以秦翦之精明，他能想到的，就唯有一个选择。

第65节：第十五章 心机(2)

如今李牧派他戎守边防，这一则是对他能力的信任，二则，也是这只老狐狸害怕秦翦手中的兵力会危及到他在健康已稳固的权位。

如今秦翦在边关安守本分地操练他的兵马，李牧便自以为可以稳守着南都健康安枕无忧，可是，秦翦的目光怎会如此短浅？偏居江南，当一个傀儡皇帝，那是我那个可怜的大皇兄玉璜哥哥的志向。在江南稳住脚跟，做帝王背后的执势者，那是那位颇有雄图才略的李相国的志向。而秦翦，他不止要成为这片土地最后的赢家，更要夺回我玉螭国失去的大片土地，甚至--他不止要成为战场杀敌的英雄，更要成为开拓国土的霸者。

相国李牧，和如今长眠在地下、那位与相国争夺了半世的秦首辅，恐怕怎么也不会料到：秦翦这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玉螭国现值休养生息之期，秦翦才会暂时乖乖听着李牧的话。可是，他在信中谈及：他已在民间寻访说客，不出两年，必会与银夔国联兵--他不止要夺回我玉螭国失去的半壁江山，更要踏平大凰国的土地，将我救回。

"踏平大凰国的土地"。他本没必要告诉我他的全盘计划，纵使我是玉螭国的公主，我如今身在大凰国，深谋如他，怎生都该明白一个道理--没有秘密是安全的。尤其是，不能让你的秘密掌握在如今落在对方手中的人手上。

而他既然告诉我这些，真的是基于对我这个玉氏皇族的公主的信任吗？

身在其位，谁也信不过，能相信的，唯有自己。这个道理，他应该懂得。

他告诉我这些，只不过是为了博得我的信任而已。而他之所以要博取我的信任，只是因为他将来还有用得到我之处。

想要稳住我玉氏的江山，想守住我在父皇临终之际对他的承诺，以后的路，唯有靠我自己。

此番再见，我察觉到这个叫雪岚的少年似乎变了许多。变得沉稳了许多。

他不再主动同我说一句话，目光却只是常常不经意地流注在我身上。我问一句，他方答一句，神态间甚是拘谨。我不由随口侃道："为何总是瞧住甄儿？莫非甄儿面容不净？"

听见我此言，他黯然抽离目光，却并不言语。

我暗自在心里叹了口气：这个人，我说什么，他听不懂。正如他究竟在想什么，我也猜不透。真不明白，为何秦翦如此精明的人，竟会派他来为我送信?

见他不再打话，我当下不由叹了声气："时候也不早了，我的婢女将要回来了，你快走吧。"

他这时霍然抬眸看住我，眸光一闪，刚待开口说什么，便被我飞速一语截住了他到口边的话："你在这里，会耽误我做正事。"

他嗫嚅了一下嘴角，终于黯下了脸色，转身向停歇在身旁的那只凤走去。

第66节：第十五章 心机(3)

而在那一刻，我竟听到有急切的脚步声遥遥逼来，凝神细听去，那一群人的脚步声里，更夹杂了一个纤细柔婉的声音："皇上，奴婢没有骗您，公主真的正和一个乘凤而来的男人私会呢。"

那个平素煦风一般温和的声音，这时却如一枚极尖锐的利刺，转过幽深回廊、穿过寂寂宫阁，直扎入我心底，直至心中那最后一丝温暖也化作飞灰，散尽。

脚步声已逼至五十步外，在那些杂沓的足声中，唯独那个铁血帝王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如此清晰，带着铁一般的沉硬，血一般的腥冷。

我嘴唇微微颤合，却竟是连一个冷笑也挤不出。

而在这时，耳畔一个轻柔的声音将我的神智从绝望中唤回，身畔那个同龄少年在我耳边轻声安慰："别怕，我会保护你。"

我的背脊抵着身后冰冷的假山石，从心口发出沉冷低笑：保护我？你以为，你能保护得了我？真是单纯的人啊。

我回眸望住他，心底乍然生起一念。那一刻，我浑身蓦地一冷，寒意从背脊直袭遍周身，看着他明亮的目光，我抿了唇，终于铁下心--随着镣铐清脆的撞响声，我毫无察觉地抬起手，一个耳光朝他脸上狠狠掴下！

雪岚一惊望住我，手不由自主自我手臂间抽开。而他的左颊，已被我留下了通红的掌印。

在他还未缓过神之际，那些脚步声因我方才的动静，陡然急促，这时已在假山后数步之外。

我当机立断，抬手拨乱了自己的长发，猛地狠命推开他的身子，我听见耳边那个尖细的声音带着哭腔，声声凄楚："放开我！"

雪岚白衣萧索，怔怔看住我，似乎不解我为何有此举动，口齿微动，却是连一句解释也说不出口。

而在这时，帝王的脚步声已至我身后，我蓦地退后数步，转身倾入身后那个男人的怀中，颊边滚过两行温热的轨迹，转瞬便濡湿了凤轩的玄黑皇袍。

我在他怀里悲哭不止，如同一个受到委屈的孩子，紧紧攥住他衣袂的手臂微微颤抖。我感到那只粗糙的手停滞在我的发间，迟疑了一刻，终于轻轻抚下我的肩头，平抚下我激动的情绪。而我低垂的目光，却是顺着凤轩身侧那袭翠绿宫裳望去，眼神中透出的丝丝冷意，令她刹那低了头，不敢与我正视。

许久之后，凤轩缓缓握住我的双肩，我自然地顺着他的动作将身子从他肩头抽离，故意避开他的目光，随之双肩也自他掌中缩回。

下一刻，我便听到他不带分毫感情的声音，一字字道："来人，掌弓。"

他的话虽听不出任何感情，但那一字字却都沉冷生硬，如从牙缝之中蹦出。

我霍然抬眼，一旁宫人已奉上白玉雕凤的长弓，另一名宫人则俯身奉上箭筒。我心头蓦地一紧，忍不住抬眸看向咫尺处那个茫然望住我的白衣少年，竟从那朱红眸光中，看见一丝隐痛。

第67节：第十五章 心机(4)

然而他只是望定了我，并不出一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还不敢相信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

随着一声闷沉的轻微响声，我蓦地转眸，看到那个一袭玄黑皇袍的帝王正眯起眼，拉满弓弦，那支凤翎箭搭在开得满满的弦上，稳稳停悬在他指际。

然我知道，只稍下一刻，随着一声破空之响，被他捏在掌际的白翎箭离弦之际，便是那个雪一般的少年命陨之时！

不知为何，我心底竟抽起一丝极纤秘的隐痛，目光一瞬不瞬看着面前帝王衣袂随风微拂，我终于矢口尖呼："不要！"

帝王本已微屈的手指在弦上顿住，双眸回望住我，目光似笑非笑，又带着凌厉的洞彻，仿佛他刚刚开弓拉弦，便是为了等着看我这一刻的失态。

我心底一沉，终于颦了眉，涩声吐字："若是皇上定要杀他，那么请先杀了我。"

他目光望定我，忽尔悠然一笑，弓弦微侧，那支刺目的凤翎箭的箭头已对准了我："你以为朕不敢？"

"皇上以为我不敢？"我并不畏惧他的目光，只是趋步疾退，挡在雪岚的身前。那一刻，我清楚听见身后的心跳声陡然急促，然而我却极力维持着语声的镇定，定定望住面前那位高冠玉带的帝王。

终于，他握在手心的弓自掌际抽开，一抹暧昧由他唇边闪过："为何不要命，也要保护他？莫非，你们真的--？"

"皇上若是真的认定我与他有情，便不会给我机会解释。"我坦然回应他的目光，一字一顿道。

凤轩蓦地笑了："那为什么？"

"因为--"我转眸看着怔然望住我不语的雪岚，只盼他能看懂我眼底的暗示，"因为，他是我的哥哥。"

此言甫一出口，我的心便提到了嗓子眼口，此刻我二人之命危在顷刻，我生怕他稍有异举，我方才的谎言便不攻自破。

而他眸光清亮，竟似会解了我心意一般，僵然站在我身前，一动不动。我一颗紧悬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

身后的帝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后那只凤凰，忽尔一笑："你是凤神？"

雪岚缓缓抬眸看定他，沉沉点了一下头，眉目之间却依然有几分迷惘之色。

"你也是玉螭国的皇子？"凤轩继续问。

我心口一惊，刚待出声，却听雪岚的声音已帮我回答："我和妹妹，并非一父所生。"

我心里一紧：这个未谙世事的人啊，他，能听懂我心里的想法吗？

"既然是她哥哥，为何会对她做出逾矩之举？"身前的帝王不为所动，继续问。

我心下一紧，目光望向雪岚，见他咬紧下唇，涩声回答："因为在凤鸟的故乡，兄妹可以结合。"他缓缓抬眸，清亮目光望住凤轩襟上那只凤鸟，声音不冷不热，"这点，我以为以凤鸟作为图腾的大凰国君王，应该能了解。"

第68节：第十五章 心机(5)

一口气蓦地提到嗓子眼口，那一刻，我听到自己心中某处发出脆裂声响，瞬即寂静。

"可是她是朕的奴隶，便是朕的女人，即便是她的亲生哥哥，即便是凤神，也不能碰朕的女人。"我听见面前的王者口气蛮横，一抹残忍笑意自他唇际掠出，"尊贵的凤神后裔啊，你告诉我--我该当如何处置你？"

我喉头微哽，双眸低垂。在这个时候，我不想看那个仅凭一句话，便能决定我二人生死的帝王，更不敢看那个清澈如雪的白衣少年。

雪岚在瞬间沉默了。这个寒冬未雪的朱凤宫，似乎都随他的沉默褪尽了生机。

凤轩似乎很有耐性，并不催促。我的心僵悬了许久后，才听到雪岚淡淡说出一句话，让我瞬间震骇抬眸。

"皇上，借一步说话。"

他想做什么？我冷冷抬眸瞪住他，毫不掩饰眼中的惊怒之意，他却是一语未出，望过我的目中却有几分凄郁之色一掠即逝。

我抬眸看着凤轩，只见他点了点头。于是一旁的宫人纷纷让道避过，我看着那个一袭白衣的少年跟随一身玄黑皇袍的帝王转入回廊后，似乎在交谈什么。然而隔得太远，我完全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

我转过身去，不愿再看他们谈话的方向，不愿再为那个与我素无瓜葛的少年忧心。

转身之际，我的目光正落在了身后翠珠的身上。她方才一直在身后观察我的举动，此时见我望住她，不由慌了神，慌忙移转视线，避过我的目光。我由心底挤出一丝冷笑：这就是我的"好妹妹"。如今想来，自凤轩将她派来我身旁，她便一直只是忠于她的主子--如今因我的出现，而受冷落的蓉妃。

我不怪她，她也是个忠心为主的好奴才。不忠于我，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经此一事，让我越来越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若要你的奴才忠于你，甚至在离开你之后还能犯险为你效命，你就须得有能压慑住她的权势才行。

那日凤轩与雪岚说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他们似乎谈了很久，一直谈到黄昏时分，凤轩才与他踱步来到我面前。

见到雪岚安然无恙，我深深吸了口气。不知是不是错觉，只是这短短几个时辰，我竟察觉他的目光变得异常沉静，隐隐有种安定人心的力量。

自那日后，凤轩便将翠珠调离了朱凤宫。而他却并未将我独留在此处，而是留下雪岚在这里，说是让我们兄妹好好相聚。

他命人解下我双手双脚的镣铐，却将本属于我的惩罚施加在雪岚身上。

我终于脱离了自己的禁锢，尽管手腕足腕原本戴着镣铐之处，已留下了再也洗不去的耻辱枷印。

凤轩那日在朱凤宫坐了许久，迟迟不愿走。

他看着我的目光让我隐约察觉到危险气息的迫近，忙侧开脸去。他已站定在我面前，抚起我泪迹犹存的脸，一手捏起我的下颌，悠然而笑："朕便让你兄长往后都在此处陪着你，你可开心？"

第69节：第十五章 心机(6)

我抬眸迎上他的目光，唇角略牵，然我的话音却是平板淡定："多谢皇上开恩。"

此刻，在我们谈话之间，那个叫雪岚的男子正默默扫着门外的残梅，身上的镣铐随着他的动作，撞出清脆响声。只是那声音听在我耳内，却再不会感到美妙，每一声响声，都令我倍觉揪心。

凤轩哈哈一笑，横臂抱起我走入内殿，我的心在他怀中不安地狂烈跳动，几步之间，他已将我放上雕凤白玉床，目色迷离地望住我。

罗幔在我眼前轻缓曳阖，我屏住呼吸，心中却阵阵收紧。他除下玄黑皇袍，轻轻俯唇在我耳际吐着丝丝热气。闻着由他身上传来的浓烈的男子气息，我全身肌肤寸寸紧绷，心底传来一丝嫌恶之感，然而被他抚在掌下的身体却是一动也不敢动。

他的唇紧贴我的耳畔，沿着我光洁的颈项一分分下移，压抑的厌恶感冲击着我的脏腑，我十指深深扣入掌心，一遍又一遍呼唤着那个埋藏在心底深处的名字。

便在我感觉掌际微温、隐隐疼痛从掌心传来之际，他却蓦地松开了我的唇。我心下微微一惊，睁开双眼看定他，却见他眸底闪过一抹寒光，语气中亦带着几分怒意："朕从不喜欢勉强女人。"

我暗自在心里松了口气，他却蓦地俯低身，张口朝我颈际狠狠咬下，我痛得心里一跳，却咬破了下唇，并未惊呼出声。

睁开眼时，我看着一抹阴冷笑意自他唇边缓缓绽开："不过--朕要你永远记得，朕是你的主人。"

罗幔轻斜，遮下了玄黑皇袍的帝王远去的身影，我躺在罗床上，心中已冷得再流不出一滴泪水。

轻轻捧着颈际那个兀自流血不止的齿痕，我终于在心底庆幸地深深吸了口气：刚刚真的好险。

殿内未点一支烛火，我心中憋郁难安，压抑得几乎透不过一口气。望眼窗外，见天色渐渐暗下，于是踏着略微虚浮的脚步，想出门透口气。

刚一推开门，我便诧异地看到雪岚正坐在门外的殿阶上，单薄的背影略显萧索。

透过朦胧月色，我看到他握着扫帚的指节因用力而泛出隐隐的青白。我深吸一口气，轻轻蹲下身，在他身旁坐下，他这时忽然转过脸，朱红眼眸在月光下泛动着迷离的光彩，竟分不清是月光映入他眸底、还是他眼中的泪光在闪烁。

他的视线停留在我颈际伤处，向我伸出的手蓦地一颤，最终僵悬在空中。

我深吸尽一口气，不忍再与他的目光相望，轻轻垂下了眼，疲惫地叹了口气："我没事。"

话音未落，我忽然感觉背脊骤然一暖，我的身体已被他紧紧环臂抱住。他的怀抱温暖而沉实，带着依稀熟悉的感觉，一时我却记不起，在记忆中哪个角落，曾经有过与这相似的一幕。

我只感到身心俱疲，十指微微屈合，伸入他的发间，嗫嚅了一下唇，然而那口边的"对不起"三字，却竟是无论如何也吐不出……

他的双臂越缩越紧，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轻如鸿羽，他双臂越是用力，我的心却愈觉宁定。

所有的疲惫都渐渐化散在这个温暖的怀抱中，连吹袭我面颊的夜风，都仿佛褪尽了凛冽的寒意。便在我即将沉入梦境之际，恍惚间，我听见耳畔温和的轻语：

"我会保护你。"

第70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1)

第十六章 无情箭

自那日后，我便再没有见过当初飞入宫中的那只凤鸟，我曾问过雪岚它的去处，雪岚却总是不经意地绕过我的问题，追问许多次后，他的目光终于望定天际，淡淡地说：

"它如今被锁在大凰国的神庙里--大凰国的子民深信凤凰能守护这个国家。他们膜拜凤凰，将凤奉作神祉。"

我诧异地望见，在雪岚说出这句话时，唇边竟然含起一抹浅淡的笑意，我胸口一窒："你不是它，你怎有权力操纵它的自由？"

"我是它的主人。"雪岚回眸我望住我的目光再也不复昔日那般青涩，短短几日间，那双朱红眼眸便仿佛能洞穿我的心事一般。

我深深吸尽一口气，便侧过了头，避开他的眼神--自那夜我在他怀中睡去，他将我抱入卧室之后，这几日来，我再不愿与他多接触。

"你在乎它？"便在我转身想要回房之际，却听他忽然在我身后轻不可闻地问了一句。

我回转身，平静望住他："不关你事。"

今岁入冬，燕京并没有落雪，然而这个冬天，却是我此生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每每透过窗栏，望住雪岚白衣萧索的身影，心底某个地方总会抽起针扎一般的隐痛。极隐淡的一丝痛楚，让我尚不能捉摸细透，便仿佛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可能，我是想起"他"了吧。我淡淡一笑，悄悄将身子从窗栏边抽回。

自那日后，凤轩再未来看过我一次，也未再吩咐宫人为我送来脂粉首饰。他那日说过，他不喜欢勉强女人。

自翠珠离去之后，我亦愈发疏懒，竟是多日不曾再开口说一句话。而殿外雪岚身上那副镣铐，随着他走动间发出的清脆响声，不知

何时，我听在耳内，竟也不再觉得刺耳。

当我再度步出卧房，外间寒冽朔风竟已融化为和暖煦风，轻风袭面，头又愈加晕沉，才方起身，竟又似倦意深深。

入春之后，凤轩依例举行每年一度的狩猎。因有诸般锁事需要安排，近些日子，每日都有杂沓的脚步声经过朱凤宫外，吵得我寝食难安。

直至这日，方有宫人来朱凤宫传召雪岚入长生殿觐见凤轩，说是皇上今岁春狩，邀请雪岚公子与我一同前往。

第71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2)

雪岚公子，叫得还真是客气。如雪岚真的是他口里的风神，他又怎会在他身上施加如此沉重的铁镣?

春狩要带雪岚同去，是何用意我并不知晓，但既然凤轩下旨提到要我也一同去，那么无论如何，我是须得要做足春狩的准备了。

大凰国永泰光贞十四年春，大凰国国史上的末代帝王--泰和帝凤轩，在皇郊举行他此生最后一次春狩。

我与雪岚随行在他的车驾之后，我眼角的余光偶尔掠向雪岚，实不知为何凤轩会要他来，亦不知为何吩咐我亦要随行而来。

第一次骑马是在襄樊--尚是我玉螭国帝都的襄樊。那夜在帝都看到的剑光火海的场面，我想我此生都不会忘记。

在那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一夜，我第一次被那位名叫秦翦的将军拉上马背。马蹄声载着我奔入深浓夜色，那一刻，我绝料不到，自己将迎赴的，竟是没有退路的幽幽黑阎。

而今日，为了皇上这次的狩猎，我已早在司马院学会了骑术。

春日的皇郊风清云朗，我与雪岚尾随在大队兵马之后，策马缓行。

极目远望疾驰在马背上那个高冠博带的王者的风姿，看着他的目光瞄定天际一点黑影，宽大的玄黑袖袍缓缓按上马鞍前的箭筒，袖襟抬起之际，一枚凤翎箭已紧扣在他掌际。

他跨下的坐骑一步未缓，在皇家空旷的郊野驰风疾奔，我见他仍如那日一般，双眼微微眯合，弓张犹如满月--

破空之响划穿旷野的一瞬间，那枚凤翎箭已离弦而出。

我的呼吸亦随那破空之响陡然急促，掌际微微湿冷--

无人会知道，我的内心曾在那一瞬间怎样激越燃烧--无人知道，在望着那枚箭矢自他掌际离弦而出之际，我的目光都仿佛随着他手中箭矢破裂云层、飞入了天际。

那是我此生第一次见到离弦之箭，竟仿佛被那枚箭羽夺走了魂魄一般，追逐着它在蔚蓝天际划出的轨迹，一如预见到自己今后的命运……

随着一声遥远的破空长嘶，一点黑色由天幕间坠落，我看着马背上那个帝王腾空一跃，扬手一接，那只兀鹰已被他倒提在手里。看着那位帛带飘举的帝王在马背上发出得意欢纵的狂笑声，我暗暗咬紧下唇，指甲已深深掐入掌心，掌际传来的微热之感我却毫无所觉。那一刻，我满心满脑只有一个念头，我真的希望，有一日能亲手驾驭那把弓，给他穿心一箭，以慰我九泉之下的父皇。或许，也唯有用仇人的鲜血，才能浇熄那暗忍在钢冰之下，沸腾燃烧的炽烈。

"玉甄……"随着一声轻柔呼唤，我沉溺在幻象中的神思才落回到了原处，我转眸望向身侧开口唤我的白衣少年，雪岚，深吸尽一口气，方扯动嘴角，向他勉强一笑。

第72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3)

低头之际，只觉掌心处传来隐隐剧痛，竟是指甲已深陷入肉内。我暗藏在袖内的手不动声色地将它拔出，而便在此时，远处传来马背上帝王一声高呼，让我澎湃的思绪刹那间镇定复初："来人--赐弓！"

赐弓？赐给谁？我诧异之间，却见一旁已有几名宫人步至雪岚身前，俯身递上一张碧玉长弓。

我见这位平素沉默善忍的白衣少年抿了下唇，朱红眸中波光一闪，却又在一瞬间黯弱下去。他缓缓向那宫人伸出手，而手伸至半空，却忽地一颤，继而僵悬住。我心口莫名地一窒，而在这时，却觉有一道朱红眸光照入我眼底，我抬眸之际，见雪岚正望着我轻然一笑，随即俯身自宫人手中接过那把碧玉长弓--那一刻，我竟陡然发觉，不知由何时开始，这个雪一般清澈的少年，眸底的色彩已不再是单调的一抹朱红了。曾经那个我一眼便能看通看透的男子，我真正注意他也只得几次，却每一次见他，都能发觉到他的变化。曾经他的目光清冽明净，而如今却犹如深潭静水，再也照不见半点波澜。

他默默垂首，自一旁宫人奉上的箭筒内，抽起一枚凤翎金箭，箭尖金芒闪耀，照入他朱红眸底，清亮中竟带着一抹孤绝之色。

我心底莫名地一紧，见他却只是抿紧了唇，缓缓搭弓上弦，描准天际，碧穹云影在他朱红眸中浮沉不定，忽地他目光一凝，指间微松，那枚箭矢已自他掌际坠入彼方云幕间，箭矢离弦之际，竟无半声破空之响--仿佛那枚箭是由他心中所发，心意相连，箭随意至。

当金箭冲破云霄的一刻，漫天金光已覆没了天霭，耀得我双眼生痛，周旁随凤轩春狩而来的武官爆发出雷鸣般的鼓动欢呼声。

眼见金光渐渐黯下，不过须臾，只见极远处的百鸟都齐齐向着天际那道金光汇聚之处飞至，那壮丽的景象是我毕生未见，可我心中那隐约递来的不安却愈发加剧，目光一瞬间转向雪岚，只见他面色苍白，唇际已含起一抹殷红血丝。

我心里陡然一震，闭目一刻，终于睁眼，随万千目光一起，望向彼方天际。然而那百鸟齐飞的景象，看在我眼里却是无尽苍凉。

敛息之际，我耳中传来狩猎群臣的沸声如潮：

天佑大凰！

天佑大凰……

天佑大凰。我随他们一起念出这四字之际，由唇中挤出一丝冷笑。然而，冷笑尚未敛去，但听由一旁宫人中，传来一声急呼："雪岚公子……皇上，雪岚公子昏迷过去了。"

我心里一沉，立刻拨转马头，独自择定了另一个方向疾奔而去，再不愿回头看那个人一眼。

疾烈的寒风刀尖一般吹刮我的面颊，肌肤传来的隐痛逐渐蔓延至心底，那一丝隐秘的揪痛，牵连我的思绪，反让原本纷乱无比的心稍稍宁定下来，而原本暗蕴在心底的那一点淡隐的痛，也随着心底某一处逐渐清晰，悄悄消隐无踪。

第73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4)

回首之际，我望见在雪岚方才射出那一箭的地方，有几个宫人正围着立了一周，而在更远之处，那个一身玄黑衣袍的帝王，目光正看着我驻足的方向。

回宫之后，雪岚即被送往皇家的圣安寺，调养了好些日子，盛夏时分，方回到宫中。

回来之后，我待他亦再不复往日那般淡漠疏冷，时时同他嘘寒问暖。然而我几乎忘了，他已不再是我初相识的那个单纯如雪的少年了，虽然这段时间之于我，仅仅是漫漫枯寂生活中一个过眼的时间。

"雪岚，你究竟从何处而来？"转眼又是入秋时节，我踏着铺了一地的枯叶，走至他身后，由他掌中接过扫帚，转身之际，随口问了一句。

我的声音并不算响，被掩在这叶落风声之中，自己竟都听不真切。然而只是一刻后，我便听到雪岚的回答在我身后响起，答非所问：

"我不希望你的手染血。"

我心里一惊，握着扫帚的手蓦地一颤，险些便要拿捏不稳，及时握紧了，我方回眸看住他，轻轻眨了眨眼睛："你说什么？"

他不再答话，目光却是移向了他处。

我由心底深深吸了口气：他还不知道，我的手，很早以前便已经染过血了。

良久良久之后，我一动未动，轻声叹了口气："雪岚，告诉我，你究竟有何心愿--我可以为你实现？"

"心愿？"身后的男子一声苦笑，声音却是轻悠散淡，"我的心愿，你无法为我实现。"

我心里又是一跳，蓦地回身望住他，看着他眼睛，一字字问："那你这般为我，究竟又是为何？"

"我也是受人之托。"他垂眸片刻，方抬头看我，朱红眸中依旧清清楚楚映出我的身影。

我心头一跳，脱口而问："秦翦？"

我见他摇头，淡淡吐字道："是凤。"

扫帚落地之声轰地传进我耳内，刹那间我心神恍惚。--不知由何时开始，那只曾经与我朝夕互伴、彼此依赖的凤，再由雪岚口中听到之时，我心中竟会莫名生起一丝极隐秘的刺痛。

我那时尚不知它是凤，第一次知道，便是由雪岚口中。

僵然许久之后，我终于立定主意，将心一横，敛衽跪下，他抬手欲扶，我却蓦地抬起头，逼视他双目。从他朱红眸底，能清晰映见我清澈的目光，如一个纯净的孩子。我深深叩首，恳声道："请收我为徒。我身上流着一半凤的血，和雪岚公子也算颇有渊源。若雪岚公子肯收我为徒，授我箭术，今后公子若有何差遣，玉甄纵使刀山火海，亦再所不辞。"

他不再扶起我，而是望定我，淡淡问："你怎知我弓术一定了得？"

我望住他的目光，心头微定："直觉。从那日看你拉弓的一刻，我便有这样的直觉。"

第74节：第十六章 无情箭(5)

我看他深吸尽一口气，半晌方道："你且起身。我会教你弓术，让你用最短的时间成为一个弓射手。但是，我要你答应我一样事。"

"何事？"我心头微微不安，脱口而问。

他不答话，只淡淡问我："你学--是不学？"

我俯低头，深吸了口气，方终于吐出一字："学。"

今非昨日，我如今彻底被他的气势震慑下去。但是，他温和的目光我并不畏怯，相反，我感觉得到：就算他猜得到我的心思，也不会加害于我。

手心蓦地一痛，指甲不知何时竟又深断在掌内。

自他教我习箭始，便仿佛换了个人一般--一日十二个时辰，我每日只得三个时辰的休息，一个时辰用膳，其余时间，由朝至晚，都被他督促着传授箭术。

那个平素曾那样照拂过我的人，在教我习箭的时日里，即便我挨到双眼充血，他亦一句安慰的话都不曾说起过，偶尔风寒发作，反要被他数教一番。

在那段时日里，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一个"师父"，而与我初见时的那个他，竟完全判若两人。

而我，即便手指磨出水泡、磨到生茧，也从不曾吭过一声。

我有时会觉得，自己仿佛已被长生殿里那个帝王遗忘了，在这清幽的朱凤宫内，这样的轻松渐渐让我忘记了自己身处的危机，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奴隶身份，每日只是潜心研习箭术。

雪岚不止授我箭术，更有各门修身养气的法诀，嘱我每日依法吐纳。雪岚说，箭术的最高境界是"箭随意至"，纵使蒙上我两眼、堵上我双耳，摈绝我一切视觉、听觉，我亦可凭心境通达，给对方致命一击。这便是凤鸟一族箭术的至高境界。

只可惜，待我"师成"之日，亦未曾参悟出他所言"箭术的至高境界"。

第75节：第十七章 失羽(1)

第十七章 失羽

我果然没有信错秦翦。大凰国永泰光贞十四年除夕将近之日，我终于等来了玉螭国与银夔国结盟、讨伐凤轩的消息。

我知道秦翦已开始行动，如今他既已与银夔国联兵，想来他已不再忌惮李牧的势力。

永泰光贞十五年腊月，铁蹄声叩响了千里远边外的山岭。

正月十四，凤轩整饬兵马，调遣粮草，欲在正月十六，亲兵征讨侵军。

正月十五，出兵前夜，凤轩却来了一趟朱凤宫--那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踏入朱凤宫。

大凰国国史上最后一代帝王凤轩，便是薨死于此。

箭筒中的凤翎羽箭共三十六枚，其中唯有一枚，在月色下泛出莹蓝幽华--那枚箭矢，我早已以剧毒淬炼过七七四十九日。

除夕那日，我在厨中整了一日，备满一桌酒菜，与雪岚同桌而食。

雪岚默然凝望我许久，我颦眉低目，只望住满桌酒菜，待听到他举箸之声，我方端起身前酒盏，目光凝对住他，却不出一语。

我听他淡淡叹了声气，终于握起身前酒盏，倾杯饮尽。

"第一次喝吗？"我望他饮毕，方浅呷一口，淡淡问。

他颔首，我心中杂思万千，一时却竟难出一语。他抬眉望住我，声音微有些涩："有什么话，现在说罢。"

我轻勾唇角，声音却微有些苦涩："你说今夜，凤轩会来吗？"

他目中分明有一丝怔色，一颤旋即宁定，片刻，他轻轻摇头："不会。"

"是吗？"我阖眼微笑，涩声道，"可是，我已经闻到……"

"闻到什么？"他惊望住我。

"闻到--千里之外，铁与血的味道。"我缓缓睁开双眼，凝视住他，见他蹙了眉，朱红眸光只余一片死寂灰黯，然而从他眼底，我照见自己，眼中带着一抹凄厉之色，轻勾的唇畔含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浅笑，一时竟难以辨清，那是否是我自己的眼神，还是在他心中刻下的模样。

我下意识垂下眼睑，不愿与他相望，然而我听见自己唇中吐出的字依旧是平静无波："他会来的，是么？"

"或许罢。"他似乎累了，轻阖上眼，默了一刻，方哑然而笑，"公主！"

"叫我甄儿。"我随口打断他。

我见他仍是沉默，于是垂了眸，悠然一笑："从今而后，这个世上唯有你，可以叫我甄儿。"

他眼里分明掠过一丝怔色，刹那间刺入我心底，纠扯生痛，我暗自咬紧舌尖，让自己露入他眼中的面容平静无恙。

"甄儿。"他抑下语气中的颤动，迟疑了良久良久，才问我，"甄儿，待你大仇得报之后，便依言实现你的承诺罢。"

我猛然抬眸，心中一跳，当日的情景，当日他的话语，竟又字字重现于耳畔："我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保护你。"

我只觉心咯噔一沉，脱口而问："你要我跟你走？"

此言方出，我心中立时一紧，如有千斤巨石压在我心底，一时竟令我透不过一口气。

然而仅只一瞬，我便听到他的回答，竟无半刻迟疑："是。"

"你喜欢我？"心底一片空茫，我只觉思绪都已飞绝了千山万水。

"你早该料到的。"

"为什么？"我们谈话的语气，仿佛已流失了任何感情。

他并未回答我，而是瞬间沉默了下去。仅只片刻，我便打破了这份沉默，起座步至他身前，倾身伏入他怀中，我感觉自己的双臂颤抖难抑，声音却是一派平静："雪岚，我答应你。但你也答应我……"

"你说。"他没有任何动作，声音平板。

我扣紧了他双肩，沙声吐字："为我褪去我背后这双翅膀。"

"你有法子的，是么？"不待他打话，我便抬目望住他。

他轻轻抬手抚过我脸颊，我低眸看去，在他掌际，我看见一线清闪泪光。

第76节：第十七章 失羽(2)

我低下眼，不再望他。良久之后，我听见他终于叹了声气，俯身将我紧紧揽入怀中，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答应你。"

他语毕，我心头微松，欲抬眼，却觉眼前一片昏黑，我已失去了意识。

双眼轻轻睁起一线，一点白惨惨的光亮透入我视线内，刺得我两眼涨痛，不由又合紧了眼，目光重入黑暗之中。

顷刻，我便听到有脚步声缓缓踏来，丝缕醇醇药香透入鼻际，下一刻，一双温暖的手臂已垫入我背下。

身下一轻，复又一沉，那双手臂已扶着我靠入身后之人的肩头。我听到有人在我耳畔轻轻吹了一口气，旋即只觉唇中一热，一把调羹已含在我唇间，苦郁药汤从舌下缓缓淌入喉中，随即从我舌间抽离。

我蓦地睁开眼来，十指紧扣床沿，撑起身子，抬目望住雪岚，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虚弱："我……"我一语未毕，他已摇头示意我莫再出声，温声道："从今而后，你便是个普通人，再不必背负你所不愿背负的……安心自己的生活罢。"

我心里一惊，怔怔望住他许久，方试探问："雪岚，你不愿我为父皇报仇？"

他涩然一笑，深深凝视住我："是。我说过，我不愿你的手染血。这个乱世怎样，与我们何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终有我二人的容身之所。"

我望他良久，脑际忽然闪过一丝异光，雪岚的面容在我眼前模糊，我眼际映出的，竟是另一个人的身影。

我避开他的目光，叹了口气："雪岚，你知道吗？我的手，很早便已染过血了。"

我感觉到他托在我肩后的手臂微颤，我哑然而笑，闭目续道："便是我父皇的鲜血啊！"

"砰"的一声清脆巨响声，炸入我心底，许久许久后，我的耳中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待我睁开双眼，发觉室内已是昏幽一片，帷幔在我眼前拂摆不定，仿佛穿过那层帷幔，我还能望见他离去的身影，而低头只见，玉石砖面上，唯只剩下一地碎瓷片，溅了一地的药汁，早已凝固成冰。

正月十五，雪岚安然睡下后，我轻施淡妆，将一头青丝挽成飞仙髻，身着一件淡青曲裙，脚踏玉舄，腰系璎珞，流苏轻垂，坐于水榭内，在炉上温起一壶酒，独自轻斟浅酌。

那夜月辉清冷，凤轩身边并未带任何侍从，孤然前来。我静静饮酒，待他足声迈至我身后，方转首望住他，敛衽为礼，口中却不出一语。

我感觉他的目光流连在我身上许久，那沉重的压力令我几欲窒息，然而我听见自己的喘息依然平稳，冷冷的风吹刮过我双颊，刀割一般的锐痛，却镇定下我满心芜乱。待终于听到一声浅短叹息自我头顶处传来，我方卸下胸口巨石，然而下一刻，两个字惊得我心中一跳："璇妹。"

第77节：第十七章 失羽(3)

那个声音沙哑低沉，带着隔世般的恍惚，我心中一瞬转过千百个念头，下一瞬，我抬眸静望住他，自颊边绽开一个浅浅笑意。

他目光分明有一刹那的恍惚，下一刻，我听到有一个轻柔的声音在耳边说："皇上若想，今夜，我便是您的璇妹。"

他沉默良久，方颔首："为朕跳一曲舞罢。"

一柄乌木古琴架于榭内石案上，我忽而倾身拨弦，带起清幽弦音，划破沉沉夜色，忽而仰首抛袖，舞步飞旋低徊，如云动虹飞，时而望住面前帝王如沉梦中的迷离双眼，仰面微笑。

待一曲终毕，我深敛衣裙，至他身前低低跪下："皇上，可否允臣妾为皇上舞剑助酒？"

投入水榭石阶下的影子纹丝未动，许久之后，我的手臂忽然一沉，已被他抬手扶起，他望住我，温颜笑问："你还会舞剑？"

我赧颜一笑，低垂了眉眼，望住他腰侧宝剑，目光忽闪，却并不出一语。

凤轩那轻狂的大笑声传入我耳际，激起我心底阵阵恶潮，一直潜隐在心中的恨意在我脏腑之内奔窜不定。

终于，我手掌一沉，低眉只见那柄细绘凤纹的宝剑已稳稳躺在我双掌之中，掌际传来的寒意令我满心纷乱终于稍稍宁定。

"若你有能耐，便拿这柄剑，杀了朕，为你父皇、为你家国，报仇雪恨。"凤轩沉冷的声音传入我耳际，我惊骇抬眸，怔怔望住他，但见一丝轻狂笑虐自他唇际绽开，"如无能耐，那么，朕便成全你--今夜便下去，陪你父皇。"

我眸光低垂，捧剑的双掌僵硬如石，由唇中迸出的话语冷彻如幽狱里的寒冰，听不出丝毫颤动："第三条路是什么？"

"难道在你心里，还有第三条路吗？"他低沉的叹息传入我耳际，我骇然抬目望住他，从他眸中，我看到一抹极隐晦的悲悯，而从他眸

底，我照见自己眼里那一抹失态的震颤。

周旁的空气一时凝涸。

"舞剑罢，朕累了。"我见他缓缓合上眼，往昔英气逼人的脸上竟满显疲态，额间那一道道浅淡的皱痕，透露出这位骁勇一世的君王过早苍老的痕迹。

我垂眸不语，咬住下唇，缓缓抽剑出鞘，剑上绽放的白芒刹那刺痛了我的双眼，也刺灭了我心底最后一丝挣扎与迷惘。

我最后一次举目望住宫中的檐角上，那翘然昂首的凤凰，心中无端揪起一丝隐痛。

其实在大凰国的这些日子里，我也时常想过：如果我母亲当年爱上的，不是将凤鸟视为妖邪的玉螭国的太子；如果她当年误闯的，是燕京的皇郊林野；如果当年对她射了一箭，将她救起的人，是姓"凤"的男子。

可是没有如果。如果是那样，我此生都不会遇上，那个名叫"柳怀"的男子。

第78节：第十七章 失羽(4)

回首之际，我看到夜幕中繁星点点，一轮明月皎洁如霜，我突然想起，在很早很早之前，我玉螭国的帝都襄樊被战火吞噬的那个夜里，那晚的月色，也是如此静好。

这恐怕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看到人间的月色。朦朦月光之中，我仿佛看到了他的脸，隔绝了那些褪色的光阴、隔绝了千里远的山水，在向我微笑。他的笑容恬柔温和，而他的脸庞，依旧是当年那个少年的脸庞。

可是，我们都已长大。

翌日晨晓时分，当长生殿奏响哀钟的一刻，那个幽居在朱凤宫的玉螭国公主，已从皇宫消失了踪迹。当日，禁军统领封锁了各处宫门，宫中所有宫女侍卫，皆由御史大夫慕尚元亲自提审。而雪岚，则被禁足在朱凤宫。

凤轩生前并无子嗣，薨后，他的两个兄弟和三个侄儿为了竞夺皇位引发宫变，而彼时，秦翦所率的三十万大军的脚步声，正一声声敲踏着大凰国边境最后的堤防……

再无人知道，当日凤轩死时的惨况。唯有我记得，在那个月明如镜的夜晚，在朱凤宫的水榭之内，龟纱曳地，月华幽绰，我舞步骤停、倾身将那一剑刺入他胸口之际，这位戎马半生的帝王，此时酒醉微熏，望住我的目光飘忽而迷惘，带着隔世般的熟悉与眷恋。

我时常觉得，他的目光望向我之时，似乎总不经意穿过我的身体，投在虚空中的一处。

我唇角微弯，任由他将这个幻象延续，执剑的手疾电般从他衣袖内抽出，旋身滚入石桥下，他步伐未至，我已瞬际转身，转身之际，一张碧玉长弓已被我掌在臂间，在他脚步尚离我有五步之遥之际，我瞬地搭弓引箭--一瞬之间，那枚泛动着荧蓝幽芒的利矢已离空而出，他半步尚未踏出，便已匍匐下身子，蹙眉不语。

我足尖点地，脱兔般向后跃出，目光遥遥望住他，看着他极力抬眉望住我的脸上，竟带着一抹赞许笑容。

待他的身体终于僵硬下去，我方迈步上前，倾身抬手，轻轻阖住他的眼，将他的身子放落地面，让这个半生都活在征伐与杀戮中的帝王，能永远安然长眠在这处他生命中最眷恋之地。

所有的恩怨，都被这支终结他生命的一箭划下了永远的句号。当我转身之际，最后一眼回望这位与我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王者，看到他的脸上竟带着宁和笑容，宛如一个熟睡在梦中的孩子。

大凰国永泰光贞十五年元宵之夜，作为大凰国史上最后一个帝王--泰和帝凤轩，薨于朱凤宫。

第79节：第十八章 姐弟(1)

第十八章 姐弟

那日我在雪岚的房内点了迷香，在我暗杀凤轩之后，便换上侍卫服，偷逃出宫。遂又易容乔装，在天色将起之前，施轻功脱离城楼，出了燕京。

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忧心雪岚的安危，我心中暗暗祈祷他能安好。然而我并非不清楚，我一走了之，无异于将暗杀凤轩的罪名，全推交给雪岚一人背负。

他能否平安脱离险境，已不是我需要忧心的，或许，即便有一日得知他的死讯，我也不会感到如何难过罢？因为那日我在骗他，从一开始，我便是在骗他。

我已经骗了他太多，也或许，唯有从此再也不见他，我的心才能安然罢？

我不可能随他走、随他找处世外之地隐居，这世间上，能陪我实现那个心愿之人，唯有那个叫"柳怀"的男子，若不能随他去，这世间，我便再也不会随第二个人去。我既不能再爱他，那么此生此世，我便再也不会爱上第二个男人。

这一路之上，我连连更换快马，半刻也不愿停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些寻回我那个名唤"玉瑾"的小皇弟。

我不敢再有他念，因为只要一有余暇，心中那一丝隐痛，便会绞扯着我的脏腑，悸闷的痛令我几欲窒息。尽管由始至终，我都分不清，为何胸际会感到悸痛难安，为何会感到空虚芜乱。

到达襄樊已是在一个月后，彼时襄樊已是我玉螭国的国土，我按秦翦曾在信内提及的住址，去寻访我那位流落民间的、我从未见过的皇弟。

那是在襄樊城一条僻旧的穷巷内、一户简陋民舍中。当我走到那破败残旧的木门前，迟疑了一刻，方叩响门，但听由门内传来一个妇

人的声音："谁啊？"

我并未答话，门已被她打开。那妇人看到我，微微愣了一刻，我向她一笑，和声问道："这里是否有个叫"玉瑾"的孩子？"

那妇人听我此言，立时变了脸色，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周，方探出头，四下张看了一眼，终于伸手将我拉入内室，锁上门后，方压低声音问："是秦翦将军派你来的？"

我颔首轻笑，那妇人想了一想，向我歉然一笑："不知小姐可有秦翦将军带来的信物？"

我没料到她竟会有此一问，她那出奇客气的笑容反让我心中更加不安，我平静摇头，不动声色："没有。"

我见她听完我这话，似乎松了口气，低头解释道："当年秦翦将军再三交待过，让我们一定得照看好这孩子，若有人来接他，须得递上他的信物，现今么？"她小心窥测了一眼我的面色，看着她低眉顺目的样子，我心中反而感到嫌恶，"现今，请小姐先在鄙舍坐上一坐，待孩子他爹回来。"

"可否先让我见他一面？"我淡淡打断她的话，她刚待开口解释，我便不愿再听，漠然道，"让我见他一面，我是他姐姐。"

那妇人微微一愣间，却听屋外传来一声男子的叹息："即便您是公主，草民也不敢违逆当初对秦翦将军的承诺。"

第80节：第十八章 姐弟(2)

我淡淡抬眸，看了一眼步入房内的男子，缓声叹了口气："想不到你们这些草民，还真是重守信诺。"

那男人长施一礼："公主谬赞了。"

"可是，难道让我见他一面，都有错么？"我趋步至他身前，平目与他相视，一字一顿道，"我可以不带他走，但先让我见我皇弟一面。"

那人又深行一礼，神色依然从容："公主，请莫为难我们，我们也是……"

"奉命行事嘛。"我唇角微弯，语气陡然凌厉，"你们老实告诉我，瑾儿现在究竟出什么事了？"

那男人一愕，脸色蓦地发白，抬目望住我，我挥手指向一旁案几上卷起的两只包袱，再也按捺不住语气的激动："好冠冕堂皇的说辞！你们既是奉命在此照顾我皇弟，不等到秦翦将军回来，又为何要收拾包袱逃走？因为你们没遵守约定帮我们照看好我皇弟，他现下出事了，是不是？"

那男子脸色煞白，方才满脸的从容平静，这时再也寻觅不复。我望住他冷笑："秦翦若真的需要信物，当初又何须将你们的住址给我？现在我要立刻见他，否则……"

"否则？"那男人抬眼望住我，方才脸上的恭谦之色这时已荡然无存，"否则公主，您待如何呢？您还能如何呢？"

望着他有恃无恐的笑意，我心骤然一冷，回目看向方才将我引入内房的妇人，见她只是低眉不语，心下立时了然。我含笑望住他，放缓了声音："如此说来，我若定要见他，你们便要将我和瑾儿，交给当今李牧大人么？"

"公主是明白人，我们这些草民自然也不必跟您拐弯抹角。"那男人回答得甚是恭敬，可神态间已大是得意。

我冷眼望住他，暗自在袖内捏了一把银针，而便在这时，那妇人却忽然攥住我衣袖，哀声企求："公主，我们也不愿冒犯您，可是，小皇子自幼体弱，每回给他看大夫，都要耗去我们一年的花销。这些年，我们为小皇子尽心尽力，当年秦翦将军交给我们的金子，我们为他看病，早就用尽了。今年，城里大夫都说，这孩子怕是过不了冬天了。因为记得秦将军的托付，这些年来，我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为皇子续命。可是现在，公主，您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待秦翦将军攻陷了大凰国，必定会除去当今皇上和李牧大人，那时……那时他若是看到小皇子已无药可救，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言至此处，她已在我身后跪下。我心里一紧，回首看着她满是泪痕的脸，缓缓扶她起身，便在她抬手抹泪之际，嘴形却蓦地张大，我含笑望住她，向她歉然一笑："对不起，我必须带瑾儿走。"我一语未歇，那妇人已在我面前止住了呼吸。

临死的那一刻，她的目光依旧直勾勾望住前方，仿佛至死仍不敢相信，在我方才的一笑之间，死亡便已降临。

第81节：第十八章 姐弟(3)

在她倒地的那一瞬，我已回眸看定身后的男子。他这时也终于变了面色，疾步后退，几步间便踩落身后某处地砖，但听那地砖蓦然"喀"的一响，裂出底下那道狭长的甬道！

我冷眼看着他纵身跃入身下黑暗之中，闻着由底下密室内透出的腐臭之气，心中涩意渐涌：我可怜的皇弟，他们自知他没救，竟狠心将他关在这种地方！

脚底剑光霍地一亮，我垂眸看去，透过黯淡光线，我望见他已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我脚下黢黑的密室内，一柄雪亮剑锋正架在他颈边。

我凝眸看了他一刻，蓦然冷笑："怎的？如今你是宁可担上弑杀皇子之罪了么？"

男子笑得甚是张狂："公主，王某本念在与秦将军相交多年的情分上，原想放他一命，由得他自生自灭。可是，没想到公主这般不识好意……"

锐物入体的沉闷声响起的一刹，我看到脚下那两点星辰般一闪即逝的亮光，心里不由一紧。

他就是我后来最引以为傲的小皇弟玉瑾--一个体质孱弱、从小流落民间的皇子，却在很多年后，统一了分崩离析的神州。

暗室中的那两点星辰，便是他的眼睛。只是第一眼看到他眼底那明亮的光，我便明白了--明白为何，我的父皇会在病重之际，依旧坚持空置太子之位，要将皇位留个我这位最小的皇弟。

被关在不见天光的密室里，不饮不食不知已经多日，被一个曾照顾过三年的男人，拿刀架在颈边，任何九岁的正常孩子，都会失声惊呼，甚至抽噎出声，而他没有哭，不哭不是被吓呆的缘故。他那眼底的光亮，似乎在告诉我，他那惊人的自制力。

"公主，如今时当乱世，纵然我犯下弑杀皇子之罪，我亦还有他国可以容身。可是，公主您，难道就不想留他一命，也许待时，还有医治的余地？"我听到由下面传来的声音虽然冷厉，却仍是带着无法克制的颤抖。

我沉默一刻，方从容而笑："他是我皇弟，我自然不会容许你伤他一根寒毛。"

"公主果然重情重义，那么……"那男子的声音到此便戛然而止，我叹了口气，袖中索带倏地探入脚下那昏暗密室内，下一刻，密室里那个孩子已被我稳稳托在怀中。

"可是，你的命，我也要留下。"我轻轻拍着怀中男孩的肩膀，目光向下望去，黑暗一片之中，我却清晰看见那个男人至死亦不能瞑目的双眼--仿佛还能看见，当我袖内飞出的银针由密室另一面的铁壁折转回、由他背后透体而入的一瞬，永远定格在他面上、那惊恐骇惧的表情。

"抱歉了，本还想念在你照看瑾儿这么多年的份上，放过你一命的。"淡淡说完这句话，我叹了口气，垂目望了一眼自己的双手，原来父皇当日的话并没有说错：杀了自己亲生父亲的人，以后再面对任何对手，都不会手软呢。

第82节：第十八章 姐弟(4)

想不到那位一生碌碌无为的君王，在他死后，为他的江山，为他最喜爱的小儿子，铺了这么长的路。

方才生死一线之际，我怀中都不曾有过半分惊恐举动的孩子，当我抱着他推开房门之际，他却死死攥住我肩头，失声痛哭，仿佛要将这三年的憋屈泄尽。

我一声不吭地拍抚他的肩膀，待他平静下后，我捧起这个孩子苍白的脸，拂袖为他拭净了眼角残留的泪渍，看着他那明亮的目光里满是对我的信任，我真正意识到，我已经征服了这个孩子--未来玉螭国的帝王。

在他第一次对我绽露微笑的一刻，我心中竟有了一丝隐秘的动容和满足。那种满足，是每个女人与生俱来的情感吧？无论他朝我的手染了多少血，无论我的心能够磨得如何强硬，我终究是个女子。

前路漫漫啊，我究竟又该带他去何处求医？我无意间将目光望向了遥远的东北方，心知"那个人"，可能永远再不会出现在我生命里，那片天空此刻已被战火的阴云湮没，可是我要去那里，找那个现在唯一能够救他的人。

跋涉途中，瑾儿每至寅卯时分便无法躺卧，我只得每夜放他靠在我怀中、安抚他入睡之后，方能得隙稍歇片刻，然而未到天明时分，便又被他的咳嗽声从梦中惊醒。日复一日过去，这个孩子对我的依恋愈深，而我僵冷已久的心中，也得到了一点亲情的充实。这个身上与我流着相同玉氏皇族血液的孩子，是我的亲生弟弟，更上天赐给我的孩子，同时赐给我一场重生的机会。

大凰国永泰朝光贞十五年二月，银夔国与玉螭国的马蹄声已催近黄河北岸。便在三十万大军屯兵于黄河沿岸的第一日，却有一个武功卓绝的妇人避开重兵防守，抱住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潜入秦翦的中军帐。

而在当日，那个扮作妇人、孤身闯到秦翦面前的女子，便是我。

那是我毕生第一次，同除了我父皇之外的人屈膝下跪，也是我毕生第一次，如此卑微地哀求一个人--以一国公主的身份，哀求她国家的将军。

秦翦淡淡望了我许久之后，只是轻声说了一句让我捉摸不定的话："殿下既要臣救他，那么，便请公主拿出救他的本事。"

我仰头望住他，只感觉胸口一股怒气顿时上冲，不由厉声质问："那么还请将军明示：玉甄需要什么本事，才能请动将军救我的皇弟？"

秦翦从案前缓缓起身，踱步走到我身前，倾身望定我的双眼，一字字道："不敢。殿下本应是金枝玉叶，受皇室娇纵，为世人倾仰，但很可惜，殿下既不幸身在乱世，那就该当在乱世中，承担起救护家国的责任。在乱世，需要的不是被人保护的软弱公主，若殿下是那样的人，秦翦虽甘冒不敬之罪，然为了我玉螭国的安存，只得冒昧为殿下作主，与银夔国的君王缔结姻盟，往后我两国君主互结秦晋之好，岂非更能将殿下的仁名颂扬于后世？臣以为，殿下您并非平庸之人，所以臣才斗胆擅作主见。当然，若是殿下能向臣证明，您有留在玉螭国的价值，那么臣，自然也不敢委屈了殿下。"

第83节：第十八章 姐弟(5)

我望住他，怒极反笑："然则，将军以为，玉甄区区一个女子，还能够披甲执锐，冲锋陷阵不成？"

秦翦微微一笑，回答得甚是客气："那就要殿下自己去寻找自己的价值了。末将自然不敢委屈殿下--殿下身为一国公主，若跟我们这些刀口舐血的将士一般冲锋陷阵，岂非惹人耻笑？但既然殿下您能够带着四皇子来到臣这里，那么臣也自然相信--殿下并非是只能养尊处优、躲在闺房中绣花练字的寻常公主。"

我抱住瑾儿，缓缓站起身，平视他的目光，咬牙一笑："若在将军兵临燕京城下之际，凤氏皇族中人因不愿沦为亡国之奴，而纵火焚宫，那么将军既能覆灭大凰，又可不必亲手染血，也许，哪天将军还可请神僧为丧身在那场大火中的昔日大凰国皇亲超度亡魂，旧日大凰国的臣民，也将会颂扬将军的仁德--不知那场火，可算有价值呢？"

秦翦听我此言，终于会心一笑，俯身行礼道："如此，臣便在燕京恭迎公主大驾。"

"若是玉甄也不幸丧身在那场焚宫大火之中，那么玉甄也没有价值再见到将军、再见瑾儿了，是吗？"我放轻了声音，盯着他双眼，一字字问。

秦翦缓缓抬眸望定我，眼底似有深意："殿下，您切莫这么说，臣自然相信殿下的能力，也自信公主既有此觉悟，必会平安归来。臣，自希望他朝还能再见殿下。"

不知为何，此人虽然言辞凉薄，但最后那句话听他说起，我竟并不觉那是虚言，我缓缓将瑾儿抱到他怀中，为瑾儿梳整了一下长发。那孩子望住我，苍白脸上仍挤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瑾儿年纪虽幼，却并非不谙世事的孩子，他明知我即将面临的，是怎样的危机，然而此刻，仿佛所有的沉重，都随他那淡淡的笑容，云消烟逝。

见瑾儿眼中并无惧意，我终于放下心，抬目望定秦翦，从容道："秦翦将军，大凰国皇室的血，由玉甄的双手为你染。可是再见之日，我定要看到瑾儿平安无恙。"

秦翦垂眸逗弄瑾儿的小脸，轻轻一笑："殿下请放心，臣即便拼了这条命，也必当护得四皇子周全。"

我最后深深看了一眼被他抱在怀中的瑾儿，便再不打话，转身掀帐而出。

他当日高高俯瞰我的目光，我至今亦不能忘记。--那样的羞辱与压力，却更加激发了蛰伏在我灵魂深处、那不安的野心。可是，他当日那番激词，也更让我深深彻悟了一个道理：即便是帝王之家的儿女，在这铁血方能决定秩序的乱世，你若没有压迫别人的铁血手段；在这力量与强权胜于公理的时代，若你不能拥有震慑旁人的力量，在别人心中、眼底，身为公主的你--也只是一具微不足道、可供那些站在权力颠峰的霸者驱使在手中的人偶而已。

我应该感谢他，就像我感谢那位如今长埋在地下的、大凰国的末代帝王。